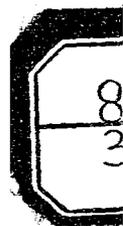


馬文森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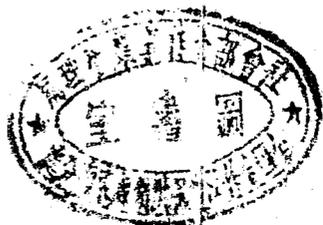
春蠶
貸



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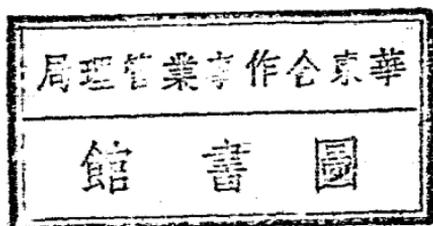
賞

司馬文森著



北京師範大學

行社供化文



貨

普新 0209

華東合作圖書館

書位號數 857.6
303
登記號碼 普新0209

MG
Iz 46.7
607

857.6
303

目錄

1.	主英和李俊	一一
2.	蠶貨	四五
3.	路	七四
4.	花開時節	九八
5.	回鄉	一三一



3 2168 5945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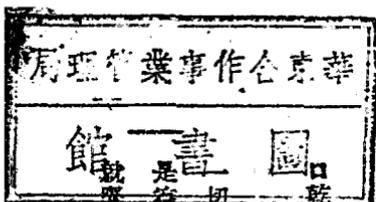
王英和李俊

王英

勸委會給我們送來一個通知，說他們已照我們的意見，撥出一大隊戰地工作隊交給我們指揮了，請派人去接收。第二天，我便帶着一個同伴，騎了兩匹馬，朝城外一個叫李子村的村落走去。

一匹純黑的一匹花白的馬，在一條公路上前一後的走着，有時要停下向老百姓問路，有時口蹇了要落馬進茶棚歇息，四十里地就這樣過去，而我們急於想到的那個村莊也現在眼前了。

我們進村後不久，就在一所大祠堂內找到還一個戰地工作隊。他們雖然已經到了兩天，但是村還是凌亂不堪的，滿地是稻草，背簍，滾街頭廢用的道具。當我們跨開步走進屋裏時一切還是虛而靜寂的，有一羣鷄正在稻草堆上撥弄找尋殘餘谷粒，一隻花公鷄和一隻白色的小母狗，就緊緊的靠在一堆背簍上面曬太陽。當我們的馬靴聲把那一羣鷄驚的四散飛跑的時候，貓和狗的



好夢也因之被驚醒了，它們吃驚的跳了起來，縮着尾巴，睜眼朦朧的飛跑了幾步之後，就回轉頭來對我們張望，並立即激烈的吠叫起來，好像是要報復剛剛的這一驚。

狗叫了一會，遠遠處的樹林都發出了迴音，但在屋裏還是不見一個人，我們站了一會正在詫異，忽然從另一個側門伸出了一副睜眼朦朧的面孔來，它不高興的問道：

「你們要找那一個？」在語氣中，好像怪我們不該來吵醒她的午睡似的。這是一個少年女郎，樣子只有十五六歲，梳兩條小辮子，一身草綠襯衫黑裙，足板是光赤的，只有一雙走爛了半邊的草鞋。她的面孔很紅潤，全身長的也結實勻整，可惜個子不大，初初看來比她實際的年紀還要小。

「你們要找什麼人？」這時她似乎已比較的清醒了，便開始對我們瞪眼請望。
我把我們的來意說了出來，並說要馬上見她們的大隊長。

「大隊長嗎？」她說，搔着頭，「他們到河裏洗澡去了。」

「什麼時候回來？」

「這個我不知道，大概就快了。」她說着，準備走開，「你們等一會。」

「不，」我說，「我們要到河邊去找他，你能帶我們去？」

「去河邊？」她說，好像存心爲難的樣子。「那邊清哩，你們跑得動？」

我給這句精靈的笑起來了，我知道這個小姑娘是懶，不想帶我們去，所以拿這句話來恐嚇我們，偏偏我們都不怕，我看見我的那個同伴這時也笑起來了，這叫那個小姑娘感到十分的狼狽。

「那麼，」她覺得已騙不過我們了，只好默默的朝門口走去，等走了好幾步了，才又突然的站住回過頭說：「走啊，爲什麼不走？我帶你們去。」

在路上，她有時故意走得很快，叫我們跟不上，有時在路旁拉拉扯扯的和一些農婦用她們的客家話講一些什麼東西，故意叫我們等，「這個小姑娘，」我想，「真極了！」

走了將近十分鐘，我忽然覺得很寂寞，於是就問問道：「小姑娘？……」

「什麼？」她回頭來對我望著，隨後又糾正道：「我不叫小姑娘，我叫小王。」

「那麼，小王，你叫什麼名字？」

「什麼名字嗎？」她說，已不像剛才那樣不高興了。「一個單字，英，就是英雄的英。」

「你叫王英？」

她點了點頭，神情已開始不同了。

「今年十三歲，是嗎？」

「不，」她糾正道。「你又錯了，是十六不是十三。」

「十六歲的小姑娘，我看你的樣子不像是南海人。」

她笑漬。「你猜一猜？」

「我猜是番禺。」

「不對，」她說，又搖了搖頭。「還要再猜一猜。」

「那麼是中山，一定是中山！」

她禁不住大笑起來了，活潑的吐道：「你這個人真有趣，剛剛差一點就猜着了。」等她滿意納笑過之後，見我沒有接下去猜，就自動的說出來。「廣州，一個道地的廣州人！」

「廣州，」我說。「有一條長長的珠江。」

「還有一座雄偉的海珠橋。」她補充着說。

「海珠橋只不過是一座小橋樑，爲什麼你說它雄偉。」我覺得她很好玩，就故意逗她說，爲着要叫她生氣，又在話中加頂了頓萬籍氣。

「什麼，你說它不雄偉？」她差不多是吃驚的了。

「對這座一座小橋，我爲什麼要說它是雄偉的？」

我想她也要用無賴方法了，就決意激她到底。

「我偏說它不好，一點也不雄偉。」

「你再敢堅持」她喊着，眼淚差不多要流出來了。「我一定要和你打賭。」

「你拿什麼來和我打賭？」

她沒有想到我會這樣說，她突然的呆住了，但是，馬上她又面露笑容了，伸手從她繫裙子的那條黑皮帶上，一個皮夾裏拔出一把小刀來。「我拿這個和你打賭。」

「要是我不肯和你打賭呢？」

「那麼，你就乾脆的承認自己輸了。」

「好罷，」我說裝着狼狽的聲調。「我承認我是輸了！」

我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樣的一種笑聲，充滿了勝利者驕傲的笑聲，但是這時，突然得使人吃驚的，卻從我面前這個氣急了的約口中發了出來。她那樣快活的笑，鬆下腰，拍着兩隻小手，在我們面前跳來跳去。

「我早就想到你沒有那胆子在」她得意地叫道。「我早就知道你要認輸的。好一個大大的馬同吞，叫我打倒了，我要去告訴隊長，告訴所有的男女同志，說你輸了！」

跨着，她回轉身去，迅速得像一陣旋風，一下子就不見了。我們提緊了腳步，在她後邊緊緊的跟着，在趕赴河邊的路上，我低聲的對我那個同伴說：「這是一個熱情的驕傲的孩子。」他也同意的點點頭。

李俊

我們在河邊，會到這一羣半赤裸的青年男女。那個姓何的大隊長，這時早已給這位小王從水中叫了起來，他在岸邊接待我，爲着在這兒不便談什麼話，就叫小王陪我們先回隊部。

「你們先走一步，我穿好衣服隨後就來。」他抱歉的說。

小王帶着我們從原路回來，她的嘴唇浮着微笑，兩眼閃光，我想她是多麼的陶醉於剛剛自己得意的傑作啊！其實也怪不得，想一想，「一個大大的馬同志，給她打倒了！」

「馬同志，她忽然又提議了。」我們再來賭一賭白雲山，我說它也是雄偉的。」

「這一次，」我說。「我再也不來了。」

「爲什麼呢？」她問。

「我怕又要打輸了！」

這話又使她變得得意非凡了，她大笑着，並且輕輕的抬起手來。「我早知道你不該，你怕給我打倒第二次！」

「你的確是一個聰明的，能幹的小姑娘，」我嘉獎她說，但馬上就把話引到別的方面去。「會不會演戲？」

這句話也許問得太突然，叫她來不及防備，因此她馬上就斂了笑容，並且面紅的回說：

「還得一點點。」

「唱歌呢，會不會唱歌？」

「也還得一點點。」

「那麼，」我說。「唱一個來聽聽。」

「不來，」她說，不大好意思的搖搖頭。「要是我賭不過你，輸了，我就唱。」

就在這時，我們聽到後面有很急促的跑步聲，我回過頭去看，原來是何大隊長，他已經穿好衣服從後面趕來了。我們馬上把足步停下，等他，等他介到中閒來時，無意中那個小姑娘已經不知去向，好像覺得她的任務已經完成，到什麼地方去玩了。

在大隊部，我們商談了將近一個鐘頭，當即決定把全大隊集中到城里去整訓一個月，等整訓

結束後，再出發戰地工作。我把那個同伴留下來，準備第二天率領他們進城，於是就和每一個負責同志攜手奮辭，跨上我那匹小黑馬朝村外走去。

我的馬在鄉間的泥地上飛跑，爲了趁天黑以前趕進城，我不能不這樣飛跑，因此我的馬蹄聲發飛塵四揚，像罩了一層濃霧。

出了村莊後，只有一條彎曲小路，穿過一片大松林，在林中要渡過好幾條小溪，走了將近五里路，才能到達大路。到大路之後，你就可以暢行無阻的一直飛跑進城了。我這時，在林中這條彎曲的小路上小跑着，初夏的鳥聲和淙淙的溪流低語，使我在大自然籠罩中完全陶醉，忘記了自己正在旅途上。這樣的氣味，這樣的景色，都對我實行誘惑，使人感到疲憊迷戀，要是我獨在這兒，就在馬上這一覺，是多麼的快活啊！但是當我剛要閉下眼睛，來享受這大自然給我的迷醉，忽然就有一陣銀鈴似的尖亮的笑聲在我旁邊響起來了。我倉皇的抬起頭，張開眼，朝前一看，原來正到了一座石板橋，就連忙把馬勒住，並且四向偵查這笑聲發出的方向，笑聲並不因我的來而停止，反之有時笑得更響，中間還夾着不少叫喊，詛咒和挑釁。這聲音在我聽來很熟識的，好像剛才在哪個地方聽見似的，但是這時却一時被迷住了。

我在石板邊呆呆的站着，約有一分鐘，小黑馬也一樣安靜，對這笑聲感覺興趣，還高高的豎起

耳邊，幫我偵查聲音發出的方向。終於我發現了，那是在我的右邊，離橋三四丈遠地方有一叢蔭竹竹林，而那笑聲就發自竹林後邊，等我開始對它注意着時，恰有一個人的半邊身也從里面露了出來。

這是一個穿草綠色襯衫短褲的少年男子，他的年紀也只有十五六歲的光景，長得很秀麗，面皮是白哲的，嘴唇却紅得塗滿了胭脂，頭髮一半披在前額。他一邊朝橋這邊走一邊頻頻回過頭去，對跟在他後面的人伸舌頭裝鬼面，有時就大胆站住不動，拿小手指在面上羞它，等到後面的那個人怒憤憤的追上來了，他才一邊飛起足繞樹林跑，一邊哈哈大笑，嘲笑它的無能。他們就這樣一邊走着，一邊追趕，在樹林里追逐了好久，一直到我發現他們。當那個少年男人走出竹林外不久，距離在他後面一丈多遠地方，我又看見一個少年女郎了，她正狠命的追在他後面。

「李俊，」那少年女郎氣急敗壞的說。「我不贊成你這樣，爲什麼不站攔哩，我不抓你，我敢對天發誓，我不會抓你。」

那個叫李俊的，卻乾脆的團說：

「我才不那樣傻哩，站着給你抓住。」

「你裏是再這樣我就要非常不高興了。」

「有本領的來啊！」於是，他瞪了她一頓，又繞着那叢竹子跑了起來，在後面還是追着那個少年女郎。

我的坐騎，那淘氣的小黑馬，突然伸着頸子嘶嘶的叫起來了。那對少年人的笑聲和彼此追逐的形勢就因之完全停止了，他們吃驚是實在，他們也許要到這時才發覺在旁邊還有另一個陌生人在，於是同時都止住步回過頭來，用吃驚的眼睛來看那立在橋邊的人，以及他那嘶嘶叫着的坐騎。

「馬同志，」那少年女郎，馬上就認出是我來了，於是又驚又喜的叫了一聲，就向我直奔過來。而那個少年男人，卻依然站着不動，僵似乎有點怕着，像想就那樣永遠站着，觀察着誰就我個機會溜走，不讓卻被我的眼睛很有力的捉住，使他老找不出可以溜走的機會。「原來是你，」少年女郎直又接下，「差一點把我們嚇壞了！」

「這一次你可輸了我了，」我用開玩笑的口氣說，「爲什麼像這樣聰明的人，也不會想騙我會來這兒的。」

她不同意我的話，她抗議道：「不，我一點也不陣嚇，因爲我沒有和誰打賭過。」他，他，我笑着，指住遠遠站在後面的那個少年男子，因爲我在隊部那兒並未看見過他。「他是誰？」

「人？」我問。「對呀，後頭就那個。」

「我們隊裏的一個同志。」她笑着回答。「一個淘氣鬼，搶了我一件東西，老不還給我，所以我一直把他追到這兒來。」到這兒，她回過頭去威脅似地向那個少年男子變鬼面，但旋又和氣的對他招着手。「來，李俊；你還豪傑你，練劍娘子似的，老站在那兒不動幹什麼？來，見他，這是馬同志，以後我們就要叫他做馬主任了。」她又轉過來對着我。「是嗎，馬主任？我們隊裏的同志都說，你就要當我們的主任了。」

我笑而不答，那個長法的少年人已經用長法的步伐走上前來了，我在馬上伸出手去，讓他緊緊的握著，然後就看着他那漂亮的面孔說道：

「你叫什麼名字？要是我不會聽錯的話，她剛剛就叫你做李俊。」

他點了點頭。

「今年已經幾歲了？」

「十六。」

「你還是廣州人？在廣州參加隊伍來吧？」

王英插嘴進來，她好久前就準備清要說話了，要是我能允許她的話，她會全權代表她來答復

這許多零碎問題的。但是，當她每次想開口說話的時候，卻都給我的眼光制住了。直到這時，她已覺得再也抑制不住了，於是也不管我的眼睛望的她怎樣利害，口一動就插進話來。她說：

「他是中大附中的學生，和我一起參加工作隊的。」

「那麼，你們在進隊以前已經是好友了？」

「是的。」王英答。

「你在說謊，」李俊大聲抗議着，他的面孔通通漲紅了。「我們是進隊後才認得的。」

「要不是你忘記了，那你一定是胡說，」王英以二倍於他的嚴重口氣說，「我們不都是抗先隊隊員？在那一次野營大演習，我就已看見你了。」

「但是我們沒說這話啊！」這個有點失望了，他的口氣也就變得軟弱起來了。「我們沒說過話。——」

沒說這話有什麼關係，你說是不是馬同志？橫直我們是在進隊前就認得了。」

我覺得，在這時我應該出來說幾句話了，於是我就說：

「你們兩個人都有對，都有不對。」

他們互相看了一眼，沉默了。

「爸爸媽媽呢？」我接下去問。

「誰知道，」喬俊說。「他們會走他們自己的路的，我是在大緊急時隨大隊一起走的，連家也有回去過一次。」

「你呢？」我看著玉英。

「不知道，」她回答。「聽說他們還在那兒，最近有朋友從西江寫信來告訴我。」

「想不想回去？」

「回去？」他們兩個都有點覺得奇怪。「回去幹什麼？」

「回去見媽啊！」

於是玉英就大聲笑了起來，「你這個馬同志真有趣，叫人回到敵人的地方去見媽媽做順民，

那是很可笑的。」

「你的意思是說不回去了，不想媽媽了。」

「那才不幹！工作比回去還重要哩。」

「這是對的」我說，勒緊了韁鞍，準備動身。「好好的韉籠，明天我們就可以在城裏見面了

。」我用腳在馬腰上一挾，又用騾馬刺輕輕的在畜生的脊下一刺，馬輕輕的鳴着鼻子，提起足來

就朝石板橋上走過去。

等我已走了很遠的一段路，再回過頭來看，這兩個少年人已經站上橋來了，似乎又爲了什麼新的問題在互相的爭論着。

王英和李俊

我們把這八十多個青年男女，安置在一個紡織工場舊址。這工場，在抗戰前規模是很大的，共有男女工人四百多個，戰後被炸過幾次，又加上這個城市也已成了最前線的後方了，老板於驚慌之餘，就連同機器都搬走了。因此，在這一座西式的建築物外面，雖和從前一樣的完整，莊嚴而雄偉，但是里面卻是空寂得很，只有一對老年夫妻住著，他們是奉了老板命令負責來統治這個在他們看來實在是太大了的世界。在這工場外面有一條河流，河中的水色隨着各種不同的季節而變化，大約在冬天山洪發了，水位高了，泛濫着的是黃色的；到了夏天，水位低了，沙灘露出來了，在蛋石間靜靜地流淌着的，卻是碧綠色的，至於在平常時候，則流着平常的水色。

這時正是初夏，一個出色的南方的初夏，在河中的流水又慢慢的泛成碧綠的了。碧綠的水色，裸露的沙灘，像一個美豔而年青的巫女似的盪漾着這一羣青年男女，他們是按照着規定在那兒

接受訓練的，但是當他們一做完了日常工作，如上講堂，上操場，練歌或排戲，就成羣結隊地把剩餘的時間消耗在這片沙灘上了。特別是在那些有着迷人夜色的月夜，差不多是全體的都集中在那兒，於是有的就在沙灘上躺著、跑著、三五個集羣討論起當前的政治問題，展開哲學上學理的辯論，年青好動的就臨時組織着夜會，讓同志們俊俏的唱滑稽舞着；口琴吹着快活年青的調子，伴着舞踊者的足步，伴着尖亮的笑聲，掠進人們的心尖，在江面上飄蕩着，慢慢的飄遠處嗚咽着的水聲吞蝕了。這羣青年人是懂得生活的，但是這種生活並不能包括他們全體，也有些悄悄的把自己孤獨起來，並拒絕分担這種快活，他們遠離着衆人悄悄的躲在工場角里，或滑着河岸朝上流信步走去，用另外一種方式來過他們認為是愉快的生活，少年王英和李俊就起屬於這一類人中的一對。他們常常當大家玩得最興奮的時候，兩個人悄悄的從人中溜開了，約齊在什麼地方集會，等到歸隊的就擊響了，才又滿面大汗的趕着在人羣中出現。至於他們到那兒去呢？談一些什麼呢？卻沒有一個知道。大家都愛這兩個小鬼，但是誰都不敢相信他們已經在戀愛着了。事實上，他們兩個也抵死不認這事。

「我從前在他們這樣年紀的時候，有一位自稱是十二歲才斷乳的男同志，這樣當衆宣稱道：『每天還要按着時辰伏在乳媽的胸前吃乳哩。』」

因此，大家就都一致的堅信，他們不過爲着好玩而已，沒有什麼可疑，雖然有時大家也故意來開開他們的玩笑，稱他們爲「小小情人」。

一個月，整訓時間並不算長，很快就過去了。總結工作已經做完了，行裝也準備好了，再過一天他們就要出發到戰地去工作了。是當天下午，卻忽然發生一件事，這叫人很是不愉快，大隊長帶了這個消息來告訴我。據說在隊員中，有人在昨天看見王英和李俊一起的走進浴室去，那時在夜晚，沒有一個人在那兒。

「他們是不是去做不規矩的事情？」我問，對於這個消息實在有點吃驚。

「不，」大隊長回答，「那個發見他們的同志會跟在他們後面去偷聽，只聽見他們互相約定在出發工作時不要彼此分開。其他沒有做別的。」

「他們怎麼知道要分隊出發，是不是你已告訴了他們？」

「是的，我已在昨天對大家宣佈過了。」

「他們爲什麼不願意分開工作呢，是不是還有什麼原因？」

「我猜想，」他說，「但還不敢肯定，他們正在戀愛着。……」

「什麼，兩個未成年的孩子？……」

「是的，兩個未成年的孩子。……」

我沉默着，一時想不出一句話來。我雖早就看出他們的關係有點靠不住，但還相信大家的意見，因為他們是深知這兩個人的，而現在卻有人這樣告訴我，他們正在戀愛着。」

「你的意見怎樣？」我問。

「把他們分開，」大隊長毫不猶豫的回說。「這對他們有好處的。」

「那麼就這樣辦吧。」

接下去，他又交給我一張隊員們生活公約的草稿，要我當天晚上去對大家訓話，並順便把這個東西宣佈，讓大家通過。

「因為從你口中宣佈出來，比從我口中說出來要有效得多！」他這樣補充說着。

晚上，我到紡織工場去，隊伍已先在沙灘上圍好了，等我一到值日員就喊立正並對我走來報告人數，但我叫他們都照原來的地位坐下。等他們都坐好了，我才一直走到圈子中央，所謂訓話也就在這時開始了。我儘量把話說得簡短，扼要，不使一個字多餘，不使某一句成了廢話，因此在十五分鐘後，就把一篇冠冕堂皇的演說結束了。隊員們在我說了「完」兩個字後又準備重新站起來立正致敬，但是值日員卻叫他們坐下，還有專請坐在下面報告。於是，我就從衣袋里拿出

那張公約的草稿，在一盞瓦斯燈下，宣佈着公約的條文。這公約，一共有十二條，曾經大隊部的幹部會議通過的，內容大體都很切實扼要，除了要服從長官命令，嚴格執行戰時生活等項外，還有一條是專門來對付我們那一對少年人的，它們在公約里這樣寫道：「第八條，本隊本戀愛為個人自由之宗旨，不限制男女隊員間之戀愛。唯因之而使工作蒙受影響，或年紀在十八歲以下（未成年）者，則在嚴格限制之列。」

當我把所有的條文均慎重其事的宣佈出來之後，大隊長就從隊中站起來，用他大隊長且曾參與過公約草擬工作的草擬人資格，用來逐條加以說明，並請求大家發表意見，如沒有異議就要通過。他的聲調是活潑，火辣又有生氣的，時時惹的大家都哄然大笑。但當他一解釋到第八條的時候，語氣就轉趨嚴重了，他強調的指出大同志對於小同志應負的責任的重大，重大到有如父兄之對其子弟。「因此，」他接着叫道。「讓他們像沒有教養的人做了錯事，是我們的失職，是一種罪惡。……」儘管他在咆吼，在叫喊，但是人家都不在聽他的說教，他們的注意中心，這時已經集中在，已經開始微微感到狼狽的王英和李俊身上了。等到大隊長把頭上的汗珠抹去，開始沉默着，等待與約的反應，就有人輕輕的觸着那一對少年人的膀子說：

「這是你們少年人的事，說罷，有意見儘管站起來說。」

有人甚至於無禮的叫起來：「要是你們已經在戀愛，也可以站起來說的。」因而使周圍騰起了一陣笑聲。

這時可憐的少年人突然的變得狼狽起來了，他們的面是那麼地紅，以至於一直到耳根上去。雖然燈光是弱的，但是所有的人都照樣能夠出來。

「要是各位太同志，一定要我發表點意見的話，我就說話，」一點也沒有出人意外地，王英不一會就首先站起來了，她無論在什麼場合，說什麼樣的話，都比李俊來得勇敢些。「這公約是很正正……我說是很正正的，要是大同志都沒有意見，我為什麼要反對，我是沒有理由反對的。」

於是，她重新坐下去了。

「現在輪到你了，小李。」

李俊見有人先他站起來，也就胆壯了許多，他說：

「我贊成，我一定照大家意見遵守，沒有了。……」

立即，我聽見一陣從來沒有過的掌聲。

「有種，勇敢的少年人！」

嘈什的議論聲隨着也起了。

大隊長滿意的摸一摸方下巴，搖手制止大家說話，又用他火辣的聲調，把剩餘的部份逐條的解釋下去了……

苦 戀

一大隊人被重新改編成爲三個分隊，分配在三個鄰縣區的縣份出發了。當他們正要動身的時候，我又對他們說了五分鐘話，重申我已說過的意見，叮囑他們必須遵守紀律，遵守公約，注意健康，最後我又答應了大家，在兩個月後一定到他們工作的地區去看他們。於是隊伍開始向車站出動了，我和另外幾個同志在他們後面送着。在路上，我看見王英，她緊緊着李俊，不即不離的低聲說着，像是永遠都說不完的；李俊沉默地低着頭，只看見他點頭稱是，卻沒有見他說話。到了車站後，他們就分開各上了自己的車卡彼此揚着帽子開走了。

王英和李俊，按着大隊長的計劃，被分開了。他們雖不在同一個縣份工作，彼此駐區的距離卻極短，只有七十里，走一天就可以到的。但是在一對從參加工作到現在就一直在一起生活，學習，工作着又一樣年輕一樣聰明的人看來，却是太遠了。雖然，照規定他們每一個月也還有一

次定期的集會，用這個大集會來總結他們的工作，交換工作上的經驗，但是一個月時間在他們看來，又是多麼地長啊！因此這一對少年人，在工作中就時時的感到了寂寞！他們已不再那樣地活潑和逗人愛了，他們不了解年紀大的同志，年紀大的同志也不了解他們，他們是覺得彼此間的關係越來越疏遠了，有一種陰暗的心情很快的在他們心中成長着。

沒有一個人敢斷定，在這對少年中是有了愛情；他們還沒有成熟還不穩，但是，也沒有人敢斷定他們半年來的關係，就沒有點愛情成份存在。至於當事者自己，他們也一樣不敢肯定，什麼是愛情的具體解釋，他們還想不起來。但是以前當他們在一道時，卻覺得老是很快活，很有意思的，生活也閃出了不平凡的光輝。但是現在，他們彼此被分開了，據說是爲了工作關係被分開了，他們卻都覺得自己是很不快活，生活黯淡，心情也隨着空虛，工作是一件毫無興趣的事情，老是那樣繁那樣忙的成天的鬧些諷刺，排戲，作家庭訪問，幫鄉村長動員民伕，幫軍隊征發糧食，在女同志方面，晚上還染上婦女識字班。工作那樣地死板，平凡，單調，一點也沒有發展，是多麼地憂鬱啊！於是這一對少年人中的一個——王英，就像一隻病着的孤獨的鳥一樣，對什麼都不感興趣了，她常常沉默着，離開了羣，一個人孤獨的躲在一邊，在黃昏中隨着變化的步。一直到夜深了，人靜了，才又一個人悄悄的老回來。她很有幾次想找人談談，訴說她這一肚子的寂寞。

她相信她應該得到同志的幫助的，到那時人家就會了解她。雖然現在他們已開始對她的工作情緒表示不滿，甚至於在背後也有了不少責難。但她始終提不起那勇氣，且又時時懷疑，就是告訴他們了他們也不會對她有什麼幫助的，沒有一個人，而且同志們都是那樣地忙，老找不出適當機會，他們從清早到夜晚，都在那兒忙着，好容易找到一個機會了，他們又是那樣的疲憊需要休息，再不然就是三三五五的湊攏來談論當前的工作上的或是政治上的問題。

「工作，工作，惟是工作！」一遇到這種場合，她往往用充滿了慘愁的情緒，在他們面前站了一會又悄然的離開了。

她離開了同志們，就會一個人換到宿舍裏去，連燈也不點和衣倒在牀上，隨着眼睛也閉下了。到這時，一切的思想就都集中到她腦裏來了，她覺得腦筋很紛亂，好像被破棉絮滿滿塞着似的，但是一會却又覺得十二分空虛，好像在她身上已失去了一件什麼最重要的東西。

她到底失去了一點什麼呢？她一時也想不起來，只模糊的覺得好像有一個影子，時常在櫃裏裏搖幌，常她在工作時它站在她後面，用那雙大眼睛叮叮的注視着她；當她閉下眼睛時，它就大胆的走近她面前，還是用那一雙發光的大眼睛，望得她多麼難為情啊！有時還那樣的笑著，對她低聲說着話，雖然都是一些傻話，但她卻十分快活，她心跳，笑了起來了。但是，一當她感到有那

驚需要而且伸出手去要撲住它時，它卻像影子似的繞開，而且跑得那樣地快。於是她就不得不從他後面追著，追著，追著，急死人了！爲什麼老那樣跑不動？終於趕快追到他了，只差一步，但是給他一烟又溜開了。她着急得那樣利害，以至於在夢中要大聲的叫，並且哭將起來了。

她的夢很快的把全宿舍的同志們都驚醒了，於是所有關心着她的人，就都爬起牀來把她圍著，並且用手去搖醒她。「你幹什麼，在夢中這樣大聲叫喊？」他們問。

她從夢中醒轉來，眼中還有淚水，嘴巴也正在嗚咽，但卻是一言不發的，爬起來坐著。

「你說啊，爲什麼這樣子？」

「我覺得，」她最後是完全清醒了，但爲了掩飾她心境上的紛擾，她就撒着謊說。「我夢見日本行追我。……好像要生病了。」

同志們，覺得安心了。

「要當心蚊子，這兒的瘧疾蚊是很多的。」

於是他們又重新的回到自己的牀位，並且在第二天就拿這事來嘲笑她，羞她，但她並不覺得特別難堪，她喜歡他們來對她提起這事，她覺得這樣，就可以多一個機會來回憶她夢中的那一段情境。但是不幸得很，同志們爲了工作上的忙碌，不久就把她這一段故事忘記，不再去提

它了。

這還過癢，快一個月了，她日夜在期望着兩隊會合的機會。一天天的逼近了，她是多麼希望這樣的一個集會的到來啊！到那時，她就可以和李俊見面，和他在一起玩，像從前一樣，雖然時間不會太長，只有一天一夜的樣子，但這總是叫人興奮的。於是她就這件在她現在看來已是奢望的事，放在她最大的希望上面，甚至於每晚逼着自己拿這事來做夢。在夢中，她幻想着他們見面時的情景，他們要避開一切人的耳目，遠遠的跑到沒人的樹林中或海岸去，像以前一樣的談着許許多多的話（她會把許多話都說出來的，她這樣相信）。當她們說得非常高興的時候，她就會不自然的在草地上，跳起舞來，而他，聰明的李俊，就在她旁邊吹着口琴伴着他的舞步。他們這樣跳着舞着，一點也不知疲憊，直到所有的同志，都被這琴聲和舞步吸引着，悄悄的在他們周圍，並且都禁不住失聲的叫起好來，他們才戛然而止，雖然他們一再的請求「再來一個」，但他們還是畏羞的走開了。

25

這夢境纏惑着，吸引住她，不知道無意中支持了她多少的工作勇氣和熱情。但是當她算準那樣的一天就快要到了，分隊長卻忽然的走來找她談話，他說這一次集會，她和另外五位同志必須留下。

「爲什麼？」她差不多是吃驚的叫起來了。

「爲了使這兒的工作不至於擱下幾天。」分隊長這樣的回答她。

「不能請別的同志代嗎？」那時她正負責本村一個婦女識字班。

「她們和你一樣，除了一位負責的女同志外，都不能去。」

她差一點就哭出來了，要不是她有一個剛強不示弱的性格，她把已經快要流出來的淚珠忍住，迷茫的看清已在慢慢走遠去的分隊長寬闊的背影。但是差不多就在同一個時間內，在她心裏卻很快的起了另一個新思想，她對自己宣稱，她要用行動來反抗這一個不合理的決定。……

第二天，吃了早飯，她照例一個人出去教外村一個兒童團裏的小朋友唱歌；他們早已集合好了，但是老等她不來，那裏同志等她等到深夜也一樣——不見回來，可是在離村十五里地方的公路上，卻有人看見一個服裝整齊的女戰地工作隊員，滑途的截住開出去的軍用卡車，告訴他們：她有公事要到下兩站的圩里去，請借搭一搭。

犯罪

當王英趕到她的目的地，已經快到半夜時分了。一輪殘缺的月亮，射着不大清明的月光，好像愁悶着一塊什麼似的，拉長着面孔默默的掛在半空。

王英覺得身子很是疲乏，可是卻仍舊急步的走着，她這樣匆忙不是沒有原因的，一面是害怕在路上會碰到什麼不良份子，見她是一個孤身女孩來欺負她；另一面却在焦急着在這樣人地生疏的地方，要是找不到李俊那該怎麼辦呢？雖然她在平常時也常聽見同志們說：派到這兒來工作的同志是位於村中央的一間廟宇內，可是這個村莊是這樣地闊大，路生而又是在深似，到那兒去我呢？也許她竟會無法找着，那麼她就只好在露天中度夜了。每每想到這兒，她全身的毛孔便禁不住栗豎起來，深悔自己過於冒險了。

村裏的狗，似乎已開始發現有什麼生人在這深夜中走動了，因此，先由一個起頭隨後便紛紛的有些起來騷動，結果整個村莊便像是在演奏交響樂似的，你伏我起，我伏你起的交響着無數的叫吠聲。這叫吠聲，並不會增加王英的恐怖，反之却使她壯胆了不少，她覺得她已經不是孤單的了。就在這一陣此起彼伏的交響樂中，她開始巡行了全村，不時藉借着天上的月光，來尋找她的理想去處；她相信，如果他們的確是住在這兒的話，她一定會在路上找到他們的標誌。她這個猜想一點也不錯，不久，她果然就在村中一條小巷口，找到一條紙標，在那上面用最簡單的符號，指明了這一個工作隊的駐紮去向。她看着它覺得安心多了，就循着這紙標走，不久就發現第二個紙標。到了她看見第三個紙標的時候，她已經能利用着月光，看見一幢高大的廟宇，兀立在她前

聽不遠地方一片空曠上。她遂以談急速的步伐，朝那廟宇的大門一直走去，心跳得很利害，全身充滿了無比的震奮和快樂，差不多把剛剛的一切恐怖和不安印象都忘記了。

走上那廟宇大門前的石級，她就能够發現高高掛着的一條，寫着她們的踪跡的白底黑字的大布條，她再輕輕的過去把大門一推，門是虛掩着的，一推就開了。於是，她就輕輕的側着身進去，好像一個存心來這兒做壞事的，似怕會給人家發覺了她的踪跡，故不得不這樣鬼祟小心。進了大門後，在她面前就馬上展開了另一幅奇幻美妙的圖畫，首先她覺得她被一層深濃的黑暗所包圍了，等到她的眼睛稍稍能習慣於黑暗的時候，她就看見一個長方形的大天井，天井的兩邊植着兩株桂花樹，月光從翠綠斜射着，把樹葉的影子籠在地底下，變成了一幅圖案式的畫面。這情形在當時就使她覺得陰森，可是不久，就習慣了。走過天井，就是一間寬廣的殿堂，在殿堂中除了兩側已被布幕隔開，改設為工作室外，中間的一間便給改為中山室，佈置有總理像和一些公約標識之類的東西。她對於這兒的佈置，是否合於藝術化這一點，似乎並不太關心，事實上也沒法關心，因為光線太暗了一點也看不清楚，只匆匆的看了一眼，就朝內室撲棗進去。當她走過中出室，從側門轉入內室的時候，就看見另一個長方形天井，可是却是光禿的，在對面有一列瓦房，這些瓦房一共有六七間，可是除中間那一間，這時正發出了無數鼾聲和夢呓者的囁語外，都是

十分靜寂的，於是，她確定了那一定都是空的，只有中間這一間是住着人的，就直朝那中間的一間走去。

不錯，這正是同志們的寢室，一間房子用布幕隔開分為兩段，前面的是男同志的宿舍，後面的是女同志的宿舍，他們差不多把所有的門扉都卸了下來，架設床舖，以致所有的房間都是開着口的。在宿舍中的人似乎都睡得很熟，並不會發覺到有什麼生疏的人來，她走進了宿舍門心情跟着就發生了十分錯什的變化。一會覺得是驚，驚的是怕他們中會有人突然的醒轉來，發現着她，那麼她的計劃就不能順利的實現了，她是只希望單獨會一會李俊，如果實現了第二天她就可以一個人悄悄的回去；一會又是喜，喜的是她在經過這樣長的路途的奔波之後，居然把目的地走到了，她所要會的人，就在她面前了，只要再過一分鐘，或者比這個更短一點，她就可以很親愛的會着他，擁着他，這一分鐘是多麼的誘惑住了她啊！她一個人在那兒冥思，差不多忘記了她是什麼來到這兒來的。就在這時，在沉寂中，她看見有一個正在做夢，嘴里喃喃的說着夢話。這深深的吸引着她，使她十分神往，於是她就藉着月光朝那做夢的人那兒望去。只見在一具床上，正睡着一個用白被單蓋着的人，他全身都被蓋得緊緊的，只有一個頭伸了出來，而月光就正從門外斜照在他的臉上。這到底是一個什麼人呢？她看着，覺得似乎很熟悉，可是一時反而想不起來。那個

人，做的是一個極為離奇的夢，他似乎有什麼心事正在那兒無法解決，嚙里就不時喃喃的說些什麼，在這些喃語中，她甚至于聽見會有好幾次提到了她的名字，還使她深為吃驚，仔細一看原來他正是李俊。可憐的李俊，他也正想念着她，連做夢也沒有忘記她的名字哩。在這樣的想過之後，禁不住深深的受了感動淚水跟着也滴了出來，她容忍不住，一個多月來的怨氣和苦惱都一起湧到她心上來，要求清，追逼着她發洩，於是她就一面流清淚，一面嗚咽出聲，張開手直朝他撲了過去。

李俊在睡寐朦朧中，忽然感到呼吸十分急促，身上好像有什麼東西緊緊的壓住他，使他喘不過氣來，就慢慢的醒轉來。當他睜開眼，才知道門外的月光正照在他面上，在月光中，他還看見在他旁邊還坐了一個人，它緊緊的用手擁住他，面孔俯在他胸膛前嗚咽咽的哭着，還哭聲很是淒切，以至把被頭都打濕了。他覺得奇怪，就伸手去搖那俯在他胸膛前的頭，想看清它是誰。可是那一個入沒有等他這樣做，就先已把頭抬了起來，叮叮的凝着，並且低聲的嗚咽的對他說道：

「你醒來了？」

「你是那一個？」李俊也用同樣神祕的聲調問，他以為自己還是在夢中。

「我是誰你不認得？」

「我在睡覺。」

「你沒有睡覺，現在已經醒了。」說着，她就故意把面孔向着月光，使他容易認得起來，果然他很快就認出是她來了。他高興得差不多是叫起來的：

「是你，是小王！小王，你什麼時候來的？」

「小聲點，別把同志們吵醒了。」接着又說。「我是連夜趕來的。」

「爲什麼？是不是出了什麼事了？」

「沒有，一點什麼事也沒有發生。」

「那麼，你爲什麼敢這樣大胆一個人走來？」

「你覺得奇怪嗎？」接着她就訴苦似的說下去。「他們禁止我不讓我有機會來見你，我知道他們是故意的，但是我不管，我大胆的做了。爲什麼我不能這樣做呢？我們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自由，誰也阻止不了我的，誰也無權……」她的聲音很堅決，然而略含了尤怨的口氣。因爲過於激動的關係，以致于使她話未說到終結，眼淚忽又一滴一滴的下來。「這些日來的生活，我過得苦極了，從前我原以爲我們可以分開，可以過得像平常時一樣的，但是後來，我慢慢的發覺到

這是不可能的，在我的生活中好像失去了一些什麼，任你怎樣也無法安靜下去。我要求隊長再給我們在一道工作，我想他是不會答应的，因此也就不敢希望了。至于你呢？阿李。」

「我也不知道應該把日子怎樣打發過去。」

「你不想我？」

「我想你，我十分想你，可是有什麼辦法呢？」

說着，他就想起了這個多月來內心的不安和苦楚情形，於是眼淚跟着就滴了下來。

「我知道，你想我，剛剛我看見你做夢，聽見你叫我的名子。」這話使王英深受感動，她再也壓抑不住自己的熱情，她把身子整個的撲在他身上，兩手緊緊的摟住他的頸子，跟着兩個人都大聲的哭了。

談話

第二天清晨，分隊長通知王英，他宿話裏單獨和她談一談。犯罪的少年女郎，面色蒼白，露着一種什麼都已準備好了的神氣，答了聲「好的」，就默默的跟在他後面出去了。

這是一件很叫人吃驚的事，只短短的一天時間，她已成熟得多麼地快啊！在她面上沒有純真

的笑容，也見不到她昔曾經逗過人愛的稚氣動作，她已經成長，是一個大人了。凡是成年人應該想的，做的事，她都已經做過了，我想要是以後她的腦子還有清醒的一天，拿這事來回顧一下，她該會多麼吃驚啊！爲什麼在那極短的時間內，會想得那樣多，做得那樣多。

她這時，毫不像一個未成年的少年一樣，含着敵意和準備反抗一切的神氣，跟在分隊長的身後，朝隊部後面的樹林裏信步走去。

「是什麼東西使你這樣變糊塗！王同志，」他們這樣沉默的走了好幾分鐘，分隊長認爲時機已經到來了，就回轉頭來對她說：「這是一件非常壞，非常不幸的事，你想過沒有，由於你的不正當行爲，已把我們的生活公約破壞了，嚴重的破壞了！」

王英還是一言不發的跟着慢慢地走，她已準備拒絕一切答覆了，但是心裏却不服氣地想道：「破壞又怎樣？你們處分好了！」

「我們都同是患難同志，曾一起在時機非常緊急的時候，從廣州撤退出來，又一起在戰地工作作了半年，在這一段期間內那個不喜歡你！稱贊你！認爲你是一個可敬的忠實同志。但是這一件最不明瞭，最不忠實的事，却正好發生在我們這位忠實同志身上，怎麼不叫我們痛心呢？我是全分隊的隊長，我代表全隊同志，對你表示嚴重的譴責！——」

頑強的少年人依然一言不發，雖然她已開始感到事件的嚴重性了，而這嚴重事件的發生，將會使她永遠蒙受污名的，同志們也誓已開始在看不起她，攻擊着她了；但是這又有什麼辦法呢？事情已經做出來了，要怕就不應該做，要做了就要做到底。

「你打算怎樣，你為什麼不說一句話？」這種充滿敵意的沉默，使分隊長深為不滿，他原本以為她將懺悔，流淚，求饒。但是，在這時，當他把全盤早已準備好了的話，通通說出了之後，她竟沒有一點反應，這使他深為吃驚了，他覺得好像有在這兒發一點脾氣的必要，於是接着又說：「你不承認你的錯誤嗎？」

「同志們要我怎樣就怎樣，我沒有什麼話說的。」

「好，還是你說的，我告訴你：現在你已經不自由了，我們要執行團體紀律的！」

於是，他怒氣沖沖的走出樹林外，王英用眼睛盯着他的背影，覺得肚子裏輕鬆了許多，便嚙自對自己說道：「你不要這樣威脅我，我對什麼事都是不怕的。——」

三十分鐘後，在同樣地方，又出現着兩個人了。他們裹得那麼地緊，而且都是走得很慢的，在這兩個人中有一個是在三十分鐘前，我們已在這兒看見過了，他是分隊長，另一個便是李俊，可憐的少年人，他的神氣要比平時頹唐得多了。

「小李同志，」分隊長也許已經覺得他剛剛的失敗，是由於態度不怎樣的關係，現在就突然的變得溫和起來了，但是也未免過分了點。「你知道你已經做出一件非常錯誤的事了嗎？」

「分隊長同志，」李俊走在分隊長右邊，早已受了不少感動了，淚水若在他眼睛裏轉，經過這麼一說，肚子裏一陣難過禁不住就滴了下來。「我很懊悔，但是我已準備來接受同志們的一罰責罰了。」

「同志們會原諒你的，」分隊長也很感動的說。「但是，你能不能告訴我，關於這事發生的前後經過，我是這兒的主要負責人，事情恰又在我這兒發生，我不能不知道，請原諒，這原本是我很麻煩的！」

李俊對這請求略為遲疑了一會，覺得這是他的職務，也就把前後經過通通說出來了，「這的確不是她叫我這樣做的，要是有人說她壞話，我會和他拚命的。」他接着又說，「至於我們的關係，我敢對天發誓，除了我們會抱在一起哭過，別的事情是一點也沒有做過的。……」

「這都是一樣的，小李同志，」分隊長微笑着說，「在客觀上所起的破壞作用是一樣的。」

「只這一點點事情，同志們不會原諒我們嗎？」

「我想會的」分隊長說。「但是團體的紀律，我們也必須顧到的。」

到這兒，他們的談話也結束了。

到隊部後，分隊長就親自走到在當地駐防的一個營部去，借他們的電話打，他一面禮還事給大隊長作一個簡單的口頭報告，另一面請王英的那一個分隊，提前出發到這兒來舉行期會。在電話意見的交換中，他們並決定把這一對浪漫少年浪漫行為的總檢討，作為這一次期會的中心內容。

分隊長回到隊部後，要對這兩個少年人舉行總檢討的消息就馬上傳開了；分隊長一面安慰李俊，叫他不要難過，這實在是不得已的事，另一面却提醒大家，要他們多準備一點意見。至於王英，是很少人去理會她，她也不大理會人家，除了李俊還常常陪着她，其他就沒有有人敢去近她了，因為她已對一切都存了敵意。從這事發生的那一小時起，她始終是保持着不變的鎮定沉默態度，不過在她那逐漸兇猛起來了的目光中，却閃爍着一種像是暴風雨快要到來的預兆……

批判

兩天後的一個下午，有一隊人邊唱着邊唱「我們是戰地工作隊」，開進村裏來。那件叫人提心吊胆多日的事終於到來了。這一個分隊同志到了之後，與其說是爲了表示他們的特別關切，不

如醉是爲了好奇，一當隊長宣布散隊，就都一齊擠進王英住的那間小屋裏去。他們圍住她，問她許多話，又叫她不要擔心，同志們對她這樣大舉動，除了表示點驚異外，並沒有什麼別的。但是她的反應還是極度的冷淡而又傲慢的，對大家的關懷僅僅回答了好幾次冷笑，好像是說：「你們別那樣裝模作樣，什麼要對付我的事情我已準備好了，不過爲着表示你們都是一些偽君子不願說出來，裝出來罷了；我有什麼可怕的，要打就打，要殺就殺好了，我不過是一個空身人而已。」這冷淡態度，使同志們難過極了，但是他們還是照樣的原諒了她，只是略爲提早了一點離開那兒。接着他們又去看李俊，李俊的態度卻恰恰和趙相反，他要求大家不要把這責任完全推在她身上，什麼事都是他的不對，有什麼責罰專對他好了。說着他眼中含淚，一動又掉下來了。但是他們還是照樣的安慰他，叫他不要難過，團體對他的處分不會太重的。

兩個分隊長在樹林中散了大半天步，交換了許多意見，等他們都同意了對方的意見，並使它成爲共同決議後，就回轉隊部來，而這個總判會也宣布開始了。

批判會是以兩個分隊分別作一關於李英經過的始末詳情一作起始，各同志分別舉行批判，並決議處分辦法作結尾，中間穿插了當事人的報告和聲辯，全般的批判會就在這兒結束了。但是當會議順利進行到最緊張階段，要王英起來作報告並提出聲辯的時候，卻遭到嚴峻的拒絕，李俊的

態度也受王英的影響趨趨強硬，爲濟不致於使時間白白的浪費，主席不得不出來宣布第二部份臨時路去，馬上轉到第三部份。因爲少年們頑強而不合理的態度，使羣情起了無限的憤激，爲了表示羣衆力量是不可侮的，不可輕視的，早已準備原諒他們，替他們辯護的人，也不得不起來爭相譴責了。有的說他們的行爲完全是小資階級的自私自利個人主義的劣根行爲；有的說他們主觀上有意搞離間，分散內部力量，客觀上幫助敵人，是一種漢奸行爲。還有許許多多，在任何一本書上我們都找不出再有比這更嚴厲更叫人難受的名辭了，但是他們卻都毫不豫猶拿着准在我們這一對少年人身上，以至於使他們的面色，成了死一樣的慘白，不久就到了完全承受不了的地步，於是王英向李俊狠狠的望了一眼，就首先站起來，用將毀盡世界一切可能給地阻擋勢力的勇氣，跨出圈，李俊隨着也從另一角站起。

他們於離開這個人羣之後，就取着一樣迅速步伐朝樹林深處飛也似的奔去，好像一對鬥敗的野獸，正在躲避它們底仇敵的追擊似的。這種在羣體中再也找不出第二個的大胆舉動，使全場的人都不禁爲之一震，道實在是太出人意外了，太可怕了，但是卻也沒有一個願意動一動，對他們表示退讓是一種犯罪的姑息，批判會便又照常的舉行下去。因爲他們認爲這一次的批判會，不但是對他們兩個，它包含着很深闊的教育意義，誰能保得住下一次在另一個同志身上不會發生呢。

樣事情？

一直開到昏昏的時候，批判會才宣佈結束。但是，他們卻從此看不見這兩個少年人，他們到底是到那兒去呢？也許害羞了，躲到什麼地方去，爲了同志的原故，不該出去找一找嗎？好罷，大家都去，晚飯已經燒好了，正在等清哩。於是全體同志就打起馬燈來跑到樹林里去找，大聲的叫喊他們的名字。但是回答的，卻只有遠山的迴聲和山野的沉默。大家到這時就忽然的想起一件叫人發顫的不幸的事了，但是當你走過了所有的山林河塘也找不出一點什麼可疑的痕跡。等他那精疲力竭的回轉隊部時，已經是午夜三更了。

夜是慘愁且沉長的，同志中沒有一個是睡得着的，尤其是那些曾對他們說過激烈話的人。他們默默的集在工作室隨便的坐着站着，商量相救辦法，重復的說着他們過去的許多好處，終於大家越談越覺得自己罪過是深重的了。

「像這樣兩個好好的小同志，有什麼對不住我們的，爲什麼我們一定要把他們逼走！」

「因爲這是團體紀律！」

「紀律我個底，有一天總會把所有同志都逼走！」

「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難道爲了姑息一兩個人的錯誤行爲，紀律我們就不要嗎？」

「我很厭煩本報不看那邊一節。」

「但是，你爲什麼不出來反對？」

爭論在這幾位黨的同志中，正像燎原的野火一樣，越燒越寬廣，越燒越旺盛了。終於到了大家都要「意識的，互相用頭頭來解決問題的爭端了。一向都在沉默中的分隊長，到了這時也不得不出來說話了。他說：

「同志們，不要太鑷於感情用事，紀律就是我們的靈魂，沒有紀律等於一個人沒有靈魂，因此我們不止要維護紀律，還要把它發揮下去。我們不否認在我們中今天正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但這絕不是紀律本身的錯誤，這是我們過去的教育工作還沒有做好，使得每個平常時都是守紀律的同志不守紀律，且又不承認自己的錯誤。要解決這個問題，不是爭鬧所能解決的，只有平時加強我們的教育工作，同志間多多的幫助，多多的教育。現在時間已經不早了，明天有一部份同志還要趕路回去，另一部份工作還要工作，你們聽着——」

大家隨着他的手勢都靜下去了，遠遠正傳來了晨鷄報曉聲。

「鷄鳴了。」有人這樣低聲說着，大家一致的點下頭去。

懺悔

第五天已經過去，第六天正要到來。

工作使人興奮，也使人易於把事情從記憶中變淡薄的。在我們這個戰地工作隊分隊里，大家正好像做過一個夢，要把前幾天發生的那件叫人印象深刻的的事情忘記的時候，有一天清晨，天氣還在朦朧中，因為睡得遲，工作得疲，所以大家都還未曾起床。忽然他們中有幾個人，從睡夢中做一種哭聲聽醒了，於是他們彼此都不聲不響的響起耳朵聽，直到他們都聽出這哭聲是發自工作室里的，大家的頭髮禁不住都豎起來了。

天還沒亮，同志們都還好好的在休息着，那來的哭聲？可不要是鬼！這兒是由一所破廟改成的，聽從從前隔過鬼。這樣想着，有的就把被單蒙的更緊，但是卻伸手去搖醒人家。

「什麼事？！」

「聽到沒有？」

「哭聲？——可怕得很。」

終於全體都醒轉來了，尤其是分隊長聽得非常親切。爲了責職所在，他雖然不比別人胆大了

多少，卻也首先爬起來隨手抓了一根棍子出去，其他的人，見有人先出去了，也紛紛的爬起來，他們心跳的拿着隨手抓到的武器，緊張的等着，準備一聽見有什麼不利動靜時，就一起趕出去增援分隊長。

分隊長赤足的走出宿舍，又轉身到工作室去。在天井中已經能夠看見一點光線了，但是它照在工作室內還是很微弱的。他在那十分微弱的晨光中，模糊不明看見兩個人，他們衣服襟襖頭髮蓬鬆，併排的跪在總理像前，啞聲的慘切的哭着。他開始以為是見了鬼，那兩個被逼走的人做了鬼，來這兒討命了。但是他越看他們卻越不像是鬼，他是真的看見兩個熟人了，可憐的浪子已經覺醒回轉頭來了。於是，他就跨大着步走進去，眼中含着淚，嗚咽着叫道：

「同志，同志——」

那兩個人抬起頭來，淚汪汪的對他看着，哭不成聲的說道：

「請原諒我們，分隊長同志，我們又回來了。」

分隊長便把手伸出去，一邊扶住一個，也跟着哭道：

「我代表了全隊同志的意見我們已原諒你們了。」

這是一個非常叫人感動的緊張的場面，三個人登時在一起擁抱着，哭成一團了。就在這時，

其他的同志也應聲的衝了進去，他們很切合時機，還來得及分損這一份感動，於是大家都用手背抹起眼睛來了。

團圓

兩個月後，我沒有失信，我果然到戰地去看他們了。在一個全大隊隊員歡迎會上，何大隊長給我介紹兩個工作的模範隊員，我叫人把獎章頒給他們，等這兩個所為工作的模範隊員從隊中走出來受獎的時候，我才知道原來就是王英和李俊。他們已比兩個月前長大許多了，但還是一樣天真活潑。會散了，我們退到大隊長室去，他把他們，上面已講過的一段不很平凡的經歷告訴了我之後，為了一時的興會，我就叫人把他們再找了來。

等他們進來後並且簡略的告訴了我那一段經過之後，我就笑着問道：「你們原打算跑到那裏去？」

「沒打算過，」王英毫不猶豫的回答說。「走到那兒算那兒，如果可能就回家，因為我們已無處存身了。」

「但是，爲什麼又走回來呢？」

「是這樣，」李俊接着說。「我們在山嶺地走了幾天，又餓又乏，因為時時要爬山把衣服鞋子都弄破了。有一晚上，我們宿在一個野山里，忽然聽見了砲聲，才知道已近前線了，這使我們感到十分興奮，砲聲響了，同志們又要忙起來了，忽然少了我們兩個人，他們會多麼寂寞辛苦啊！因為我們放棄了工作會加重他們的負擔。總之我們是十分的想念着大家，弄到當時都睡不下去，成晚在那兒檢討自己，結果就覺得自己很不對。」——

「所以你們要回來？」

「我們當然回來，就是同志們要隨隊我們也是要隨來的，無論怎樣不好，他們總還是自己團體，自己同志。」

「現在不覺得大家對你們不好了罷？」

「不」他們同時回答。「大家都很喜欢我們。」

他們走出去了，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還在回味着從這對少年人口中說出的兩句話：

「無論怎樣不好，他們總還是自己團體，自己同志。」

五月

蠢貨

一個消息久已不明的，直屬軍政特派員室的政工大隊，有一天忽然從游擊區突圍出來，在週龍圩出現。這圩場，現在是軍部的所在地。對於這隊突圍歸來的青年戰士，在未會會見前，大家都很替他們擔心，以為他們一定有人被犧牲或者成了俘虜了，可是事實上却不然，他們不但沒有犧牲，或者被俘，反而多帶來了一個。他們從敵人的包圍線中也撤退得十分從容，毫不狼狽。跟着他們來的是一個又高又大像我們常在南方一些中等城市常常看見的，耍猴子的山東人一樣，有一面大麻子的中年農婦。這個婦人，因為身材壯健肥碩，行動起來極為笨拙，高聲笑起來則更惡毒，但是她的氣力却非常大，一個人能單獨挑二百五十斤的担子，每天走上百來里路也毫不算怎麼回事。她的飯量和她的力氣，正成正對比，往往她陪最初的一個人吃飽，吃到只剩最後的一個人，抓了足足有半小鍋子飯，還像是不滿足的樣子，伸着舌頭舐嘴唇，感到身上有無比。

除了這個，還有一些為常人不大見慣的事情，不過我們不想在這兒列舉出來。

這一頓麻子之參加軍政工大隊，有一段很長時間，曾成為軍部及特派員室長。

，她那一副帶着無比靈性的氣象，和那容易發紅的，魏着羞人答答樣子的面孔，的確是令人一看就興趣橫生。其實，也是因為大家在戰地生活得太單調了，而戰爭又到了多眠狀態，中下級官員們對於這樣一式不變的刻板生活，實在感到困乏，他們希望能來點新鮮點兒的，以資發奮震奮。因此當他們聽說政工大隊帶來了這樣一個怪物，大家就把它當作一個主要新聞彼此傳遞，多事的還老於紛紛結隊到那兒去，他們的名稱是慰勞，實則都是被好奇心所驅使，想去看一看那個怪物。

那個怪物，像一隻被祕密的關在動物園里，從非洲運來的獅子或象一樣，不斷被坐要求着介紹給官員們。當他們見到她了，便會微微感到失望，因為她的樣子並不如所傳的那樣奇特美妙，不過每個人却在自己心里，暗暗打算着回去對人誇張一番，表明了自己的眼光也不比別的人差。他們列好了隊，坐在她面前，一致的要求她敘述參加這個政工隊的經過，她要說的話，他們也許已經聽見不止一次了，因為他們總是只要一個如有所聞，不上半個鐘頭便要使全部隊都傳遍的。但是，現在他們却照樣要求她親口把那些話重說一遍。一遇到這種場面，我們這位怪物的面孔，便開始從頭髮一直紅到耳朵根，兩眼低地，老不肯動口，好像一個第一天出嫁的新娘子，正好碰到好鬧事的客人一樣。一直等到那兩位陪着她出來接見的女同志，在她旁邊低低的做過一番政治工作，說了好些鼓勵勇氣的話，她才肯鬆緊的動口，像背誦似的說着人家要她說的話。

「是這樣，」她說，十分畏葸地。「原先是我們的村子里來了好些先生，（指政工隊）他們教我們讀書識字，又講了許多打日本行的道理，叫我們組織起來抗日，但是，村里人不大敢相信，牠們都害怕當兵的，男人家是這樣，女人家單獨又有什麼辦法呢？打日本行的道理雖然明白了，準備還是沒有的。想不到有一天，離開我們村外二三十里地，槍炮聲忽然起了，我們還不敢相信這是日本行打到了，但是派出去的人回來說：的確是日本行打到了！日本行打到了，這可怎麼辦呢？村里人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亂起來了，有的不肯離開，等日本行到了便給殺了，有的聽從了你們這些先生的告勸，隨他們退到山上去了。我就是跟隊退到山上去的一個。我們剛剛退到山上，回身來看下面村子，遠遠就看見村子已經起火了。大家在那兒站着，咬着牙齒，有人說是日本行已經在放火燒村了，大家聽了都紛紛的落下淚來。第二天，我們派出去打聽消息的人回來說：日本行已經走，於是先生們便又領我們回家，當我們進了村，大家又禁不住悽慘的哭起來了，這是怎樣的！一個村莊啊！房子燒光了，人像瘋了似在地上直挺挺的躺著，男人有的給割掉了頭顱，女人有的給割掉了乳子，到處都是撲鼻的血腥氣。我家里只有一小間祖遺的房子，這時也給燒掉了，當家的又在大紛亂當中，不知道到那兒去了，這叫我怎麼辦呢？因此，當這些先生接了命令歸走，要我伙子幫忙給東西時，我就請求他們把我帶走……」

「你家里就只有一個當家的嗎？」

「是的，只有這個當家的，是三年前才輪給他的。從前我還有一個當家的，但是他很早就死了，後來怕怕自己作了主，把我賣給現在這位當家的。」

「你那當家的，他知不知道你到這兒來？」

她搖了搖頭說：「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他到什麼地方去？」

她又搖了搖頭說：「不知道。」

「那麼，你是十分想他了？」

她的麻面又一下子直紅到耳朵根來，低下頭一言不發。於是去尋找消遣的人，便齊聲哄哄的「堅笑了」。

往往到了這個時候，便是她最感到優為難的時候。可是當這批人一走開，她又像一個不懂世故的女孩子一樣活潑起來了。也許過去是那樣習慣過了，一時改不過來，差不多是每一刻每一分鐘，她都空閑不得，人家不給工作她做嗎，她便自己去找事情做，而且做得十分忙碌，因此有好幾次，女隊員們突然的發現自己的襯衫或者短褲不見了，以為是被什麼人偷去了，正在那兒叫叫

嘆嘆的。給她聽見了，她就悄悄的走過來，面紅紅的扯住她說：

「我拿去洗了，正晒在門外面。」

有時看見廚房裏柴火燭光了，就一個人悄悄跑到老百姓家里去，借了些破柴火工具上山去砍柴火，雖然隊長已幾次禁止她了，說這是會引起民衆反感的，但總只低低的咕噥着說：「這是公家的山又不是私人的。」第二天又繼續上山去了。關於這位女人隊員們知道她有好些故事，因此每到天黑，大家準備睡下休息，在未入睡以前，她們就要求她講講以資娛樂大眾。原來她是和女隊員們睡在一起的，而在這兒，是男女隊員們分開前後兩屋子住的，前屋是男隊員，後屋是女隊員。這儂女人，對於公衆這種要求很少拒絕過，由於生活的關係，對於講述自己過去的事實，她已變得十分熟練了。雖然在牛個月前她還不知怎樣講法，而且是講一句就面紅一陣。現在，她已經知道在講時該怎樣起頭和結尾，什麼地方應該強調，什麼地方應該馬虎，她這個進步使女隊員們得到一個強烈的印象，她們認為她在集體中已經進步了。在這些差不多是重複的故事談話中，總毫不隱瞞的告訴她們，她是很愛她現在這位當家的，因為他同別人不同，當她同她的第一個當家的結婚時，她已經二十歲了，而他僅只有十二歲。

「爲什麼你當時肯答應嫁給他？」每次當她講到這兒，就會有人接着她說完便搖擺着去問。

「因為我是重婚罪。」她把話頭轉為停住，向那問話的人看了一眼，然後接下去了。

當她還只有八歲光景，她就跟着婆家從娘家接過門去了，那時她還沒變成廢子，有人把一個初生落地還只有五六個月大的小孩子指給她，說他就是她未來的丈夫，她得在他小的時候好好的照顧他，她那時什麼也不懂，果然就像母親對兒子一樣的看着他。後來，他長大了，到了十二歲了，有人告訴她婆婆說：兩個人都到了可以成婚的年紀了，於是人家就把他們兩個推在一起，說是成婚了。十二歲的小丈夫原本身體就很軟弱，結過婚後情形就更加糟了，因此到了十五歲的時候，就害癆病嗚呼哀哉死掉了。

丈夫死掉以後，她年紀還小三歲的大伯，就迫着她出嫁，說是家裏去年瘋了一頭牛，正等一筆錢用，恰好這時來了一位開屠場的老板，食她氣力大，就花了一百二十元買過去，要給他兒子接後。但是那個姪子却又嫌她有廢子，用錘打足臨試過她的廢子是否有被治療的可能後，便又把她買回去了。這次買了她的，已經不是一個什麼肉店老板什麼的，却是一個和她一樣大小結實，種田的獨身漢。這位結實的獨身漢子，就是她現在這位當家的。他簡直是一隻獅子，不像是個人，力氣大，做人勇敢有果斷，脾氣也好，不喝酒，不著謔，愛他的女人，雖然有時也打聽。因為他姓王，所以村里人都叫她債王大娘子，因為他是這樣的一個好人，人家覺得她是幸爾的。

，所以又給她加上了兩個字叫做幸福的王大嫂子。人家這樣稱讚她幸福，的確在過了二十幾年非人的生活後，有……實在她看來也實在是幸福的，起碼已經靠上去了。她們的家境由於兩個人共同努力的結果，正慢慢的在改善中，他們已有一間自己的房子，兩畝田地，一頭小耕牛，每年也用不差食新債了，但是這個幸福的日子還沒有完全到來，敵人的進攻就把……整頓地帶了。她現在，家沒有了，當家的也不知到那兒去了。說着，她的眼睛就開始的潤濕，聲音嗚咽，聽的人也都感傷的沉歎下去。有些就趕緊來勸解她，叫她別那麼傷心，這都是因為日本帝國主義的關係，只要大家能合力把它打跑，我們就照舊可以過幸福的日子了。

王大嫂子，在友愛中生活着，到迴龍圩後，很快一個月時間便過去了。政工隊的整訓時間正要結束的時候，高頭忽然來了一道命令，叫他們馬上準備好，限三天內出發。這一次的出發，是隨一個新從後方調到的挺進兵團到敵後去游擊的。這一道命令，叫大家震奮着，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又可以到敵人的地方去顯顯身手了。不過，也有一件使大家憂慮的，那就是他們要不要把這位現實的王大嫂子也一起帶走呢？她體力很好，又能吃苦跑路，可以算是一個頭等的運輸兵了，但是他們又不能不考慮到，帶她去後，可能遇到的困難。因此經過了隊長們的一番商量後，還是決定把她留下來，交到軍政治特派員室去安插。特派員室對於接受這一個人，也頗費了一番踟躕，

像這樣一個機關，留下這樣一個寡下女人來做什麼？叫她去服侍女同志罷，這兒女同志不多，而且做起事來動務處還要做得比她好，在編配上也沒有這樣規定，結果，經過一次商議之後，又決定把她交到特派員那兒去；因而在這時，特派員夫人恰好從後方來，住在一個農戶家裏，正需要一個女傭人。

王大嫂子，差不多是在一種完全絕望心境中，攜起了她的包袱，別離了那些親人，給一個動務兵一直領到一座作為特派員辦公處的大民房去，她本來就很害怕見他，因為「官」從沒給她有過什麼樣的好印象，又加上一切都是陌生的，沒有一個親切的面孔。她一個人，心緒極為沮喪地坐在傳達室裏，像一隻快給牽進屠場受宰割的畜生一樣，一言不發，等候她未來的命運。在傳達室外，過往的人，似乎對她都很感興趣，好像她並不是人，而是一隻從非洲運來供人展覽的母熊。他們在門外站住，伸長脖子對她窺望，有些甚至開始嘲笑她那副麻面孔，和那一對大乳子。這種非友誼的冷淡，使她感到神情恍惚，情緒迷亂，惶惶前一些時不該自己這樣胆大，離開了自己約家，和人家到這個陌生的地方來，現在人家都看不起她，拿她來嘲笑了。不過，又有什麼辦法？既然已經出來了，就得好好的幹下去，家鄉在幾百里外，當家的又不知下落，也許已經在日本行的馬刀底下犧牲了。這樣想着，她的勇敢就又開始被義務驅來。

半天的時間過去了，午飯已經吃過，在傳達室裏甚至於有人開始睡起午覺來了。她肚裏又餓，心中又悶，又急，像這樣老等下去，要等到什麼時候才得了呢？也許人家早已把題忘掉了。因此，她歛了好幾次想拿起包袱來，打算仍舊走回隊部去。但是，每當她有點異動的時辰，一團坐在一隻寫字桌上打瞌睡的傳達，却就把睡眼睜開，並且狠狠的盯住她，好像是說：

「你怎麼走囉？有我在！」

於是，她又完全酥軟下去，重新把包袱放下，露著絕望的求饒的神氣，把頭低攆。

好容易才有一個勤務兵到傳達室來，他用怕挨近一具死屍一樣小心的動作，厭惡的把她叫出來，又陪了她到三里路外一個地方去。

那勤務兵神氣十足，昂頭挺胸，好像他就是這兒的主管似的，在前頭跨着大步走。王大嫂子在鋪背後距三四步左右緊緊跟着。他們開始沒有一個會響，只兀自走自己的。王大嫂子心中還時忽絲十分猜疑起來，她猜不透人家把離這樣帶着的意思，是要把她送回家呢？還是要到什麼別的地方去？最好她是希望着能夠仍舊回自己隊部。但是那勤務帶離走的路綫，却不像是回隊部去的樣子，那麼是到什麼地方去呢？開始她還容忍着，後來越來越忍耐不住了，終於到了她不得不提起勇氣趕上兩步，吃吃的紅着面問：

「不知道你哥兒，要把我帶到什麼地方去？」

「帶你上什麼地方囉？」那個給叫哥兒的勤務兵，看樣子還沒有十八九歲，却學會了一套官架，他這時就很不在乎把這套官架擺出來。「請放心，我不會騙你去賣掉。」隨着他又低低的接上一句。「像你這副嘴面，誰要！」

王大嫂子給奚落了兩句，便又死了心了。她感到這時的前途更加渺茫了。人家說不會騙她去賣，看這個狡猾傢伙的樣子，那個又担保得了？這樣一想，也就越覺得恐怖。賣她雖是不怕，她從前不是已經給人家賣過好幾次了嗎？不過，也得弄清楚到底是把她賣給什麼樣的人家，好像她的命運已早就注定非給賣掉不可似的。於是，他們走了好一會，她又忍不住要開口懇求了。

「我不怕賣，但是你得……」

「我得什麼？」那勤務兵回過頭來，對她狠狠的看了一眼，又裝出嚴厲的神氣說。「我得告訴你，你是賣給什麼人嗎？」

她面紅耳赤，不敢置答，更不敢去看那個橫蠻的傢伙的面孔，只是略略的把頭點了一下。惘惘像她這樣愚蠢的一個人，是很使人開心的。因此，那個勤務兵突然禁不住哈哈地笑了。

「老實告訴你嗎？」他說，「我並不是要把你帶到什麼地方去賣，只把你帶到一個公館裏去

，因為你現在也得做點事了。」

「到公館里去？」王大瘦子發誓的問着自己，匪賊軍隊一聲不響，「到公館里去做什么呢？」

不久，他們就到了特派員的臨時公館，那勤務兵叫他在門外等候，自己先進去裏頭，然後再出來帶他進去。

特派員夫人，是一個曾受過大舉教育的，體弱多病，自稱是堡王聖的中年女人，她的脾氣太壞了，六七年來的官太太生活養成了她那樣趨上壓下的習性，任何溫馴的人和她都無法相處上三個月時間，因為她是不大比她低賤的人當人一樣看待的。她之到這兒來，雖然是出自她那特派員丈夫的主意，同時却也是為着，她起來欣賞一下戰地的風光，好以後再回到後方對人家誇耀詩聲。她以為在戰地上是充滿了羅曼蒂克的詩的意境的，你們試想一想罷，在太空上是一片柔和的陽光，飛機像蝴蝶一樣的在月光下飛翔，在地下，是一片死般沉靜的草地，遠遠傳來了陣陣槍砲聲，有節奏的交響着。而嬌弱和她的丈夫變變的騎在高頭駿馬上，慢慢的馳騁着欣賞這戰地風光，每當她們走到一個地方，就有士兵的列隊起來向她們歡呼。這該是怎樣一種多麼有詩意的事啊！但是到了此地後，她所遇到的許多事情並不如她們期望的那樣，砲聲隔雜着這兒遠遠發呢。

而日常生活又過得那麼不便，最重要的是權到這兒來已經快一星期了，却連一個女傭人也找不出來，這使她感到憤慨，正當她從憤懣轉成絕望的時候，忽然聽見動聽兵進來報告，說他奉了科長的命令帶了一個女傭人到這兒來了。對於這個遲遲才來的女傭人，她雖然不滿，猶爲什麼不早點來呢？但是心中却依舊是十分高興，以爲從此她找不到人的麻煩可以省掉了，因此，她就命令把那個人帶到她面前去，給她看一看到底是怎樣一個人。

當王大嫂子筆直的站在她面前，對她行禮的時候，她大大的失望了，眉頭皺着，面孔馬上變了顏色，「真氣人，」她想：「找了好大半天，才找出這樣的一隻水牛來，實在未免太對不起人了。」想罷，她的怒氣起了，恨不得馬上就叫那些負責替她去物色的官員到自己面前來，大大的臭罵一頓。但是，當她轉頭一想，人既然來了，也只好暫時把她留下，過幾天看看再說，因此，她雖露出生氣的神情，却也叫她留下。

王大嫂子因爲給這位特派員夫人的印象不好，雖然人家暫時把她耽留下來，却只能做一雙粗笨工作，不但燒飯馬槽，收拾飯後碗碟，打掃房舍等，對於這些簡單工作，她顯然還不滿足，在她看來，這一點點工作未免太少，太閑散了。不過她也還用心的做，而且儘可能的自己多去找來做，比方，那規定每天她只要在清早起牀後，把茶壺茶盃洗滌一次就得了，現在爲着她實在探得本

無聊了，她親自動的盆開上中下三次來洗，打掃房舍也是一樣，以致成日勤得滿天雲霧，精人本來長得樞笨，手足又不甚敏捷，結果在做這些瑣碎工作時不是打壞了茶壺，就是敲破茶盃，有時甚至于運最貴重的東西也沒有例外。對於這個水牛可怕的消耗戰，開始她還勉強忍耐着，只是對她露一露厭神氣，或者皺一皺眉而已，到後來，次數越來越多起來，她已到了無法再忍下去了；於是便動口叱責她，並且公然的叫她做水牛，做蠢貨。而這厭惡傾向，又是一天比一天的加劇，以至于當她走路有時走得沉重一點，也會免不了一場冷嘲或熱罵。

王大嫂子對於這種不平的待遇，開始只是面紅，後來是喪氣，到最後，只好一個人住於都不敢，要是再也壓制不住她心中的怨尤的時候，就自己一個人悄悄的跑到廚房里去流淚。另一面在特派員室裏，也因為了這件事而引起一次不小的騷動，觸了露頭的科長，爲着要發洩心中的怒氣，就把特派員長叫來大罵一通，並命令他把王大嫂子的職務免掉，另派一個十三歲小勤務去接充；接了露的特務長，也有自己一套報復方法，他派人去傳那位可惡的「禍首」來，一見面不說別的什麼，就是一陣拍桌大罵。這一場大罵，對於王大嫂子雖有惶惑之感，却沒有什麼特別反應，她也不流淚，也不容自己辯護，只倔強的站攔，兩眼盯盯的看着地下；她的耳朵完全聽不見人家是在對她說些什麼，只聽得一陣嗡嗡的聲響在亂鳴，而思想却已完全的，兩瓣在自己從此以後可以

兔再去侍奉那樣一位什麼都不穩意的，又嬌又嫩的太太的喜悅中了。

當那位咆吼着的特務長的嗓子已經啞了，氣也發足了，他就對這個已經成了木頭的人問道：

「你既然是這個做不好，那個也做不好，還想做什麼？」

王大瘦子很費思索的想了一會，却一點也想不出來，她不知道自己有什麼本領，能做一些什麼，下田、砍柴火、她是拿手的，要是叫她做點別的什麼，她就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你不說，你會後悔的！」特務長的肝火又要冒起來了。

但是她還照樣一言不發，只盯着眼睛對他望。特務長像是給她望的太利害了，忽然心血來潮，覺得這個女人實在沒有辦法。到了這個機關後，雖然一個月還不到，面皮却已厚了好些寸，事實上他對一個麻子和一個非麻子的看法，也有許多不同的，在他看來，一個麻子要比平常人面皮厚得多了，爲什麼呢？因爲他多了許多麻點。對一個厚面皮的人，是無法可以用道理說服的。當他用這套理論，證實了這位正站在他面前的麻子，面皮的確要比人家厚得多的時候，便覺得再這樣對她吵吵嚷嚷的叫下去，實在是大可不必。因此，他就轉頭去叫勤務兵。

「把伙班長給我傳來。」

不久，一個滿身油膩的，年紀約在四十開外的士兵，果露露在那勤務兵後面，在他面前出

這個人大概就是伙伕班長了，他為人很和氣，當他覺得馬上就要見一位地位比他高了好幾級的長官時，他連忙解開身上的圍裙，端正頭上的油軍帽，然後才提著正步走進門來。當他進了門後，他就把帽子脫下，深深的對他的長官鞠了一躬，然後取立正姿勢站著，靜聽吩咐。

這個忠厚班長，在那隊里已經混過八九年了，當初他也是一個種田人，不知怎的有一回給人家用一條繩子拴起兩手，一直送到隊伍里去當列兵。當了一年兵之後，他忽然覺得當兵是沒多大意思的，既吃苦又不自由，於是便鬧起小差走了。他重新回到家里來了，但是家里情形也很壞，種田的日子已比不得能往年一樣容易過了，而且他在經過了這一年來的流動生活，腦子有了一些新的東西在活動，覺得原有的許多事情都過得不曾看下去。因此，他只在家鄉胡亂的住了半年，便又重新揹起小包袱來出門去。那時，剛好是一二八，到處都有人在宣傳打日本，他聽着覺得種草也很不錯，於是就又到征兵處去，登個志願兵入伍受訓，從此他便不再過過兵，也沒大遷升。他之到這個機關來當上士伙伕班長，還是在不久以前的事，因為他從前學會燒一手好飯菜，年紀又老邁了，不合再在戰場上廝殺，所以有一個也是在這機關里當少尉衛兵隊長的親戚，就勸他改行，他就這樣幹起班長來了。

伙伕班長，到這兒來見他的主管長官已經有好一會了，他直直的站在一邊，只等上面的吩咐。

，但是那上面的人，都像攪漿子似的，只使用右手摸下巴，心不在焉的走來走去。等他走了，足足有五分鐘工夫，才兀的站住問：

「王班長，廚房里現在還有幾個炊事兵？」

王班長緊張的沉默了一會，又暗暗的在肚里算着，覺得數目已算對了，才圓答道：

「報告晚班長，大廚房的炊事兵一共十五個，其中有兩個已撥到特派員小廚房里去了。」

「你說這十三個够不够用？」

「說够用嗎？勉強是够用！說不够用還是不够用，因為現在已到了冬天，長官們晚上添了一頓清夜飯，廚房里的弟兄們都感到實在太忙了。」

「要是我再給你們派一個去？……」

「我們是很歡迎的。」

「那就是她，」特務長陰着就把手指任王大嫂子給他看，他隨着這一隻手很正氣的回過頭看着，便規規矩矩的把眼睛圓到長官身上，照樣是靜候吩咐。「她不是一個人，是一匹水牛，力氣看來好像蠻大的，可以給你們挑水洗菜，或者做一些粗工夫。不遠，我得警告你，對這隻水牛是要特別小心的，不要看牠把頭低下地，裝出老實的樣子，牠是很胆大面皮厚的，我把牠交給你的意

「就是你要能好好的管束她，必要時還可以用幾下子皮鞭子，去叫醒她的聰明。……」在說到後面這兩句話時，他有意把語調提高，並斜眼去看那水牛。

「是的，長官，」王班長恭敬的答：「我會很好的管束她。」

「就這樣，我算把她交給你了，以很關於她如有什麼事，由你是問。」

「是的，長官。」

「那麼，你把她帶走吧。」

王班長深深的鞠了一躬，正待把腰挺直起來，那特務長已急匆匆的走開了。現在，在這房子裏留宿的，只有他和王大嫂子兩個人了，她這時的心緒顯然是很緊張慌亂，特務長的說話都聽到了，好容易她才擺脫了一個魔王，現在却又給交到另一個魔王手裏去了，以後他們將會對她怎樣呢？那個叫什麼特務長已經在她面前叫人家用皮鞭子來喚醒她的聰明了。那一位王班長會不會照他的辦法來對待她呢？……這森想著，她就偷偷倒着二隻眼睛去端詳他，雖然覺得他的樣子還是挺和氣，挺有禮貌的，但是在這個時代，腹里藏刀的人多得很，誰又能拿得穩他沒有別的存在？王班長不用怎樣去觀察，就把她看明白了，她不是一個狡猾的人，他很可以叫她聽話的，不過在他要動身出去以前，她還是很嚴正的把她看了三眼，又作了個手勢叫她繼續着自己動身，便跨着

步走出門去。一直等到他的腳已跨出門了，王大嫂子才心灰意亂的，提燈包紙跟在他背後。他們這樣一前一後的走着，約過了五分鐘，就到了一座龍眼樹林。他們一定要逼這座一塵小小的林木，才能到達廚房的。到了林子後，王班長忽然在前圍把脚步停住等她，等到她已經非常靠近他了，他才低聲的開口來，但是眼睛却依然是看着別處的。

「嫂子，你叫什麼名子？我們以後要怎樣稱呼你，到這兒來已經好久了，為什麼叫長官這樣生氣？」

王大嫂子對他這樣的問話有點慌亂，但却依樣滿足了他，當她說完了她該說的一些話後，我們這位和氣的王班長就大大的嘆了一聲，說道：

「做官的比不得我們這種種田佬，他們大半都是有錢人家出身的，從小就吃好住好慣了，要是你也學會了他們那樣的懶惰習性，她們就不會說你什麼了。但是，我很不明白，你既然是一個單身婦人，為什麼願意離開家鄉到這兒來呢？老實說，到軍隊中來做事情的，大半都是不得已的。」

……

說到這兒，王大嫂子嘆氣了，她感慨自己的命運不好，另一個却暗自慶幸了已經得到一個知著，因此親突然變得多話起來，不上十分鐘，她把自己的一切告訴了聽。

「這不是你們女人家幹的事。」王班長搖着頭說。「還是你那當家的管了下落，我想你還是回家去好，一個年青背的女人，是不適宜做軍隊工作的。」

話聲，他們就到了一所舊宗祠門口，這就是這個伙伕班的作業室。他們走到時，大家正忙盪洗漆碗盪漆鍋灶等東西，有幾個就在那兒坐着抽煙閑坐。王班長把王大嫂介紹給大家，又扳起他做上司的面孔，對大家訓示一番，說什麼這婦人家也是好人家出身的，不過因為日本行的關係，弄到現在家破人散了，暫時不得已出來做點事。我們大家也都有母親妻女，切不可因為她是一個單身女子而欺負她，應該好好的把她當親人看待，如有那個敢對她亂來，我都不依。那十幾個伙伕在滴瀝鍋灶里打滾的伙伕，當班長在訓話的時候，一致的沉默着，裝出嚴肅神氣，等到王班長的訓話完了，他們才敢露出笑面，表示歡迎。

王班長做完了這一番介紹儀式之後，遂又把她帶到一個又潮濕又陰暗的小房開里去。那房間本來是鄉下堆稻草用的，自從大廚房設在此地後，因為怕惹火失事才空了出來，現在却要成了她的臥室了。王班長叫人從外面卸了一面門扉，叫她在地鋪架好床舖，又拿了一套舊的軍服叫她換上，說這是軍隊裡的規矩。對於她將要穿起軍服來這件事，王大嫂子開始甚覺躊躇，一個像她這樣的女人，居然要穿起軍裝，那豈不是太滑稽了？但她後來又想，要是總不這樣做，也許人家

就會責備她的，說她不聽話，於是她便紅着面，把那一身對她已經顯得過分地小了軍服披上。

當天晚上，這羣伙仗會利用長官們消夜時吃剩下來的酒菜，舉行了一個小小的歡迎會，歡迎這位女同志的到來，在這個歡迎會中，她被友誼的強迫着喝了三杯老酒，又重複報告一次她的身世，其中包括敵人的進兵，和她參加部隊生活的經過。三杯酒下肚，她好像覺得這些人都是挺和藹可親的：那十幾個漢子，也的確馬上就愛上她，他們以為她雖然長得難看，畢竟有一顆天真稚氣的心。

王大嫂子，開始在這個友愛的環境中，和平的生活着，她的工作，每天都是很忙碌的，一清早醒了床，就要動身到半里路外的河邊去挑水，菜買來了，要挑着到河邊里去洗，到了上鍋的時候，又要一個人坐在灶門口添柴火，等到人家吃完了飯，洗滌碗碟的工作又是輪到她。至於晚上，還要陪伴大家弄消夜飯菜一直過了半夜。她的工作雖然是那麼地忙，但她卻一點也不覺得苦，她以為只有這樣，才不會使她悶出病來。而且照着習得的習慣，她的工作越忙，她也就越快活，有時還會乘人家不注意的時候，悄悄的唱起山歌來，或者坐在灶門口，像一個主宰着全家族的主婦，對着爐的兒女們似的，一面替他們縫補破衣服，一面帶着柔情和他們傾談着事情。每每在說

到這兒的時候，她就要提出她那個可敬愛的丈夫，毫不隱瞞的表明她對他的懷念。顯然，大家也並不會因她毫無隱瞞的表示敬愛她的丈夫，而影響了對她的友誼；他們都很愛她，把她當做自己的母親姊姊一樣看待，爭着對她表示自己的殷懃。但卻沒有一個取於企圖使自己突出，超過所有的人。他們對她都規矩嚴格的守住自己的信約，雖然那班長並不時常來監視他們的行動。

她對於大家的友誼，對於現在的生活環境是滿足的，十分的滿足的，但是她並不會因為對現生活的滿足，而忘記了去想念她當家的。她覺得由於她重複的提出，已使她那當家的在全體同志中，留下一個深刻的，然而並不討厭的印象，他們對她尊敬，表示有了像她這樣的三個妻子才有一個好當家的自然與毫不遲疑的。不過有的也很有幾個，很不以他的行動為然。比方，有一次她講到他會很利害的打過她，在冬天強迫她撕去上身衣服，像一個罪犯似的俯伏在地上聽憑他用鞭子抽打，雖然她當時打得破皮血流，當她重新穿上衣服的時候，她還像在初時一樣的發怒。

「這就靜不通了，一個男人愛他的女人，就不該這樣像打一隻畜生一樣的打啊！」有人又提議抗議了。

「這不是他的錯，」王大嫂子忙放下她的敘述，聲辯道。「這是因為我們實在太窮了，他討我進門時，一共花去了三百多元，滿以為成年成會好起來，可以還清的，但是過了兩年多還不清，

利息又一天一天堆上來，這怎不叫他着急哩，一着急，他就會拿我來發氣，為的是那一筆債是爲了我負的。」

接着，她又講述了她當家的許多好處，以彌補人家對他不良的印象。每每在僻遠或展開爭論的時候，王班長總是參加着的，而且比在何人都在注意着聽。他坐在對灶門口的地方，含着煙筒，微閉着眼睛，裝做在養神的樣子。當王大嫂子講完了一段，正要轉變或是停下來休息的時候，他兀兀的把眼睛睜開來，看着她的面孔，並且開口問道：

「那麼，以後呢？」

「以後我們就沒有娃兒了，因爲我是經不起那一次毆打的，娃兒又沒有疑身，自然就墜了下來。」

王班長輕輕的搖頭嘆了一聲，把烟斗中的灰敲去，重新裝上一筒，俯着身拿煙筒順伸進灶內去吸火。等到他把火吸着了，他就坐回原位，微閉着眼睛，採取原來的靜默姿勢，預聽下面另一個新故事。

他們就這樣度過了無數寂寞的冬夜，一直到鍋里的水開了，飯菜熟了，她才站起身來，伸伸懶腰，逐個的提醒他們，該是長官們消夜的時候了。她的份內工作到這兒算完了，於是王班長就

「兩眼睜眼，一面對她說：」

「現在，你可以去休息了。」

在人間，往往有許多失意的事情，在人們最得意的時候發生。比姪在我們這一羣羸弱的朋友中，他們這樣的生活着，大家彼此敬重幫助，不能說不完滿，但說那樣美滿的生活卻不會繼續了多久，因為當他們正對自己的現行生活，感到十分滿意的時候，一件不幸的事情發生了。原來是，有一天早晨，我們這位王大瘦子和兩個弟兄上圩去採買，忽然碰到一個鄉下打扮的老頭，正在那圩里走來走去，找點心担子。他們在無意中把眼睛彼此對碰着，禁不住都大大的吃了一驚，原來是老相熟的。好容易她才壯起胆子走上去，對他打了一個招呼，那老頭子，等對神情略為確定之後，也馬上現出笑容，把她拉到一邊去，絮絮叨叨的不知道說了一些什麼。她的兩個同伴，開始還勉強忍耐着站在那兒等，後來看見她越發越起勁，知道不是一下子能夠得了的，便兀自採辦東西去了。等到他們把東西都採辦齊全，重新回到原來的地方了，還看見她和那個老頭站在地方，不捨不離的談着，而神情又甚為奇特，有時非常興奮，有時卻反而沮喪，好像那老頭子正在對她施行着什麼妖術，使她完全入了迷。這兩位弟兄，又在那兒等了廿分鐘，見他們還一直在說，沒有個完的樣子。便忍受不住了，爲了表示他們都很驚訝，沒有換上他們身邊去聽到底是

在說幾句，卻透透的對她招手。叫清說：「時間已經到了，該動身回去，不然這今天的景候，不及準備。」

王大娘子急急的回過頭來對他們看了一眼，做了一個手勢，叫他們別那麼焦急，她就來了，又回過頭去對那七個子說了些什麼，最後她又說：

「王大伯，你一定等我，我們一起走。」

這番話，他們就分開了。在路上，她兀自一個人在痴笑，好像是有瀟灑于心事似的。那陣陣多麼是具穠幽的懽喜，她每句，這一個她和她講話的是二個什麼樣人，他們這樣高興，到底是在談些什麼。

一回到廚房後，這位王大娘子，突然變成另一個人了，她事情做得十分不專心，時常弄錯，且平時無所無故的大聲說笑，晚上沒等人請求，就自動的說她丈夫的許多好處，又應空添了許多種的材料進去。

夜已經非常深了，消夜也吃過了，大家都洗了手脚去睡覺，獨有王大娘子還坐在門前不動。王班長照往常的習慣，把全廚房前後左右巡視一遍，就對她和藹說道：

「你可以去休息了。」

把這句話說後，他就動身準備隨自己的寢室去，可是還沒等他来得及走開，那王大搜子就突然的叫住他說：

「王班長你慢一步走，我有事和你商量。」

「什麼事？」王班長已經回過身去，且走了兩步了，這時便不轉不吃驚她止住，並對她問

着：

「我有一件要緊事和你商量商量。」她說，神色更加不安起來了。

「你也有什麼要緊事？」他說，從身上掏出煙斗來，好像準備戒煙和她開談判似的。「那麼，就說罷。」

「是這樣，」王大搜子胆怯的說，「我想走，要回去……」

「什麼？」王班長差不多是吃驚的了，「要走？為什麼？是不是在這兒有人對你做出不規矩的事情？」

我們只要知道這艘水半，這兩三個月來，在這一羣人中所造成的勞績，由以及她的勤謹和勞力，已成了全廚房的杏柱幹總樞件事，便不會奇怪王班長聽見了她要走這件事後，而大為吃驚了。

「大家對我都很好，只是我瘋回去。」

「這怎麼行呢！大家既然對你很好，你就得留下。」

「我知道，但是我一定要走。」

「不能走，我不許你走。」王班長差不多是用訓斥的口氣了，但是態度還是溫和的。「饒不

够花，我可以想辦法……」

「我不是這意思……」

「就這樣決定，你錢不夠花我知道，明天我帶你到高頭去報告。」這樣說過之後，他決定不再聽她的話了，他相信只要自己不答應，她是不敢走的。到了第二天，他看見她還沒放棄走的意思，態度就更加嚴肅起來。他不給她有說話的機會，每每看見她有意要提起這件事，就在半中間把它打斷。最後，她完全弄得心神不安，成日沉默寡言，露出了憂愁神氣，像是病了似的。王班長明明知道這是為什麼，卻不願去理她，他以為這是一種暫時的病症，過幾天便會好了的。但是，到了第四天，卻突然的發生了一件事情，原來是她悄悄的把身上的軍裝換下，一個人開小差走了。至於她到那兒去，為什麼去，卻沒有一個人知道。

三個月時間過去了。時間雖然過得短，戰局的變化卻很大，敵人曾經慘敗過一次，而且一連

退到廣州去，後來增援反攻，再把我們追回原來陣地，但是等我們再增援後卻又很快的潰退了。這一次，我們有了很充足的兵力，因此能够乘勝來一個大規模的追擊，當陣地整個向前推進後，軍部也隨着向前開拔了，他們浩浩蕩蕩的走了四天路，才在一個叫里松圩的地方駐紮下來，他們到了這個新防區的第三天，特務長忽然又看見那個開小差的王大燻子了，她這一次的來和上一次不同，是由王班長帶着的。據他說：他是從圩上把她帶來的。特務長用好奇的眼光，把燻子上下身詳細的打量一番，覺得燻子已和前大大的不同了，她的面孔因消瘦而變尖細，神情也不像從前那樣遲鈍，挨了罵還不在乎，兩眼下垂，面帶憂傷神情，頭上帶着孝，說明她已經是一個未亡人了。王班長叫她對長官行過禮後，就慢慢的替她解釋，說她從前的開小差不是有意的，實在是被迫不得已才做的。爲什麼呢？因爲那一天她和兩個弟兄一起上圩場去採買，忽然遇見了她一位堂叔，他因爲有事到這兒來，現在正要回去。他告訴了她關於王大燻子的下落，他已在離家不遠的一個地方，參加着一枝民衆自衛隊正在和日本鬼子拚着命，說他曾和他見過幾次面，每次見面時王大燻子總問到她。聽到了這個消息後，她的心中真有說不出的快活，因此她當一回隊部就要告假，但是沒有告准，而那堂叔又在圩里客棧里等，不能多耽擱時日，這樣，她才決定開小差走。燻在那位堂叔的陪伴之下，翻山越嶺的走了四五天，好容易才到駐紮着燻子當家參加的那枝自衛隊的地方

，但是人家卻告訴她，他已經走了，隨着隊伍到另一個地方去了。到什麼地方呢？人家不肯告訴她，於是她就暫時借住在一個親戚家里，細心打聽。不久果然就給她打聽出來，等到她再趕到那個新地方去時，恰好趕得上參加他的葬禮。有一個人代稟了那個隊伍出來告訴她，說這位王大爺爲了在某一個晚上，奉命帶着弟兄們去撲營，給敵人用機關槍射死了。

「王大爺不是一個人，」那代表悲傷的說。「簡直是一隻獅子！每次打仗，首先衝鋒的總是他。」

她在這隻永遠沈默着的獅子尸身前面站着，眼中含着顰淚，卻沒有哭出聲來。當一大羣會和他同去撲營的弟兄圍住她，告訴她說，王大爺那一晚上是怎樣的英勇啊！他把村裏都忘記了，只有一個信念支持着她，那就是他必須和敵人死鬥，把他們趕出去，或者消滅。一直到了他受着重傷，快死了，也沒有忘記拿這些話來鼓勵別的弟兄……

「我知道他會這樣，」王大嫂子抹着她的眼淚道。「人家說我是水牛，但他卻是獅子！」

等那獅子下了葬，王大嫂子才回轉家鄉來，雖然轟着一疊零碎的短工，她也還可以勉強度日，但是當她想起了孤冷的身世，想起了她渺茫的前程，痛苦的過去，和沒有依靠的歸宿，她變得發抖起來了。爲着她對那一段廢于生活，也還有相當的懷念，她就一擲流過一擲，從這圩到那

理的是清，希望有一天能够安靜下去。不久，她就流淚到這好早來，無意中卻碰到從前一位舊同事，從他口中知道這個隊伍已經開到糧兒來了，她非常高興，就請他把她帶去見王班長。

「是這樣，」王班長在吞了一口口水之後，就接着這樣下着結論道：「她想再和我們在起工作。」

「飛皮，」給備上段之妻的經歷感動着的特務長，對她這樣問道：「你是想仍舊幹伙伙的工作？」

「不！」那王大嫂子卻出於大家意料之外，堅決的答道：「我想做點別的。」

「你想做點什麼別的？」

「我想有一枝槍！」

聽見了她這一句話，大家都禁不住發愣的彼此對望起來了。

路

——不錯，路是人走出來的。但因為走的人有各種各樣的走法，

雖然是同一個出發點，結果也會有各種各樣不同的路。……

兩個青年人，偶然的在工作中遇着了，因為雙方都覺得彼此有思想的一致性，和共同獻身祖國的決心。於是乎，便由陌生而走向深切的了解，而戀愛而結婚。

結了婚的青年人，沉醉在他們美麗的謎一樣的夢中，他們有思想的一致性，有共同獻身祖國的決心，還有，彼此都是爲勞動大眾服務。從前他們分散着，現在連結在一起了。但是，這個夢過得並不長久，當他們正要被幸福陶醉的時候，戰爭就起了，把它整個的搗毀了。他們幸福地生活，且工作着的城市，受了敵人砲火的威脅了，於是，他們便不得不束起行裝，彼此分離了。

女的夢醒到一個由一個青年團體號召組成的戰鬥工作隊裏去，他們像所有的中國青年一樣，拋棄了家，拋棄了舒適的生活，勇敢的走向戰地，迎擊已經到來的民族解放鬥爭，他們工作得很好，因此不久就被正式收進部隊裏去，那個女的也因為工作努力，給同志們推選爲大隊副，女表

隊隊運糧的同志們，是多麼努力在工作着呀！在什麼地方，不管多麼苦是敵後，只要他們部隊活動的，就能發現他們的足印，他們已把自己和祖國呼吸連在一起了。

男的流浪到大後方來，在那兒，他利用了他優越的才能，人際關係和驚人的智慧，不久就進了一個專做後方工作的軍事機關去做工作。開頭他還只是一個少校，而後就給提升一級成了中校，聽說不久還有上校的希望。要用什麼樣的字眼，來描寫我們這位青年人得意的心情呢？現成的字樣是已經大大的感到不够用了。他的這個前程老實說實在發展得太快太順利了，以至於連他在做夢的時候也從不敢想到。不過，他倒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公平，拿他的才能去和同級的同事們相比，也沒有什麼過不去的，有時甚至於覺得他比他們還要強，久之習慣了，覺得就是再升一級也似乎是應該的。

堅強的戰地工作者，是忙碌且又窮困的。她有一個冬天差不多只穿了草鞋度過，弟兄們領的餉是十塊零五角，同志們也一樣，大隊附屬規定要領少校上尉薪，但是她說：

「不，弟兄們所担任的工作比我們還辛苦，爲什麼我們要比他們生活得更好更舒服呢？」於是，她們把領來的餉扣下十塊零五角，剩下的就自動的充做隊部的辦公費。

在大後方過活的人，卻因爲「大家都一樣要過得舒服」，也慢慢的染起奢侈習氣了，她一輛

月支薪一百元，還感到不綽綽有餘，有時甚至於要向朋友那兒去拉債；他成天の上館子，跑茶座，與朋友遊逛，住闊氣房子，睡溫暖床舖，從頭髮穿起一直整飾到腳底下來，似乎怕有什麼地方弄得不夠漂亮。

但是，他們卻彼此都不知道對方是怎樣過，從分散後他們就一直斷了音信，誰也不知道誰的消息，這樣一個月，三個月，半年，一年就過去了。等到他們彼此找到通訊地址時，已經是一年零三個月了。於是乎，做丈夫的就開始懷戀着他的妻子，一個年青，勇敢而且漂亮的妻子，他們從前會是那樣的熱烈的愛着，曾在一起忘記了危險，忘記了生命的威脅，為勤勞人民服務；曾在一起度過了好幾個月美得像夢一樣的生活。現在雖然因為戰爭的關係，把他們拆散，分離得遠遠的，但是過往的許多回憶卻又常常把他們拉在一起，雖然他是生活在後方，他週圍文圍繞着那樣多的摩登人物，她們給了他許多誘惑的機會，排擠的機會，但是這些人已不足以使他動情，因為他已清楚地看穿了她們不是人，僅僅是些披綴着彩色織物的骷髏，沒有靈魂，沒有思想的一致性，又缺乏共同獻身祖國的決心。而她——可尊敬的妻子卻和他們大不相同，這個不同只有在比較中才能看出來，她有着最高的真和美。但是這個真和美的人，現在卻是遠遠的離開着他，在和敵人的砲火殘疾病菌苦鬥。至於他呢？是生活得太舒服了，懶惰啊！於是他就輕輕的嘆息着，並且低下頭

去，覺得有檢討一下這兩年來生活，並深為省悟一番的必要。慢慢就發生了對不住她的感情，有向她表示忠誠，表示寬慰的必要。之後，他就着手替她寫信，訴說自己對她的懷念，對她工作的欽佩，最後是關於他自己常因想念她而被迫壓制得要窒息起來的心情。信寄出去，他就像守在鼠洞口的貓一樣的守候着回信，他想，他有很大的把握可以從她手中接到一封又長，又甜蜜，說不定還要帶點感傷氣氛的信。但是守了半個月，他卻只能從她手中接到一封又短又草的信，她告訴說：現在工作很忙，抽不出時間來寫信，過兩天又要出發了，因此這時不能不作準備，敵人最近也略有增加，對於這一線戰局的企圖似不簡單。……

他一再的顧着那一封又短又草的信，沒有洋溢着的情緒，沒有溫柔的話，沒有甜蜜，沒有傷感，也沒有安慰的，於是他深為失望所傷了。

「不，」他對自己堅決的說道。「她不能這樣下去，她太辛苦了，她得到後方來休息啊！」於是，他坐下去開始又寫，寫他悶積着的許許多多話。信剛剛寄出三天，他想一想，不對，又發現了有許多新的感情沒寫進去，於是又寫第二封，接續是第三封，都是快遞。信寄出後，情緒安穩得多了，他又學了守鼠洞口的貓一樣，張着爪，側着耳，盯着眼，耐心的窺伺着。但是這匹老驥不如他意想中那樣準時出洞，等他已經到了差不多要完全失望，雖說信時間已過了將近兩週

剛拆開了，回信才突然的送到，但又是那麼短短的。她告訴他：所有寄出的信都收到了，但她現在很忙，他們正從敵後出擊歸來，隊伍需要整理補充，有多少事情等待着處理啊！現在還沒有時間來考慮這個問題，好的是，她身體都還好，不要替她過分關心。……

「那麼」，他氣憤地把信撕成兩半。「什麼時候才算有時間呢？」他感到他是被侮辱的。接着他又用自已以為是聰明的腦筋來分析，她為什麼不願意回來呢？真的是為了工作忙嗎？不，他突然地發現有新的危殆，在慢慢的成長着，他甚至懷疑她已另有新「發展」，不然她為什麼會這樣不關心他呢？他儼給人迎頭挨了一板子似的，越覺得堅持她回到後方是必要的。於是在一週中，又有將近一打快信被發出去，他訴說了自己生活的苦悶，寂寞，灰暗，沒有朋友，也沒有安慰，而她的到來却能給了他這一切。有些封信是充滿了哀求，另有幾封却略略的帶點威脅。結果所得到的還是又短又草的一封信，不過內容却和前幾封有點不同了，她說：「不要鬧小資階級級的玩意兒，等我這這兒的工作結束一下，抽得出空來時，我就告假一週去看看你。」過兩天又是一封電報，從一個城市發來的，說她已告假成功開始從戰線動身了，預料某一天到。這封信把她的可笑的多疑都粉碎了。

幾丈夫的，以從來未有過翻翻心緒，來補償他們的住居和這居室中的一切榮盛，糖裏夾大

的興氣一下，使她快活，使她突然地吃了一驚，覺得像他這般的一個丈夫，也不是永遠要過寒酸日子，不爭氣的。還有，他覺得這兩年來叫她一個人在戰地跑，受盡了多少風霜，而他則在後方過舒適日子，實在太過不去了，應該要利用這機會，好好的來彌補一下，但是要怎樣來彌補呢？最重要的是要使她好好的享福一下，家裏要有人打理，日常事務要有人幫着做，而她則要脫下粗笨的征衣，換着都市小姐裝扮，像花一樣的美麗，楊柳一樣的活潑；於是，他就帶了她到交際場中去，到親近的朋友中去，把她介紹給他們，使大家大大的羨慕一番，說某某人的太太的確不錯。

他換了一根煙，接着又幻想下去。這時他想到他們見面時的情形。在他的預感中，不知道是根據了什麼原則，認為她一定是要打扮得像一個在外國電影片上看見的獵裝女士一樣，穿着黑皮外套，打着花領結，底下是草綠色呢馬褲，長統皮鞋，頭髮養得長長的，直披到肩上來；面孔紅潤，眼睛充滿了神采，一手提着一隻黑皮手提箱，另一隻手拿着一根黃皮馬鞭。當火車剛一停下來，她坐的二等車卡就剛對着他，所以她能一眼就看見他，乘他不備，當車剛停下就飛也似的直跳到他懷裏來，大聲的說道：「親愛的，親愛的陳棟，我害你等得多麼地不耐煩啊！」至於他呢？她緊緊的抱着她，並且伸出嘴巴去親她的前額，她散着香氣的頭髮。因為過於感動一句話

也說不出來。想一想，在這樣叫人感動場面前面，有多少人站住足用驚奇的眼光來看他們呀？但是，誰又有工夫去理會這些呢？讓他們去好好的羨慕一下吧……

做妻子的到來的那天，陳梗特別到部裏去告了一天假，又打電話到車站去問特別快車到站時間，當他查明了時間和站名後，他就提前一小時出發到那兒去候。他設法溜到月台裏面去，就一個人孤獨的在那兒走來走出，心裏又高興又着急，時時覺得他像是在做夢。是夢嗎？不，週圍的許多東西都是真真實實的啊！他害怕這時是在做夢，他覺得安靜多了。

車是準時到了，但他却覺要比平時遲到半個鐘頭，當他聽到氣笛，看到一條噴氣的長蛇遠遠的飛進站來，心既跳，人又急，來不及等它完全停下來就沿最前到的車卡一直找下去，希望能從車卡的門邊或窗口找到他所想找的那一個人；一個全副獵裝，頭髮直披到肩上的那個人。但是，當他從三等車卡直找到頭等車卡，却禁不住要失望了，他並沒有找到他所想找的人，而客人又擁擠，他們從車卡裏像漏口的泉水似的一個跟着一個，從車卡小門流出來，又一個一個的流出月台去，慢慢的車卡就空起來，而月台也逐漸冷僻下去了。他這時已沿着車來回的走了兩趟，還是不見那個影子，於是他一面感到十分的憂慮，一面着急而絕望的暗自發憤道：「她騙我，她把我當做傀儡呵！」但是他仍舊堅持走第三回，從車頭直到車尾。這一回又果去了三分之二，已差不多

快要失望了，方才聽見有人從後面叫他，他以為是什麼不稱手的人叫，很高興的轉頭去，想不到在他面前站着的，是他急於要我的那個人。

這個人穿了一身灰色的半舊的棉軍衣，在短髮的頭上，鑲正的戴着一頂同樣顏色同樣破舊的兵帽，腰上束了一條小皮帶，符號齊全，面孔黝黑且略顯消瘦的神色。但是在這時兩眼却充滿着精神的光輝，嘴上也現出淡淡的一朵笑影，好像是說：「朋友，你還認得我嗎？」

這是一個沉靜，但却很有主見有決斷的人，只要看一看她的外表就可以看出來了。她在這月台上已經等得很久了，但還沒見陳梗來接她，這時正從一個人獨自走出月台，却不想就看見這個焦急的憤怒的青年軍官，她雖然和他已有幾年沒有會見，也想不到他會有這樣的打扮，但依稀也還能模糊的，認得一點，於於她就試着跟在他後面並且大膽的叫起他的名子來了。

陳梗略為鎮定了一下，就認得出是誰，不禁驚叫着：「李芳！李芳！……」忘記了他剛剛還是一副憤然的面孔，張開手就想撲過去和她親熱一下，但却給輕輕的推開了，她說：

「看你這個樣子，人家看了不說你發瘋？」

他於是就遲疑的縮回手，回頭向後方看了看，便又對着她說道：「我在這裏等了將近一個鐘頭了；但是你的行李呢？我來替你拿。」

「謝謝你，」她說，用手去拍她背上默着的背囊。「都在這兒了。」

「爲什麼不通通帶來？」他似乎有點不高興。

「我不是告訴你，通通在這兒嗎？這就是我所有的財產了。」

陸續，他們看見最後的一批人也要走出月台了，於是便也要跟着出去。在月台外，陳棟叫李芳站一站，一面回頭去叫黃包車。

「這兒離城有多遠？還要叫車坐？」李芳問。

「大概有四里路，」陳棟說，正想回頭去講車價。

「四里路算什麼，還要坐車冤枉人家的氣力，還是走路罷。」

「走路你不會覺得疲乏嗎？」

「還算什麼，我們在前方一天走一百三四十里的事是常有的。」

於是，他們只好步行進城了。

李芳一路行細的注意着這個多年未見的老夫，細微到他的一聲眉一微笑，都不會放鬆過。老實說，他們這一次見面他給她的印象並不怎樣好，雖要還僅僅是在外表上。日子過的並不久，但是爲什麼改變得這樣多？到底是自己的看法退了步，還是對方變了哩？

陳棟對於做妻子的，也很注意，從她足底下那雙半新舊又笨又大的棉鞋直到頭上的軍帽，都沒有^能說不出他的注意。對於這個多年不見的妻子的第一個印象，是她已不像女人樣，而且更加沉著了。特別使他不滿的，她竟隨便到這樣地步，隨便穿了套舊軍服，就到這個大後方旅行，來看她多年未見的丈夫，也沒有想一想人家會不會起了反感？但是他卻沒有想到她就只有這一套衣服，而這一個冬天就要靠它度過的。其次是，她的確比從前結實多了，但有什麼用，從前的風韻整個的給破壞了，沒有那細潤的皮膚，沒有小酒窩，直披到肩上的長髮給剪掉了。因此，他就一面走着，一面暗自盤算，他的確要好好裝飾她一番，做新的時式的衣服給她，叫她留長頭髮，足底下那雙又笨又難看的棉鞋，（它只有擲下人才配穿）也要丟掉，起碼也得叫她成個女人樣。

他們一路上沒有交換過多少話，大家都在想心事，她還保持着她的老脾氣，不大說話，却想得很多；至於這個裝束時髦的青年軍官，也陷在一種多思慮的狀態中，走進城後，他特別的關心她足上那雙土棉鞋，仔細的去察看布綉的布料，雜貨公司化妝陳列品，又在皮鞋店玻璃櫃前故意的逗留了半分鐘，以便研究那種皮鞋的顏色，樣式以^便於必要時向她介紹。

他們一直走着，正到十字路口，一家大飯店的廣告牌突然的引起了他的注意，於是他就拉着

站住，並回頭去對她說：「李芳！」

「什麼事？」李芳好像受了輕微的驚嚇似的，也從沉思中抬起頭來。

「我還沒有問你，你在車上用過午飯沒有？」

她搖了搖頭，但是却說：「沒有關係，我現在還不覺得餓。」

「我也還沒吃過，」他說，「我們於這個餛子去用午餐罷。」

「爲什麼要進這個餛子？」她差不多是吃驚的看這家設備堂皇的大飯店，這種餛子只有大人先生們才配進去，像她這樣的一個人也可以去嗎？不要給撥出來才好啊。「我們隨便用點客飯罷，用不着去進這樣大餛子。」稍爲停了一下，她又補上一句說。「陳梗，我好像覺得你在對我客氣，已不像從前那樣了。」但是還勿諒陳梗沒有聽清，他正說：

「你不要給它的樣子嚇倒，這餛子我是常來的。」

說着，他已丟蹄進門去了，沒有辦法她只好跟着。

他們在二樓佔據下一個小房間，女招待拿了茶牌進來，對李芳盯盯的望了好一會，好像覺得她是一個大怪物似的，特別是對她足底下的那雙棉鞋感到興趣，差不多是嘲弄的興趣。等陳梗把茶點好，不知道說了一句什麼調皮話就走了。李芳不高興的坐着，她對剛剛那女招待很不滿，爲

什麼要那樣的看着她呢？難道從戰場來的就應該被這樣無禮的看著嗎？不要小視這只是一雙平常的棉鞋，還是鄉下女人替她做好特別趕了四五十里路給她送來當慰勞品的，在平時她也不大去穿它，在戰場只有草鞋就已够了，這回因為是要到六後方來，所以特別的把它穿上，想不到它竟是給人家嘲弄的對象了。

要是說一個從戰場回來的工作者，應該被大後方的這種樣的嘲弄，那她更要對大後方表示失望了。

菜一會就來了，一共是四大盆，三菜一湯。李若每當一盆菜捧進來的時候，就以爲已經是最後一盆了，想不到跟着却來了第二第三盆。當她知道他們這兩個小小的胃要負責去消化這四大盆菜餚時，她就拿責備的眼光去看陳梗，告訴他不該那樣地浪費。就是每一滴湯汁也有國家的血汗，他卻像若無其事的样子正在那兒要補酒。

「你在什麼時候已學會了喝酒？」她說，語調中略帶不滿情緒。「剛剛我似乎還看見你抽煙。」

「我知道你要責備的，」他嬉皮笑面的說。「不過既在社會上和人家交往，這幾項也免不了要學的，要是你處在我這個地位，你就會覺得必要了。」

李芳泣默着，心中却大大的不以為然。當她看見面前排列着的那樣豐盛的菜餚，她就想到在前方流血苦鬥的弟兄們，因為兵餉短少，米價高漲，每天每人只能喝兩盅稀飯，沒有油也沒有菜，只有幾顆鹽，而且還是十分難得的。當她看見那一盃一盃倒着的葡萄酒，她又想到那在地上流着，被泥土所吞蝕的戰士們的血。住在後方的人，常常對前方作戰將士發出為祖國犧牲苦鬥，度過一個空前難熬的號召，要他們犧牲流血，但是他們却自己躲在後方過着淫奢修的生活，浪費國家血汗，喝戰士們的血液。她想着，深深的為不平和憤激所苦惱了。

眼在手巾之後就是眼罩，她伸出手去接來一看，不禁又是一嚇。

「多少錢？」陳梗一邊問女招待一邊伸手去摸錢包。

「九塊半，小賤除外。」接濟女招待就接了十元的一張鈔票出去。

「不賤，」陳梗拿面孔對着李芳說，好像是在安慰她似的。「在這兒，這樣價錢算便宜的

了。」

「但是你却没有想到，在前方只這一飯的費用，就可以養活一個士兵一個月的生活了。」他們走出飯店，陳梗照樣的在舖前面領着走。

「我們現在是回家去嗎？」李芳問。

「不，」陳梗說。「你等一會就知道了。」他怕這時會弄她，會挨她一陣批評，甚至於罵他
賤落。

這樣，她只好不問了。十五分鐘後，他們在國貨公司的布料部出現了，李芳摸不着頭緒的
拉着陳梗問：

「你帶我到這兒來是什麼意思？」

「買布做衣服啊！這兒的種類多了，看那種料子，那種顏色是你喜歡的，我們就買了再拿去
給裁縫，叫他加工趕一趕，後天就可以穿了。」

「不，」她堅決地說，好像受了侮辱似的。「我有了身上這一套衣服已經很够了。」

「但是你不能老穿它啊！在後方這是不時髦的！」

「爲什麼我要時髦！我也不是來後方做太太的。」她馬上就氣惱起來了，但也不願給他怎樣
難過。她一轉身就走；在她腦里，不斷的搖擺着大飯店的那個女招待的影子。
要是在從前她可非大大的發火不可，她會叫他痛斥一頓的。但是，在這時却忍耐着，僅是表示不
高興罷了。她到這時和他見面雖已有幾個鐘頭，但還摸不清他的脾氣，她怕自己照從前率直態度
對他，會得罪他，傷害大家的感情，在她，這時顯然是很不必要的。她忍耐着，等纔可以叫她與

發的事，來彌補這一顆已經開始感到有點失望了的心。

但是，當他們回到家里，一上樓她又失望了，一看見這種時髦的排設，寬朗的房間，以及用了女傭人，就使她心痛和不安，爲什麼一定要睡在這樣漂亮的床上？爲什麼兩個人要住一層樓房，還有那女傭人？這是多麼大的浪費啊！在前方弟兄們是睡在草地上，睡在牛欄裏，沒有床，蓋着薄薄的一條軍氈，忍受着野外西風的吹打，一間小房子要擠上三四十人；而在這裏，所謂抗戰壁壘的大後方，却是兩個人獨佔四間房子，有溫暖的床，漂亮的傢具，而且他們還口口聲聲說是在過戰時生活，說是過艱苦日子，這樣是戰時生活，是艱苦嗎？她不敢再想下去了。

現在她費時的解開身上的負擔，坐在小沙發椅上，一言不發的在靜思，整理她一天來零碎的印象，表面看來像是疲憊了。但是陳植却一點也不了解她這時的心情。他以為正在爲的幸福表示驚訝，表示完全的滿意，但因她的性情原來是謹慎，所以不便開口罷了。於是，他就變得更加得意了，一個人在她面前走來走去，一面訴說他三年來工作的經過，誇張他的進步，他的對人對事才能，最後指出他的前程是很順利的，現在的地位按他這樣的年紀看來不能說不高，但是前途不遠，他預料不久將升上校，充當主管……

李芳對他的吹噓並不感到興趣。反之只有使她起了惡感，她不相信曾經這樣好過的一個青年，現在却變得這樣腐化墮落了，不會是在做夢罷？但是站在她面前的却真真實實是這個青年。慢慢的，她就容忍不住了，於是她截斷了他得意的獨白，並且諷刺地說道：

「但是，你想過自己替這個多難民族，在這三年中做過多少事情沒有？」

「我雖然沒很好的想過，但是我相信不會比人家差的，他們能够做什麼，我也能做什麼。」

陳梗並不感到這話的難堪，他把煙蒂頭丟在痰盂里，又抽上第二根煙了。

「他們是些什麼樣人，而你又是一個什麼樣人，陳同志，你差不多忘記了自己了。」

「沒有的事，」他說。「三年前的陳梗和今天的陳梗，是一個樣的。」

「在我看來這話是要保留的。」

「你看這就是了。」

陳梗早就準備好的第一部份談話，就算在這兒結束，接着他開始了第二部份。他改變了他那剛得意的傲然的神氣，十分多感地用贊頌的聲調來訴說他內心的感情，工作忙，要作人事應付，沒有朋友，沒有安慰，多麼單調啊！像是一個人生活在沙漠中一樣，寂寞，孤獨這是人生最大的苦痛。所以，他要進來。他們現在是可以不感吃和穿的了，爲什麼硬要彼此分開，分離得那麼

遠呢？爲什麼一定要使大家都孤獨地在過着呢？至於他對她的希望：是暫時的脫去身上的軍服，利用這時間休息休息，再過相當時候，他可以替她另換工作崗位。

她沉默地聽着，但是却沒有一句話是中聽的，她原本希望的並不是這些話。他在她眼中看來，現在是一位非常可怕的，自私自利的人了，三年時間不算是長酒？但是他却變得那麼可怕！他投機地利用許多機會朝上爬，拚命的爬。當他獲得了他的社會地位和金錢的時候，就忘記了過去，並且開始要用一種不良影響來拖一個堅強的工作者下水。「這是可能的嗎？」不！這將永遠是不可能的！

晚間，他們又在那大飯店用了飯，再到電影院去。在看戲的時候，他試探着用話去說服她，要她改變觀念，把身上這套爛軍服換一換，想一想，穿這樣的衣服在街上走是多麼的難看啊！而且他是很不便把她這樣介紹給他的同事的。

「就是爲了這個嗎？」她氣息短促的問。

「當然還有別的，比方你得暫時的過一過家庭生活。……」

「我不是告訴過你，我不是回到後方來當太太的。而且我並不想久住下去，什麼時候我高興我就什麼時候回去，誰也管不了我。」

「我覺得你也用不着那樣勉強。」

「爲什麼你覺得這是勉強呢？」她再也無法壓制她自己了。

「蘇明可知道我這時很需要你，所以故意拿話來激我。」

「我故什麼心你？那是什麼意思？真是笑話了！」

「太認真了把大家感情弄壞了，又有什麼好處？」

「這都是你故意和我鬧出來的。」

「我和你鬧的？」

從此，她就再也一言不發了。

回到家裏，他們還是保持清這一個僵局，陳梗雖然幾次試着用輕鬆口吻去逗她說話，但是她却照舊悶悶的一言不發，她的腦筋太混雜了，有多少事情正等待着她去重新考慮啊！

一夜過去了。第二天她還沒起來，就給女傭人叫醒了，她說會客廳有人在等她。於是她就爬了起來，沒帶衣服穿好就出去，在那兒陳梗正和一個人對坐，在桌上放了兩三本布樣。陳梗客氣的對她說：這是一個裁縫，他請來替她量衣服，至於布料和顏色，她可以從這本樣本里面選

她在那兒呆呆的站着，一會看看陳梗，一會又去望望那個裁縫，感到可笑又復可恨，但是她馬上便拿定主意。於是她溫和的對那裁縫道：「對不住，我現在還不需要做什麼新衣服，有身上穿的一套在前方儘够了。」把他打發走了，就回過頭來對付陳梗：「你這是什麼意思？」

「替你做兩件衣服，沒有什麼別的意思。」

「但是我並不需要。」

「我知道你需要的。」

「你從什麼地方知道我需要的？真笑話。」她生氣極了，為什麼會遇到這樣一個不體面的人。「我真不明白你存了什麼樣居心，一定非要我當寄生蟲不可；你自己忘記了你應盡的義務，在戰士們的骷髏堆上過喝血日子，還要拖入下水。但是，這一次你却看錯了，我不是那樣的人，你的行為使我深感失望。」

陳梗沉默着，但不是反省，他的自尊驕傲和憤怒都隨着時間在生長，像火一樣的燃燒起來。

「你以為我是回來給你當裝飾品的？笑話，你把我看成怎樣的一個人？你現在也許嫌我穿得難看，長得黑，你像個人樣，但還並不是一件可恥的事，只有那些悄悄的躲在大後方，在戰士們的骷髏堆上養肥自己的人，才是可恥……」

陳梗的面孔時變幻，有時是一陣青有時又是一陣白，有一股火在他心中燒，沸熱的血液直冲到腦上來了，當他感到再也無法容忍下去了，於是他就像憤怒了的野獸一般的吼號着，在他的聲音里充滿了瘋狂，苦痛和憤恨：

「關住你的嘴！我不願聽你這些無聊話！」

「爲什麼我要關住嘴！」她的怒氣並不比他來得低，有多少憤怒的感情在激蕩她啊！但當她起來想衝到他面前問他：爲什麼她的嘴應該關住？却沒有想到他已比她更快的回轉身走下樓去了，像是被人一足踢出去似的。她只好重新憤怒的坐下，看見他那倉皇的狼狽的樣形，她並不覺得他有什麼值得可憐的地方，雖然她給他的打擊也許重了一點，雖然她知道他嘴巴是這樣的硬着而內心也不是完全沒有悔悟的。當她略略的冷靜下去的時候，她就想起了就是這個可恨又復可笑的人，在三年前還是和她共過患難，結過夫妻的。但是時間和生活都使他們隔遠了，要是沒有這戰爭，要是他們能一直在一起工作，也許不至於使領這樣。但是現在，他的社會地位是有了，思想落後，而人也腐化了。從前那樣忠實，勇敢而可愛的同志，到那兒去呢？想着，她感到悲傷，眼淚禁不住也滴下來了。

至於他們今後的關係應該怎樣去保持？她已開始覺得有重新考慮一下的必要了，她原本是想

來這兒住一個月，和他把工作上的許多問題詳細的談一談，但是現在她逗留的時間還不到兩天，已經使她深感到她們之間的距離太遠，無法調和下去了。要是再這樣勉強下去，她會很痛苦，而他也得不到好處，與其留下使兩方面都受損，不如早一點離開好，在戰地同志們也許等得很不耐煩了，有多少工作堆着等她去做啊！走，馬上走的思想，充滿了她全身。來時是那樣匆促焦急，想不到現在想到要走了，感情也還是那樣猛烈，於是她毫不加考慮的就走進臥室去把自己帶來的東西略為收拾一下，又留一張紙條，把女傭人叫來，交代她要好好看守，先生來時就告訴他她回前方去了。之後，她走下樓，並直朝車站走去。

她到車站時，離當早開出的特別快車時間還有半個鐘頭，於是她買好票就上車，一個人找一個不大惹人注意的地方坐着。現在，她感到自由愉快得多了，沒有可以使她傷心的事，沒有人可以禁止她呼吸自由的空氣，她是無牽無掛，唯一自由的人了。她這時變得對什麼都是失望和冷淡，唯一能提起她底熱情的，只有那些留在戰地工作着的同志們，他們也許還那樣努力的在工作着，等着她期滿回去，但是現在她却不等期滿就回去，他們要是在無意中突然的看到她出現，該會多麼的發狂啊！而這樣發狂的日子就要來了，在一個星期後……

她看着錶，離開開車的時間只有十分鐘了，她又穩穩下去預那件叫人興奮的事，正趕到入神

處，忽然她感到有一個巨大影子站在她旁邊不動，她覺得好奇就抬頭來看，原來是陳梗。他面色蒼白，頭髮散亂，軍帽拿在手上，眼中溢着淚水，叮叮的望着她，很久很久，說不出一句話來。

「你就這樣走嗎？」停了好一會，他才低聲的嗚咽着說。「你就這樣決絕的，獨自一個人走？」

「我不是已看過你？事情完了當然要走，前方的工作等着我哩。」她心中也有點難過，但仍裝得很爲自然的樣子，面上雖略現蒼白，却是帶笑的。

「我們就這樣，永遠再也見不到嗎？」

「也許是，不過也說不定戰爭總有一天要結束的。」

「我知道，」他流下淚了。「你對我失望，你將永遠的丟開我；想一想，這是多麼叫人苦惱啊！」

「爲什麼你覺得是這樣？現在你雖然使我失望，但是以後你也可以做得使我不失望。」

「不會的，」他說。「你已下了決心，我從你面上看見這一點。」

「這是因爲你一向都是多疑的原故，我們以後的關係，我現在還沒有考慮到。」

「那是說，我們還可以再見面？」

「也許是這樣，不過還得看你自己。……」

「只要是模樣，」他忍住淚，感動的伸出右手去，她也伸出一隻手來讓他緊緊的握着。「我什麼都可以犧牲的，我已考慮過，我覺得還回太對不住你了，但這都是因為我太愛你敬重你的原故。……」

汽笛叫着，車就要開了，車站上的人，正要催送客的人下車。

「你不會常常給我寫信嗎？」

「我會常常寫信給。」

「告訴我，關於你的生活以及工作情形，要詳細。」

「我會這樣做的。」

汽笛叫第二道。

「那麼，」他心酸的說，想她會站起來和他親吻的，她卻坐着不動，只伸出一隻手給他，於是他就感動地把它拿着，俯下嘴去親着，淚水隨着也滴在上面。「不要忘記我，丟開我！」他說，聲音嗚咽地。「我還是和三年前一樣能够長進的，只要有人肯來扶一扶我。」

叫子叫得響，他剛剛走下來，車就開動了。李考把頭伸到窗口外邊，向他揚着手，心中也

有說不出的感動，直到車已出了月台，見不到他，她才縮回去坐着，並混亂的對自己嘆息道：

「不幸的人，他是多麼地可憐啊！」

花開時節

也是在這個花開的時節。去年的某一天，有一隊穿草綠色軍裝的青年男女被裝在三輛牛車上，緩緩的向桃花村行進。

這個村莊。名子就叫桃花，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它的秀麗和動人了。這村莊是建築在山脚下，它的背靠着一座約有一千公尺高的山，這座山，鋪滿綠蔭，是出產名茶的去處，村前三面環水，像一條腰條似的緊緊包住它的腰身。平常時，村里人沒有別的陸路口道可以與外面的人交往，用渡船又太不方便了，因此便由村中的「老大」出來提倡架設浮橋，現在浮橋已架設好，而且過了將近三十年，因為是到了民國才架起這座橋，所以他們給它起了一個別緻的名子：「民國橋」。通村的道路，是一條適於登牛車或其他比較原始一點交通工具的道路，路面雖然狹隘，可是却非常平坦，只要你不急，讓車子緩緩的走，就是坐在牛車上也不會感受到急劇顛簸的痛苦。路旁，約有十里上下都是菓園，菓園里栽植着上等的櫻桃和李子樹，當你到了陸村約三十里地的圩上，就會發現有人像野猴般空似的向你兜攬上裝李子醬，和清甜蘸桃乾的生意，但是當他們知道

你要去的地方是桃花村時，他們便會絕望的墜默住口。讓你自由通過；因為這東西原都是來自那個村莊，要到那兒去的客人，難道會來稀罕你這個？

已經是春的季节了，菓林裏的櫻桃和李子樹，爭妍似地茁長着油綠新葉，開放豔紅和銀白的花朵，人們在這花朵繽紛間行進，被那動人的景色誘惑着，禁不住都要起了心醉目眩的感覺。

這三輛牛車舒緩的走着，發出支支的輪轉聲，坐在車上的人，因為一直在太陽光下晒着，又加上不斷被那醉人的景色所迷醉，反而變沉靜了。除了有一部份人在低低的唱了些什麼，另外幾個，特別是坐在那輛走在最後面牛車上的人，差不多都不聲不響的溜下地函跟在車屁股後步行。他們這樣做，並不是担心會給那匹忠馴的牝牛以過分的担負，而是爲了他們可以更自由些跑進菜園內採摘櫻花李花的方便。現在，他們已是滿身都被花兒裝飾着，無法再裝飾下去了，於是就開始來裝飾牛車和拉車的牛，以致那些牛都突然變成花鹿，搖擺着一對奇異而美露的角，因爲他們各用兩束花來裝飾它的原故。

當這三輛牛車，把這一隊人運進這一個從來未看見過大兵影子的村莊後，當時的混濁情形，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的：在田裏做工的農夫，丟掉了工作匆匆的趕回家去，在家具的人聽到訊息，就急急號召他的一家大小，有時甚至於連同牲畜也沒有異樣，——躲避，大門上了鎖不放心，

還得加鎖，這個平常時熱鬧的村莊，突然地靜了，除了不時有幾聲淒涼的狗吠聲。

這一隊青年男女，被這樣的「招待」弄得莫明其妙了，他們知道這村里有一所完全小學，校舍是極莊嚴漂亮的，在沒有到這兒來前，他們早就打了它的主意，想借用它一下，這時大家就毫不猶豫的直開到那兒去。但是，門却給一面尺把長的大鎖鎖得緊緊的，學校里的負責人和學生，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早就躲開了。把空牛車打發走後，大家就在校門外的曠地上站著等，另外有兩個人就給派着出去找村長交涉。但是，人家不讓他們進門去，只從一個小窟窿露出半邊面來和他們談話，他這樣告訴他們：

「村長不在家。」

「村長不在家，到什麼地方去？」

「到圩里去。」

「什麼時候回來？」

「不知道，也許十天，也許半個月。」

「那麼，副村長呢？」

話沒說完，那窟窿的門早已砰的一聲關上了。大家也起來了，又用力的敲，但是那窟窿依然

是歸著的，半天，才聽見這麼一句：

「沒有！沒有……」

一切跟着沉寂了。

這兩個辦理外交的人，彼此對望着，苦笑了一會，便動是朝回頭走。回到小學校的時候，大家已經等得不耐煩了，又聽到這個洩氣的報告，便一致的鼓噪起來。

「這村長不負責，混蛋，該吊起來狠狠的痛打一頓！」

「不用管他了，我們先打進去住起來再說。」

這樣紛着，有幾個就當真做了，結果校門給打開，他們駐進去了。

這個村莊的優裕環境，加上了落後的保守的習性，養成了不大願意接受外來的東西，和外面接觸，因之形成了和外界完全隔離狀態。有許多青年人，到現在還把上圩去看作一件大事，在老年人中，也有一輩子從沒離開村莊到圩上去的，爲什麼呢？因爲沒有這個需要。講爲生活奔跑罷，單只靠那山上的茶葉，菓園里的菓實，他們已可以一生一世富裕的生活着，用不着再到外面去奔跑了。知道了這個，也就怪不得他們看見這一隊人開進村來後認爲奇蹟，大家要驚慌失措了。那一隊軍人打扮的青年人，自作主張的把校門開進去後，又把當時的嚴重性更進一步的渲染

起來了，村民們聞在悄悄的流傳着：那一批強盜開始打家劫舍，進攻學校了。可是，還不只這一個，隨着又有消息來了，說他們中還有女兵，大家正在學堂里實行「公妻」，證據是：他們正不分男女混住在一道。除這個外，還有其他的許多，可是我們不想多費筆墨寫出來了。

這是一個戰地工作隊，當大家都稍稍的休息一下之後，就開始預感到，這兒的工作前途是不甚樂觀的了，因此便決定留下一兩個值日的，其餘都出去做家庭訪問工作。但是大家的命運，似乎並不比先前那兩個找村長的代表好，他們到處給搗了糲，最後又不得不重新回來。但是他們不失望，大家帶了簡單的道具和化妝品後就又出去。選好了一處地方寬曠，住戶密集的地方，就整天价地敲起鑼鼓來。有幾個甚至沿着村莊，大聲叫道：「大家來呀！來看感啊！」

儘由你去敲罷，儘由你去叫罷，村人們還是死守住家里不肯出來，他們想：「哼！你以為可以騙得了我們！」隨着又冷聲的笑着，把門關的更緊了。

鑼鼓已一道兩道的敲過，做香姐和老頭子，也早已化裝好，「放下你的鞭子」準備着隨時都可以衝出了。但是，觀衆却一個也見不到，除了幾條狗遠遠的跑來，站着，昂起頭對那鑼鼓聲汪汪的叫吠，以姿態和外，別的都在恐懼中寂靜着……

第一天，就這樣過去了。

第二天，他們改變作風，沒出去工作，只留在學校里唱歌，並且儘量避免有使人誤會的動作做出來。

第三天，他們開始在校門外的曠地上，發給一個面容蒼白，骨格清瘦，着咖啡色夾長裙的青年。這是他們在三天來，第一次發現的第一個羣衆。

這第一個羣衆，背着手，裝着斯文的樣子，在那兒來回地徘徊着。他的年紀只有十八九歲的樣子，穿着也極華麗，舉止和動作都說明着他的出身是高貴的，說明他是曾受過相當教育的，但他顯然很軟弱，未曾見過什麼世面，因此他很膽怯，容易害羞。悅耳的歌聲把他從老遠地方，攔脫了一切荒唐的體驗，吸引到這兒來，但是，保守的習性又使他提不起勇氣，更進一步去和這羣歌唱者接近。因此，他只能使自己老遠的站着，儘量避免人家注意，把兩隻眼睛怯怯的注向校門內，企圖能從風面瞻望到一些什麼。但是，當他看見有人從里面跑了出來時，却又會面紅耳赤地把握低下，並迅速的回轉身，裝做若無其事的样子信步的走開了。可是，不久歌聲起了，他們又會到老地方發現他，背着手，眼睛看曠地，悄悄的來回走着。當人們再度在他面前出現時，他又會像第一次一樣，面紅耳赤地，跨大了步伐走開。

第三次，當大家仍舊在教室里練歌的時候，又有人進來報告了，他說：那個「呆子」這時又

來了。當報告者在報告的時候，大家都突然的閉着嘴不唱，等到報告完了，就一齊想哄到外面去看。但是隊長却在教室門口攔住他們說：

「別那麼地出去，這個人來歷有點古怪，我們不能去得罪他，最好能對他客氣一點。」

面來談談，說不定對我們還有許多用處的。」

接着，他就從人羣中挑選出兩個人來，低低的附在他們耳朵旁，說了些什麼，又叫別的仍回

里面。

「大家照剛才的樣子唱歌，我們等會回來！」

說着，他們三個人就走出教室外去。原來這所小學校，是由宗祠改建的，所以有對中的正門，也有左右的側門，他們三個人就是接着這三個出口，分三路出去，對那個來歷不明的人暗暗的取了個三面包抄陣勢。

當陳隊長在正門突然的出現着時，他就看見那個人正低着頭，站在廣場的一角，悄悄的對着歌聲微笑。這歌聲已使他陶醉了，忘神了，因此一話也沒有發覺有什麼人從里面走出來。他在校門內稍爲站了一會，就跨了出去，圓頭向兩邊一看原來從側門出去的人，也同時出現了，他見時機已經來到，便故意大聲的嘆了一聲，好叫對方知道，一點也不錯，這一嘆果然就使那個人委

失措起來了，他忙從地底下抬起頭，面孔是可怕地蒼白的。但是，當他知道了原來是怎麼回事後，遂又轉成通紅的了。不過他似乎也覺得這樣的驚慌是不對的。便改取了鎮定態度，裝做偶在然然兒經過的樣子，跨着步想走開。當他正想動身朝左邊走，却又看見有另一個人在他面前出現了，回轉頭看，背後也有人，他們都是眼光灼灼的，同樣採着不緩不急的步伐，面孔微笑着，向他一步一步的迫近來。他陰冷地顫抖着，覺得絕望了，這幾個人對他有什麼企圖？想攻擊他？或者是想捕捉他？他應該怎麼辦呢？飛快的奔跑？大聲的叫喊？或者……他完全的，完全的混亂了，手足無措了。最後，他只好把頭垂得更低更低的站着，教室里的歌聲，還嘹亮的在響着，但是對他已經顯得太柔弱，而且都是絕望的了。

現在，三個人都從不同的角度，同時的和他接近了，陳隊長首先露出笑面向他打招呼，他覺得怪為難的，面紅着，把眼睛更低更低的看住地下，好像一個大姑娘似的。但是，在他心中，初時的恐怖印象已逐漸的逐漸的消失了……

他很受這隊青年男女的歡迎。

當他替自己介紹了以後，大家才知道他姓方，名曰光壽，是本村內一個世家，現在賦閒着，

渡過什麼事。其實家里人也不希望他做什麼事，因為就是不用做事，家里也儘可以過得很好的。大家聽了，都連聲叫着：「久仰！久仰！」又把款自己初到時不會上門去拜訪，不過現在既然已無相識了，大家就傳說法來補償過去的過失。因此陳隊長便提議由弟兄們合唱一支曲子來款盡我們的貴賓，弟兄們也同聲叫着：「好！」於是，一個四部合唱的歌聲跟着便起了。

方光壽面紅着，一句話也說不出，實在是，他也沒有什麼話好說，要說的話都已說完了。因此，他只沉默着，心中有說不出的亢奮和感動。

他骨辭着要走了，同志們把他簇擁着一直送到校門外很遠的地方，才回來。

當天晚飯後，陳隊長帶着兩個女同志，動身去拜訪這個世家，他們在空洞的村莊道上，找了好大半天，後來才找到一所珍珠紅大門的宅第。他們三個人，在門口站定之後，就有一位女同志上去敲門，門環剛好輕輕一響，里面就有十幾條狗的叫聲，兩時響起來，三個人彼此對望着，露出了吃驚的神氣笑：「乖乖，好猛烈的一陣交響樂啊！」

門敲了約有十分鐘，才聽見里面有人聲答應，於是乎狗吠的聲音突然的停止了，開內門的聲音也起了。不知道在里面的人一非開了幾重門，只聽見門鈴鎖鏈在里面悠悠響着的。最後，大珠紅門旁的一個小窗洞也給打開了，有一個滿面鬍子的中年人，怯怯的在窗洞內露出半邊面孔，用

發抖的聲音問道：

「找誰？」

「找方先生，」陳隊長迎上一步溫和的說着。又把一張名片遞了進去。「費神你拿這個進去通報一聲。」

「那人用手接過名片，不大放心的把大家看了一眼，才又敢把窗洞門關好，進去。」

又過了將近十五分鐘，那一個人才回來，他的神氣和態度都變了，十分客氣而溫馴的請這三個客人進去。他們在一所非常寬敞古老的宅第里，走過了四重門，看到不少裝璜精緻的東西，這些東西都是爲了要說明這一戶人家的身份而被張掛着的。最後，他們來到一所大廳，方光壽這時已先在那兒了，他跨着方步一直迎了出來，紅臉面，拱着手，接連着打拱說：「失迎了！失迎了！」

「大家都是熟人用不着客氣，」陳隊長說。

喝過了茶後，那兩位女同志按着她們原定的計劃，就問老太太好嗎？那方光壽莫名其妙地睜大了眼睛，他不大明白這句話的用意，於是陳隊長就乘機在旁邊說明道：這兩位女同志想找他母親或什麼人的談談。

「我母親早已過世了，」方光壽紅着面抱歉地說。「現在家下只有一個老祖母和一個妹妹。」

「我們可以進去看看她們嗎？」兩個女同志同時問。

「可以的，可以的。」

「那麼，就請方先生帶路了。」

方光壽帶着那兩位女同志進內室去，現在這客廳里留着的，除了那長工正從里頭拿出燈火來外，就只有陳隊長一個人了。他默默的觀看着這個客廳里的種種佈置，並想從這些富麗堂皇的佈置上，來考察主人家的身份地位。

這陳隊長連同那兩位女同志來的目的，主要的是在於和這村里的世家聯絡感情，並利用機會介紹自己所率領的工作隊的性質和工作內容。最後就要說到，他們到這兒後民衆對他們因缺乏認識的關係，有許多誤會，以至於工作無法開展。這個損失倒不只是他們自己的，而是國家民族的，因為他們是來爲國家民族出力的。因此不久，當方光壽重新從內室出來後，陳隊長沒有和他說了多少客套話，就直截了當的拉到本題上去談。方光壽紅着面，睜大了眼睛沉靜的聽着，他覺得這些話很新鮮，從沒聽見過：他雖然也曾聽見人家說過，現在中國正在和日本打仗，但是爲

什麼打？已經打得怎樣了？他卻一點也不知道，也終於機會知道，因為他從小就是在這個村莊長大，未曾出過門的，平時又因生活地位關係，和人家隔絕着，還怎不叫他聽了這些話後，覺得是一種奇談呢？因此，他聽了好一會，就忽然吃吃的插進了一句話問：

「那麼，你們不是來就仗子的了？」

陳隊長大聲的笑着，差一點他把淚水也笑出來了。他說：「你看我們像那些仗仗子的大兵不像？在抗戰前，我們也是和休方先生一樣是一個讀書人。」

「只要不拉伕，」方光蕊開始鬆下口氣來了。「只要不拉伕……」他的意思要說：在這種村子里妄宣傳謊是沒有問題。

那兩位女同志，在一個鐘頭後，由一位穿着長衣褲，結辮子的，十六七歲成長得非常結實秀麗的小姑娘，拿著燈，從內室送了出來。恰在這時，陳隊長和那個姓方的，談話也談得差不多了，於是他就站起身來告辭。

這三個人已經黑了，村莊的街道上亮着時，陳隊長就問那兩位女同志工作做得怎樣。她們說：情形還好，開始那們老太婆非常吃驚，怎麼連女人也出來當兵了，這成了什麼體統！後來經過她們詳細的解釋，說明日本人的進攻陰謀，和我們的抗意意義，以及外面的種種抗戰情形後

，也就慢慢的相信了；不過，那老太婆始終還是不大贊成女人出來當兵。

「這個家族從前雖然會顯赫過一時，但是現在顯然已經沒落了，房子雖大，但是人少得可憐，除了那老祖母外，就只有那個叫表妹的小姑娘了，你剛剛看見的那個漂亮姑娘，我相信她就是那姓方的，從小抱在家里養大的未婚妻。」

陳隊長也把他和那姓方的談話情形約略的說了一遍，也對自己的成績表示滿意，最後他又說：

「這個姓方的雖是一個有點迂氣的青年。十分容易面紅，膽小如鼠，却是一個極為純潔有正義感的人。他最大的遺憾，是在於從來沒有出過門，十餘年來死守在這落落的宅第里面，既沒有和外界接觸，也沒有人家來對他做工作結朋友，因此養成了這樣書呆子樣子，要是在我們未離開這兒前，能好好的給他一點教育，也未始不可能變成一個有用的人才。」

至於怎樣給他一點教育，在陳隊長心里一下子就想出了：他決定以後在隊里。如有什麼活動應該多多的請他來參加，個別教育尤其是需要加強。

客人走了以後，方光壽一晚都不能好好的睡覺，他細細的回想着，人家告訴過他的話，驚奇

於在自己這個世界外，還有一個更大的世界。最後，他幻覺着自己，像是一個能騰雲駕霧的神仙，已經隨着意之所欲，離開這個家，這個狹隘的世界，在那更大更闊的世界中，自由飛翔着了。

第二天，他起身得很早，並且一起身馬上就出門到學校裏去，那羣青年男女這時正爬山回來，關於他的情形，昨天晚上陳隊長已當面對他們報告過了，所以這時大家都覺得和他好像要比前一天更為熟習了似的。他的出現，使大家覺得高興，他們一致熱烈的接待他，願意和他玩，請他參加他們的歌詠隊，介紹書本給他讀，又逐個的來找他，把自己參加抗戰的經歷，自己所知道的關於戰地的故事，敵人的故事都介紹給他；真有特別任務的人，就成天陪着他不放，和他談論着許多關於抗戰的，關於革命工作，關於青年的學習和生活等問題。總括一句，凡是他們認為應該告訴他的，大家都會不厭其煩的，有條有理的拿來告訴他，陳隊長甚至於還了 him 一張日本軍用票，說是從敵人身上俘獲的，作為紀念。

111

在一天之中，能聽到那麼多新鮮有趣的故事，能知道那麼多聽所未聞的事，怎不叫一個長久地靜處在僻隅的青年人，不吃落感呢？因此，當他一個人悄悄的回轉家後，便像他走進了會黨人家裏人似的，一個人悄悄的躲在書齋中，翻閱着那些抗戰畫報，凝視着每一幅英勇的畫面，雖然這些，他已經一再的翻閱過了，作出了無數的沉思。終於，他俯在那書本上沉沉的睡熟了。

在熟睡中，他做了許多奇異的夢，他夢見飛機，夢見戰車，夢見大隊敵人用那野蠻的步伐，在祖國的原野上，^{嗚呼}潰走；在他們手中，有的抱住了一個全身褴褛的中國女人，有的用刺刀串架着出世不久的中國嬰兒，有的在到處燒燬民房。……不知怎的一轉眼，他又變成一個空軍戰士了，自己坐在飛機上，^{轟轟}轟着戰鬥機，在雲霧中飛翔着，到敵人的陣地上去投彈轟炸。……

慢慢的，他覺得自己所處的地方太小，所看見的世界太狹隘了，他需要像飛鳥一樣的，到廣闊無垠的大野去，自由地^呼和飛翔。

由於這個青年世家的幫助，村長已不再「到圩上去」，民衆也把大門打開，歡迎他們去訪問了，小學教的三個教員跟在衆人之後，也從躲避的坑方回來，小學生甚至於還自動組織歌隊隊誦這隊里的女大共去歡唱歌。村裏正在轟動着：他們將看見一次「新朝」了。顯然，這個工作隊的工作，是在順利的展開中了。

方光壽，現在差不多已成了這個工作隊隊員中的一個了，他們有什麼工作時，他就是跟着去。吃飯時間到了，家裏的傭人來叫也不去，甘願放棄好飯菜不吃，和大家一起窩在地下吃缺乏醬料的粗飯菜，除了晚上還留在家里歇夜，他的老祖母整天都看不見他的面。在這樣惡劣的條件

中，方光齋從這個青年工作隊裏學會了許多東西，他不僅能自己知道一套抗日救國大道理，還會復述給人家知道，也會唱兩支救亡歌曲，和女同志在一起談話時，很爲老練，不再時時紅着面了。他一向，在村中是被尊敬着的，因有他有知識，能知道古書上的許多道理，人家這樣的認識他，尊敬他，他也自以爲是這樣。但是現在他已開始動搖了，不再覺得自己的尊貴了，因爲他發覺人家知道的比他還要多。他們不但會唱、會做、會說、會寫，還各有一個不平凡的戰鬥經歷，這使他不得不露出又羨慕又佩服的神氣，「要是我也能够這樣啊！」他想。「那麼，我就算是幸福了！」但是人家卻告訴他說：

「這個不算什麼，從前我們也和方先生一樣，有些還要差，底子是一點都沒有，什麼事也不能幹。但是一到了團體後，馬上便學會了，因爲團體就是一個最實際最好的學校，每一個人進來都能得到它的教育的。」

「真的是這樣？」方光齋對這句話大大的吃着驚。

「我爲什麼要騙你！不相信，方先生也可以進來試試看。」

「像我這樣也可以進去？」

「當然可以。只要你肯有決心。」

他沉默着，心里起了一個複雜的變化。

工作完畢，他和同志們重新回轉學校去時，他忽然悄悄的竝住那位同志，怪難爲情的紅着面

「你剛剛說的話，果真是真的？」

「什麼話？」那位同志已把他說過的話，完全忘記了。

「就是那——我也可以進你們的團體里去試試。……」

「當然是真的，不信你可以問她……」說着，他又拉了另一位女同志過來證明。那位女同志開始也莫名其妙，當她知道了是怎麼回事後，就一口肯定的說下；「是真的！」

「你們的隊長肯要像我這樣的人？」

「爲什麼不要哩，他對你的印象很好，而且在我們的隊里，到現在還有三個缺空着，找不到人。」

方光壽又沉默着了。不過在他的心中，這時却充滿了光明和愉快。

到了深夜，家里派來的傭人，用燈籠把他從學校照回家後，他一點也睡不着，一個人在牆角裏背着手，走來走去。他覺得自己就要離開這個古屋了，離開這美麗的村莊了，離開那慈愛的老

祖母，而這些東西，在他過去十幾年生活里面，又是佔着多麼重要的地位！但是，叫他留着，在這古老的宅第，在這死靜的村莊，度過那平凡的一生，他又不願意，他好像已經聽見從戰地上傳來的連天的砲火，好像有一大羣日本士兵，像是決堤的潮水，洶湧的壓向他來，他的心跳着，熱血奔騰着，他的拳頭緊緊的握起，又悄悄的放在書桌上。他完全的決定了。

他把這個意思告訴了他的老祖母，但是，他瞞着她是去參加這個工作隊，而是說要和他們伴隨着上省城去進學校。三年前，他會有過這樣一個計劃，祖母也會答應過，但是因為少了伴隨，一直沒有把這計劃實現，現在他又重新把這事提起了。老祖母對於這個突然提出的事件，非常吃驚，她這一個家族現在只有這個孩子了，而且她正在替他準備着，只要時機一到就可以和他表妹結婚。還有是，她已經老了，她需要有人來看顧。但是，他却反對着道：

「要是我這次走不成功，我就永遠走不成功了。我的前途也要從此跟着葬喪了！而且我只不過出去走走而已，不久還是會回來的。」

老祖母是一個明理人，她愛着這個古老的世族，而這世族現在只留着這一個人了，要是希望這個在沒落中的世族能够重新興盛，她就不能不給他機會去發展；因此，她當時雖然滿眼流着

淚，也只好含着愁苦的微笑答應了。

「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呢？」

「不會太遲，也不會太早，」這個勇敢的青年人說道。「大概是明年花開的時節。」

取得老祖母同意之後，他又急急的到學校里去。

陳隊長接見了他。這個青年，在還短短的幾天中，已經完全改變過來，成了另外一個人了。他已不像從前那樣地畏怯，迂腐，搖頭擺腦的充滿了書生子的惡習。他勇敢而又興奮的告訴陳隊長，說明他自己的希望和決心，並且說：「這事祖母已經答應了。」

「你吃得來苦嗎？」陳隊長微笑着說，等到他肯定的答應過後才又接下。「參加團體是一點也沒問題的，在這短短幾天的工作中，你表現得很好，我們隊里的同志，對你都有相當的好感。現在，你可以回去準備行李了，你知道，我們在兩天後就要動身的，到別的地方去。不過東西不能帶得太多，每個人只許帶十五公斤。」

工作隊在這個村莊的工作結束了之後，他們就像來時一樣，把自己裝在三輛牛車上被載出發。村中的壯丁，由村長率領着，拿一條大紅彩布披到隊長肩上之後，鞭炮聲隨着大作。車上的人，感動極了，一會唱歌，一會又是喊口號，有幾個女同志甚至於大聲的哭了。車過了浮橋，歡送

的人就開始停住，要走的人繼續緩緩的朝前走去。他們這樣走了好一會，鞭炮聲已遠遠的掉在後面，大家在車上坐好開始用回憶來回味這一幕熱烈的情景，大家都沉入靜思，誰也沒心去注意他們周圍的環境。但是在最後的一輛牛車上，坐着方光壽的那輛車子後面，却發現着一個銀髮蒼蒼的老太婆，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扶着一位全身通黑的秀美的青年姑娘，喘着氣，眼中流着淚，一高一低的緊跟着車子走。她真所以這樣做，為的是可以自由的和她孫子談話。

「天氣冷了要多穿衣服，」老太婆這樣囑咐道。「不等到轉熱不要脫下來。晚上不要忘記蓋被頭。還會傷風的。對人要特別謹慎和氣，不要交壞朋友，他們會帶你作壞的。也不要跟人家吵吵鬧鬧，還常常會傷了人家的和氣，容易得罪人。……」

那面孔蒼白的孩子，也流着淚答：

「您的話我通通聽得了，奶奶，不要再送了，這樣會使我難過的。到了省城後，我一定好好讀書做事，並且要常常給您們寫信，也不會失約，到明年的這個時候我一看見桃李花開了，我就會自己回來。自己要多多的照顧身體，家具有了表妹在，和我在家時是一樣的。……」

「要這樣才算是讀書的好孩子……」老婦人說着，大滴大滴的眼淚又吊下來了。

「那麼，你們可以回去了。」

「不！」老婦人反抗着說。「我以後要好久久都見不到你了，爲什麼你這樣忍心，不讓我多送你兩步，多看你兩眼，而且我的體力還是很好的，一點也不覺得疲乏。」

這樣，他們又走了一大段路，老婦人對她的孫子神氣極爲悲傷的，把剛剛說過的話又重說了一遍。

「祖母，不要再這樣了，我求你，回去罷。」

「不！孩子，我的體力是很好的啊！」

這樣，他們又走了很長的一段路，老婦人開始對她的孫子重複了第三遍那早已說過的話。照這樣送下去，不知道要送到什麼地方才完，坐在車上的人都嚴重的互相交換着眼光，陳隊長甚至於下着命令，把車子停下。於是大家都跳下車來，幫着方光壽勸那老婦人。那老婦人見她的固執，已經得不到人家的同情了，才老淚縱橫的答應不再送了，那挾着翅的小姑娘，雖然一路都流着眼，但是到了這時也不得不哇的一聲掩面哭將起來。大家在這兒，對這兩個悲傷的人，作着隆重的告別禮，才又重新爬上牛車，開着走。那祖孫倆踉蹌的跟着還急急開走的牛車走了幾步，想起了自己的歸首，遂又站住，只對那在車後面揚起的塵霧，搖着手，並且用哽咽的聲調叫道：

「光壽孩子，不要忘記明年這個時節啊！老祖母在這兒等着你呢！」

但是，姨的話已經給牛車上揚起的歌聲遮斷，沒有人聽見。

方光壽在工作隊中，努力地學習和工作着，他接受了所有同志們好意的鼓勵，想用自己的努力趕上他們。但是，他的身體實在太差了，吃不起苦，因此一到隊中後，就常常病着，有人勸他仍舊回家去，那樣的環境對他這樣的病體是很有好處的，但是給他嚴峻地拒絕了。他說：「我好比一隻長年給關在牢籠中的鳥兒，現在好不容易才擺脫了那束縛出來，在這個寬廣的世界自由地飛翔，你們應該多幫助這隻羽毛未豐的鳥兒才對，爲什麼却要逼他再回去投進那個狹隘的牢籠呢？以後同志們便不敢對我再提什麼了。四個月後，在鄰近敵人陣地只有六十五里的某一個小村莊中，鼠性瘧疾忽然把他的生命完全摧毀了。當他快要斷氣的時候，他對於這個友愛的隊，和友愛的同志們，所提出的第一個要求不是別的，而是請把他的死絕對的嚴守秘密，不要給他的家庭知道。」

「你們都會看見，我在離開家鄉時的情形。」他說。「我們一家三代人，現在只有我一個男丁了。要是她們知道，知道已經永遠見不着我了，老祖母會馬上發瘋的，而我那位表妹，說不定也會投水自殺的。要是你們覺得我還可以做個知己朋友的話，那麼，請看在這一點情份上，救救這兩位可憐的老弱，——不要告訴她們。」

脫着，他的眼淚傷心地滴下了，圍在他周圍的同志們眼睛跟着也潤濕了起來，有幾位甚至於悄悄地哭了。

「方同志，我們敢對你發誓，我們大家會共同的做你所希望做的事，請放心，你的病會好起來的。」

「不，我知道得很清楚。」他說，在枯瘦的面龐上，開始浮着笑容。「你們已經答應了我，不要把這事給她們知道——永遠的不給她們知道！」

「這怎麼能呢？」大家看見病人是這麼地認真，不禁沉吟起來了。「這怎麼能呢？」

「你們答應我過，你們非這樣做不可！」病人固執着說。

「好罷，」陳隊長含着淚說。「以後我可以代替了你，每個月給她們去一封信，使她們不至於懷疑。或者發生什麼不幸。但是，方同志，你的身體仍舊是十分健康的，不久就會好起來的。」

「不！」病人軟弱地說。「我知道，我已經無望了。」

兩天後，他就死了，同志們在敵人的砲火下，還替他舉行了一個簡單卻又隆重的葬禮。

時日掛着時日，歲月轉換着歲月，奮約變幻消逝，新約跟着來了。在方光壽死後的這一段時

間中，陳隊長總是按照着死者過去的習慣，頂着他的名義，每個月給那兩個不幸的老弱寫着信，也不斷的從她們那邊接着回信。但是，有一次他因為工作過於繁忙，不知怎的竟把這件事忘記了，過了三個月還沒寫過一封信，當他偶而想起了這件事，已經是春天，野地的櫻桃花又再度開放了。那時，恰好他們的隊伍又是奉命調回後方休息，路過了離桃花村約三十里外的那個圩場，陳隊長想：在這時給她們寫信，不如親自去跑一趟，看看這兩個可憐的老弱，順便也可以給她們一點安慰。於是，他偷了個空，就動身到桃花村去了。

在和煦的春日中，他坐在從圩上僱用的牛車上，緩緩的走着，路旁的菜園正是盛開時節，紅綠顏色播滿了枝頭。他在車中，沉默着。眼着清麗春光燦爛的景色，禁不住起了追憶過去的情景。在去年也是這樣的一個日子，他們曾抱了怎樣的一種心情到這兒來，現在他所能看見的一切情形，都該多大變化。但是，這個已經闊別了一年的故地，印入他腦中後所起的心境的變化，又是多麼大的不同啊！

牛車在平舒的路上，走了約三個鐘頭，當太陽正掛到正中的時分，遠遠的已經能够望到村外的浮橋了。他很貪饞的，把它看了好一會，忽然敏銳地起了一種不同的感覺，他覺得今天所看見的浮橋那邊的情形，已和當時大大的不同了。到底有什麼不同呢？他一時也說不出來，可是稍為

走近點就覺察出來了；原來在浮橋頭的左邊，已經加了一所草棚了。像這種草棚，在這一帶到處都能發現，通常是做小買賣人家架設着，在路旁賣些茶水，菓品，零吃，以供過往行人休息時用的。看見了那草棚，當時他心里就想起一件事：「爲什麼不先在這草棚前停下休息休息，同時也可以隨便打聽一下方家情形。」這樣決定之後，他就叫車伕把車子趕快一點。

鞭子在空中呼嘯了一聲，牛車就更加起勁的吱吱的叫了起來，車行的速度隨着也增加了。可是，當他們走到了離那草棚還有百來步遠的時候，他忽然看見一個全身通黑，梳小辮子的年青姑娘，從那草棚里匆匆的走出來，探頭朝他這邊望。因爲太陽光強烈得刺眼的原故，使她在探望時不得不拿右手遮在眼皮上。她對這輛吱吱叫着的牛車，十分注意地觀望着，似乎想從車上偵查些什麼來，但因爲隔離遠了一點，她的眼力又不大好，不能一時看出什麼來，所以她有好一會還是採着那同一的姿態站着不動。不久，她從車上好像看出些什麼來了，於是就匆匆的掉過頭去，對草棚內的一個什麼人招手，那個人果然也應招出來了。這個出來的人，是一個銀髮蒼蒼的老婦人，她很倉忙的走出來之後，就扶在那年青姑娘身上，也朝着這牛車望。

「看清楚了沒有？」老婦人睜着她昏花老眼看了好一會，大概是看不着了，所以這樣問。

「還沒有，奶奶，他的頭給一塊白手帕包着，只有半邊面露出來。」年青的姑娘失望地回說

。但是她站着的姿勢却一點也不變。

「那麼，你就看他那露出的半邊面孔。」

「沒有用，奶奶，他的面孔不是朝着正面，他的頭低着，好像在想什麼心思……」

「他果真是低着在想心思嗎？」

「我一點也沒有看錯，奶奶。」

「那麼，」老婦人的面孔馬上開朗起來了。「一定是他了，阿筠，你想一想，一個從來沒離開親人一步過活長大的人，忽然一離開就是一年，怎不叫他想念家鄉哩！可憐的孩子，當你要走的時候，我不是告訴你不要離開嗎？你反對，你一定要出去跑跑，好，現在想起家來了，活該！……」這樣自首自語了一番之後，她又大聲的感：「怎樣，我的呆姑娘，到現在還沒有看清楚嗎？」

「沒有，奶奶，你不要那樣急，那樣地叫，我就要看清楚，唔，……現在是看清楚了！」當她說到這最後幾個字時，她的聲調很低，而且帶着絕望情緒。

「看清楚了，怎樣？是不是你那寶貝表哥？」

「不，」年青的姑娘失望說，「不是他，是一個不相干的人……」說時，她的聲音抖索得

很利索。

「那麼，他還沒回來？」老婦人的語調充滿着悲觀的情緒，但是還沒完全到絕望地步。

「他還沒回來。……」

「他爲什麼不回來呢？難道他已經忘記了家鄉，老祖母和阿筠了？」說着，老婦人的眼晴開始浮出了淚光。

「不會的，奶奶，他會回來的，他說過，他要回來的。」

「但是，爲什麼到現在還不回來。菜園里的花也快凋謝了。」

「也許給踏上都擱了。」

但是，那老婦人沒有聽她的話，她十分傷心。要不是那個青年姑娘這纒緊緊的扶住她，她早已癱倒在地上了，她一面絕望的自言自語着：「不是他，不是他，老不是他，多可怕的話。……」一面讓人家把她扶進草棚內去。在那兒，她們兩個單獨佔了一個桌位，在桌上還放着許多食品，她是彎俯着在接到她這個寶貝孫兒，未曾回到自己屋子裏之前，就先給他充饑的，因爲她相信，在經過了這幾十里路後，就是會在圩上用過飯，也一定會餓的。到了草棚內的座位後，那老婦人索性俯着桌面哽咽起來了，年青姑娘在她旁邊，拿着許多肯定的話，在低低的勸解她。

現在，牛車已經到達草棚外，並且開始停下來了，陳隊長吩咐了那車快幾句話後，就從車上跳了下來。他一面解去頭上用來遮太陽的白手帕，一面跨進草棚，在一隻正對住那兩個女人的桌子坐下。他很溫和的對那位老板娘，說他需要一碗甜酒之後，就仔細的對那兩個悲傷的女人看着，當他看清了她們的面孔，並且知道她們是什麼人後，他深深的吃驚起來了。這真是巧妙極了，他正要去找她們，而她們却在這兒和他碰着了。他仔細去看那位老婦人，覺得比在一年前他所看見的要蒼老憔悴得多了，但是她的牙齒却還是齊全的。至於那位全身通黑的青年姑娘，比之去年他看見她時，却要更加長大了。但是，她們兩個為什麼到這兒來？為什麼不待到草棚外去探望？而且悲傷的哭着呢？這時，好像有什麼聲音低低的附在他底耳旁說：

「在明年，花開的時節……」

在他腦裏，跟着就迅速的浮現出，去年曾在這兒表演過的那一幕悲歡離合的情境，他完全的醒悟過來了……

遠遠的牛車鈴聲又起了，黑衣女郎像是受了一種什麼無形力量的吸引，先緩着眉頭側耳靜聽，然後就站起，丟開那老婦人兀自急急忙忙的走出草棚外去。那老婦人看見這情形，希望又泯然地生了，她滿有光彩的抬起頭，向外瞻視，顯然她是在等候人家的招呼，準備隨時都可以撲進她

那寶貝孫兒的懷裏去。但，她的心實在太過於急了，沒等那個女郎回身來對她握手，就追不及待的也站起來，動身走出去。陳隊長用充滿了哀傷和感動的眼光凝視着她，一直到她在草棚外消失了，雖然一切事情，都和他所逆料的不同，但他仍決定依照原定計劃做去，因此，他叫那老飯娘添一碗甜酒，且又裝着毫不動情的口吻，和她攀談起來。

「老板娘，我且大膽的問你一聲，剛剛走出去的那兩個人，是不是方家的兩祖孫？」

「是的，客人，」老板娘平板的答覆着，又用眼睛把他從頭看到腳，好像直到這時才開始注意到他。「你怎麼認得她們？」

「在去年，我曾和她們見過一次面，」他接着又說道。「他們好像在等什麼人？……」

「還不是？就是那方家大老爺管人，這個孩子從小一直在家長大，從沒離開過門一步，去年也是這個時候，不知道那兒來了一隊什麼宣傳隊，對他宣傳了一些什麼，他忽然就心動起來了，吵着要上省城去讀書，他已經不是小孩子了，老祖母怎麼留得住他，因此也只好答應了。當他動身時，他曾答應家裏說：要在明年花開的時節回來，現在時候已經到了，那兩祖孫整整一年都沒忘記這句話，她們當菜園裏的花正在含苞時就出來等，那知道左等右等都不見回來，但也有兩三個月沒來一封了……」

「初出去時，他是不是常來信？」

「當然常來，聽說每個月都有的。」

陳隊長沉默着，喝着他的甜酒。

「也許他在外頭，事情忙得餘不開身……」

「一個年紀青青的人，家裏又不愁他來看養的，有什麼事情忙得餘不開身？一定是什麼派人把他帶滾，把家忘記了。只可惜了那祖孫情，爲他急的吃飯都不安然。」

「我想，那方家少爺不至於這樣罷，」陳隊長好像是他的深知，正在替他辯護着，「我聽說他是一個誠實人，誠實人是不容易給人帶滾的，也許他個性不好，已經把回家這件事忘記了。」

「我也這樣想，」老板娘隨風轉帆的說。「但是她老人家不肯相信，還有那位穿黑衣服的小姑娘，她還是他的未婚妻子，專等這次回來結婚的，也不肯相信，她們說：他不是那個人，只要一看見野地裏花開了，便會回來的。」

正當他們說到這兒，草棚外便閃出了兩個影子來，他抬頭一看，原來却是剛剛走出去的那祖孫倆。她們這時意志消沉，情緒沮喪，那老婦人甚至於邊走邊搖頭嘆氣。她們剛剛在自己的坐位上坐定之後，草棚外的牛車鈴聲就大大的響起，跟着車子也出現，只一閃就朝浮橋那邊急急的離

去。隊長把那車上的坐客細看齊，原來是四個學生，他們也許正從縣城放了春籮回來。當牛車的鈴鐺聲已經去遠了，聽不見了，陳隊長才重回頭去看那頭孫儼，他看見那老婦人正拖頭大哭，黑衣女郎見動她不住，也嗚嗚咽咽的哭將起來，甚至於連那老板娘也在搖頭嘆氣了。

隊長原本想等她們稍稍的平靜了之後，就設法去和她們攀談，好好的安慰她們一下。但是在這時，在他看見了這種極端不幸的情形之後，他的勇氣就完全喪失了。他悔恨着，自己不該在當時允許那青年和大家一起出去工作，不該當他已經死了這樣久了，還瞞着她們，現在，他得自己親自來探捕這些由自己親手栽下的錯誤果實了。但是，要叫他怎樣開口呢？繼續欺騙着她們，在她們絕望中給以新的希望，告訴她，隨了自己的意思編造一套，說他現在是如何如何的好，有什麼樣的進步，正在什麼地方嗎？或者就索性告訴她們：他已經死了，永遠也不會回來了？不管怎麼不幸的，而他又是一再損心着，會親自來担負這不幸的重荷。但是，不這樣做叫他怎樣辦呢？他爲什麼要到這兒來？他沉默着，瘋狂的喝着甜酒，直到那老板娘對他吃驚的張大了眼睛，也許她在懷疑着他存心想喝光她所有的甜酒，並且準備着白喝不給錢的。那兩個不幸者的嗚咽和哀聲，時時的擾着他，叫他心碎，現在他差不多跟着也要滴下淚來，甚至至於癡癡到她們面前去，

跪著，誠實的告訴了一切。但是他不能這樣做，他會親自答應那死者，他得對他的友人保守信約。這樣一來，使他覺得還見的一切，都是非常之可怕的了，他不能再擦下去，就是短短的一剎也，不可能，不然他會把一切秘密都暴露出來，而在暴露後，又會發生怎樣可怕的後果啊！他簡直不敢猶豫下去了！

不知道是哪來了一股勇氣，使他迅速的站起來，胡亂的從身上抓到一把錢，丟給老板娘，就一直走出去。當他用逃遁的倉促步伐，跳上牛車後，正在打着瞌睡的車伕給他驚醒了，他睜大了眼睛，吃驚的望着這位神氣大變的客人，但是他却不去理他，只用命令的口氣嚴厲的叫道：

「走！趕快走！回頭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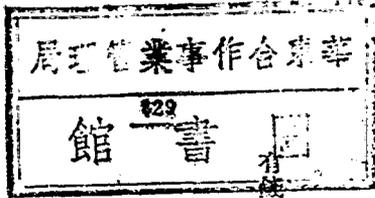
車伕莫名其妙對他張大了嘴巴，但是却仍舊溫順的把牛車朝回頭轉。

當牛車已走了好一會，老板娘也正好把賬算清，錢找好，一把趕出草棚去叫客人慢點走，還

有錢找，但是那個客人却連頭也不對她回一個，只有暴怒的對車伕咆吼着：

「我叫你趕快一點，快一點走啊！」

在他眼中，淚水跟着轉了兩下也滴下了。



華東合作事業管理局

館書

429

圖

老板娘在草棚外太陽下，呆呆的站着，她相信這位奇異的客人，一定是給甜酒喝醉了，不然

爲什麼會這樣胡塗呢？

四月十日桂林

同 鄉

曹碧珍正受完了地方行政幹部學校一年訓練，要回鄉去服務。這個學校，是政府深感基層行政幹部過於缺乏，要大批的造就一些出來而設的，從成立到現在，已經有好些時間，也完成了好幾期訓練。不過原先他們所訓練的都是一些男幹部，到了第三期後，由於事實上的需要，又特別招了一中隊女生。這一中隊女生，只有一百四十四個，曹碧珍就是中間的一個。

曹碧珍是一個鄉村孩子，她的故鄉是一個五等縣城，僻靜，荒野，山地特別多，土質又不好，全縣人口只有二萬多，分佈在八個鄉鎮中。至於說到縣城，那簡直就要笑煞人，它不過是一個圍着土牆的圩場罷了。據說在前些時，有一次敵機從那兒經過，不知道是發現了什麼目標，或者竟是心血來潮，突然的丟下一顆五十磅的小炸彈。想不到僅僅這一顆小炸彈，却把縣政府衙門炸去了一大半，震塌了半個縣城的房屋，從此這縣城人口真空了好些時間才恢復過來。她的家，就是在離這縣的一個縣城二十里路外的一個小村莊。父親是一個小地主，家境也還不壞，她從前，是在本縣城的國民中學受教育的，等到這個國民中學，也和縣城一樣寒酸可憐，學生只有八十幾

個，而教員又老賭不齊，被駁從成立到現在就終沒有辦齊過。女學生雖然也有好幾個，却沒有一個舉了業再走，大家爲了婚姻事情，使她們不得不在中途輟學。不過，中間也有一個是破例讀完了再走的，那就是她——曹碧珍！因她是全縣唯一受完了中等學校教育的女學生，所以人家在往時都復尊重她，把她看成是一個了不得的人才，而她也很以此自傲。但是她並不自傲或人家的尊重而滿足，從小她就有一個希望，希望自己能受更深切的教育，能做更多更大的事情，因此，她在國中畢業後，就要求家庭，讓她出外升學。但是，沒有成功，她的父親所提議的理由，主要的是她們家境不好，担當她的這一筆負擔，她雖知道這不過是一個藉口，也沒有什麼辦法。後來，縣政府奉令來招考本縣幹生，並說明在受訓期間，一切學膳費概由政府供給，結業後，還可以由政府按成績的優劣委派工作。她在得到了這樣的一個消息後，就認爲是一個好機會，決心去試一試，但是她的家庭又反對了，這一次她父親的主要理由，是她年紀已經大了，不能再出外亂跑，應該匹配人了。但是她却不願把這意見放在考慮之列，表面雖沒有什麼表示，却暗中到縣政府去報名投考。和她同時去報名投考的一共有八個人，都是男的，只有她一個是女的，揭榜時只取一人，那一個人？就是她——曹碧珍！

這事又使她增加不少自信，她覺得自己的確是可以自傲的了，不過，她同時又起了無限的痛

恐，原來她長到今年二十一歲，卻從未離開過縣城一步，現在她要離開它了，要到省會去了，這進一個完全是陌生的環境中去了。想癡，癡的心禁不住要怦怦的跳了起來，她的確是有點害怕，不過，回頭一想，既然事情已經決定，也只好去了，而且省會雖是五花八門的，也不見得是什麼大了不得的，只要略爲過一下就習慣了，有什麼值得這樣提心吊胆的，有許多事情不都是這樣嗎？只要自己虛心一點，多用心學習，不暫時多請教人家就得了。在這樣想過之後，她也就安心了。

到了幹校以後，她就發覺到她過去所担心的不是不錯的了，的確在她所看見的一些人中，不管思想、是學問，都比她強，這樣，她就深深的覺得自己是渺小，渺小到不足道的地步了。跟着在故鄉時她所有的那種自信和傲氣便完全的冰消了，在比較中，她覺得自己件件都不行，件件都缺乏；不如人，因而對於自己能否繼續順利受訓下去這件事，便起了動搖。她灰心，想重新回轉家去。但是這一個動搖的情緒，不久就被克服了，因為她發覺了，在這些同學中也有比她還差的，而且，和所有的廣西青年一樣，她堅信窮幹苦幹，是克服困難唯一無二的法寶，而她又是在這有了幹的決心的，因此，她不再動搖，不再想回家去了。反之，却是很用心的學習，當人家某休息的時候，她不休息，當人家不能安心工作的時候，她就埋頭工作，她是想利用這些零碎的空

會，來填補她基本認識的缺乏。果然，她的努力並不是無效的，不久，她就有了驚人的進步，可以趕上人家了。到了全訓練期間過了一半，她已可以自由的呼吸，和別的同學併站在一起而面無愧色了。照學校規定軍政科目的訓練只有十個月，其他的兩個月就放在實習上面。在一切科目中，她的成績是好的，在兩個月的實習中，她所表現的成績也一樣良好。因此，結業時，她便被列入三十二個優等生中。

現在，她已經結業了，她得回去爲桑梓服務了。她們在結業典禮舉行過後，便被那些還得再過相當時候才能結業的同學，請去參加盛大而熱情的歡送會，在無數抗戰的口號和別離的歌聲中，她們含著淚，伸出手熱情的去握指導員和軍訓長官的手，離開了校門。可是不久，同樣的場幕，又在火車月台上出現了，她們是多麼依依不捨啊！但是有什麼辦法呢？工作在等着我們，戰鬥在等着我們，督別罷，親愛的長官，親愛的同學，讓我們分頭在各自的崗位上，爲抗戰建國的偉大事業奮鬥罷。於是，月台的鐘聲響了，汽笛也叫了，報告了這個別離就要開始了。

「上車去，就要開了！」

「不，指導員，讓我們再握一握手罷，讓我再看你一眼，再聽你一下聲音。」

「不要這樣，同學們，這是太感情了，讓我們都一樣健康的努力的活下去罷。……」

投着，兩個人便彼此的對望着，在眼中的淚珠在迴轉着。但是大家都不願彼此知道，於是便借故的拉開了，但是她們的手是握得多麼地，多麼緊啊！於是，第二道鐘聲起了，於是，她們不得不軟弱的上車去，於時送行者的歌聲響了，於是，車身動了，緩緩的開出月台去，於是，有無數面孔，手，一起的擠到窗口來，向彼歡送着搖着搖着，而後，她們便彼此都看不見了。曹碧珍把頭俯在窗口俯了好一會，她的情緒波動得很利害，別離的林緒和對未來工作渺茫的憧憬，在她心中交纏着，不久她好像困乏起來了，於是便回過頭來。這是一個專門爲裝運這批幹生的特種車廂，男男女女一共裝了一百多人，他們都是屬於同一區的，有一個黨訓長官護送着他們。他業一直把他們送到柳州，等他們都分路回去了，他才能回校。在火車中，她好像沒有什麼特別印象，她只不時聽見一陣陣歡聲，從每個的窗口中發出來，在車廂中迴旋着，然後飛出窗外去，散佈在爽朗的初春的空際，像是從火車頭上面冒出來的白煙，隨着風一縷縷的消逝了。其餘便是無數的困難和寂寞，到末了，天黑下來，柳州也到了，他們在出了站，要進城的時候，護送的長官就集合了他們站在一起，舉行別離式。他告訴他們，屬於同一縣份的要在一起，自己推出小組團長來管理路上生活，不要多在這兒逗留，只許在這兒歇一晚，第二天清晨就要動身回去。在路上要小心飲食，睡眠，不要弄出病來了；同學們如有困難，要彼此幫助，回到家鄉時，不能先解散，屬

先去見縣長報到，聽訓，然後才把小魏解放。以後對王粹瑛好好的努力獎勵，方不負政府和黨費的栽培。末了，他就伸出右手去，這個的和他們揮手，而後，解散，各走各的去……

在找當晚歇息的旅館時，曹碧珍已經是一個孤獨的人了，其他同學都有小組組織，因為他們同一個縣的起碼都有三個四個，而她却不，她那一縣只有她一個，而且路途又遙遠，又偏僻，和什麼人合一個小組呢？因此，她只好一個人孤獨起來了。在柳州，她是沒有一個朋友或親戚好談的，因此她不能不一個人去找旅館歇息，以後，她還得一個人坐船，一個人走路，一個人……

好在經過這一年訓練，經過這一年在外面生活，她已看見了許多事情，學會了許多事情，因此胆子也大起來了。不過，爲了在路上行動上更方便起見，她硬又決定穿那學校在他們結業時，校長贈送給她們的那一身新軍服。這樣，一面可以避免路上的麻煩，另一面可以對人誇示她的身份，在她的私心中，很以自己能成爲一個抗戰建國的女幹部爲榮。

到了旅館後，她匆匆的洗完了手面，就想熄燈睡了，打算明天一早就動身。但是，無論如何她都睡不着。的確，她要想的，她應該想的事情實在太多了，她想起了受訓時的種種情形，想起了和黨的指導員，想起了熱情的男女同學，想起了盛大而又熱烈的晚會，想起了那動人的別離情形……

這是一連串叫人興奮的場面，這是一串動情的場面，她微笑着，低低的說：「永別了，親愛的

硬硬，再會罷，和善的指導員。」她翻過了身去，她想好好的睡了。但是，當她剛閉下眼，家裡的許多情形又浮到她的腦中來了，她添又想起了她的家，頑固的父親，懦弱的母親，想起了他們曾幾次對她提到的婚姻問題，想到了從前的舊同學，想到了那一批窮苦無依的民衆；於是她就嘆息了起來，覺得她這一次回鄉服務所負的使命非常之重大，只要一回家，她就是一個基層行政幹部了，她可以自由的實現她的理想，用她在受訓時所得到的知識來領導她轄下的民衆。一般人都拿庸俗的觀點來看女人，以為女人是無用的，難道女人真的無用嗎？不，她就是一個證明，她要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來打破他們這種不正當的觀點，使他們知道女人也可以和男人一樣的做事。以後她一定要像一個最好的基層幹部一樣做事，首先給她的民衆認識什麼叫做民主，然後給他們以應有的民主權利，然後來設法改善他們的生活，多多的提倡生產，澈底的澄清一切不法的舞弊，還有……她的思想已開始感到疲乏了，因此她就微笑着，翻過身去，不一會就睡着了。那晚上，她做了一個很美麗的夢。

第二天，一隻航行內河的民船，把她轉送出發了。在船中，她一共過了兩天一夜，上了岸又走了近三天陸路，才到達她故鄉的縣界。到了當天的中午，她已經能在大路上看見縣城了。不過，她覺得身子實在太疲乏了，想在未進城前先休息一下，把身上的衣服行李整理一下，因此，她

就在路旁一家草棚內歇下。那草棚，是附近村莊的鄉下人特地爲了給過路客人賣點茶水零點之類的東西而築設的，因此，常常有許多鄉下人擠在那裏面抽筒煙歇息，或者口渴了買點茶水零點吃吃。當曹碧珍進草棚時，已經先有好多人在那兒了，中間還有幾個熟人，因此，她一面和他們打招呼，一面就坐了下去。這些被招呼的人，甚爲吃驚，他們的眼睛大睜着，竟不認識她是什麼人了，後來仔細一看，才知道她就是誰。不過，當他們知道了她是什麼人以後，便俱爲吃驚，奇怪，曹家姑娘竟然當起兵來了。關於她未徵求家庭的同意，而私自上省城去進學校這回事，在這一年中，已經有很多人說閑話了。她的老父親，因爲氣憤的關係，就拒絕和她通訊，這事更添了外頭造謠說閑話的機會。而現在，他們看見她那奇怪的样子，對過去那許多謠言，就是啼爲懷疑了的人，也完全變成忠實可靠的了。因此，那些早已在疑神疑鬼的人，就互相丟着眼神，悄悄的說起話來，直等到她動身出去了，甚至於有一個人在她身後吐口水，咒罵世道的衰亡，爲什麼連女人也當起兵來了。她一定進縣城門內，她的目標越發顯著了，差不多所有在路上的人，都吃驚的停住腳，睜着眼睛來看她。有一羣小孩子，甚至於結起隊來，跟在她身後走，大聲的敲鑼，惹的兩旁店門內的人，也都把頭伸出來看。這種少見多怪的可憐樣子，雖然叫她憤恨，但是同時却也使她感到發奮，感到驕傲，的確是，她從來沒有像這一次這樣的受人家注意過。

家裏一向只把她當做一個女人，一個女人有什麼值得注意的？但是她現在却被全城人注意了，她已成了他們注意的中心了，爲的是，她已不是一個平常的女人了。她是一個抗戰建國的幹部了，這難道還不是一件可驕傲的事？於是，她就更不在乎的跨大步步伐，在路边走着，頭高高的昂起，胸膛也是挺得筆直的。不一會，她就到了縣政府衙門口，她回過頭去看，覺得跟在她後面的人已遠遠的站開了，她對他們笑了笑，好像是說：「看，勝利還是我的。」就走向傳達室去。她把行李很小心的放開一邊後，就拿學校給她來報到的公函交給傳達，說她是來拜會縣長的。傳達也和所有的城廂人一樣，拿吃驚的眼睛，張大了嘴巴，呆呆的瞪了她好一會，才把那公事接下，又招待她坐下，才兀自趕去報告縣長。

縣長還是一個年紀在三十開外的青年人，他也是經過縣政訓練班才訓練出來不久的。對於在他治理下的工作，雖有改革的決心，却因生性懦弱，無法澈底，再加上一個凡事必須墨守成規的祕書，弄到他更加無所適從。比如說，他在縣政府方面操縱了他的新思想，打算來做一兩件新的驚人的工作，雖然已經宣佈出去了，但是一經人家出面反對，却又趕快屈服，把原議取消，似似人家會上高頭去控告。因此他雖做了一年縣長，却一件事情也做不出來，久之把他在做縣長前的一肚子理想也忘記了。但是他却仍舊相信自己是一個好縣長。我們這位好縣長，從傳達手中讀完

了那封公函後，他遂即下令接見這個全縣唯一優秀的女幹部。因此，不久曹碧珍就筆直的站着，在會客室中見到他了。縣長對她非常客氣，叫她對面椅子上坐下，又叫公役倒茶，然後辭過她的報告。曹碧珍在赴訓時曾和縣長見過一次面，聽他的訓示，現在她又第二次的見着他了。但是她對他的談話，動作，態度是多麼明顯的不同啊！她用着曾是見過許多大場面的神氣，向他報告着她們受訓的經過，受訓的內容，學校對同學們的希望，末了又說：「校長告訴我們，說我們是黨府行政幹部。」

縣長在傾聽着她的報告的時候，曾接連幾次的點着頭稱說不錯，到了她的報告完了，沉默下去了，才動口問道：

「那麼，你的希望是什麼呢？」

曹碧珍不慌不忙的答道：「學校會有成績報告書來給縣長的，指導員曾告訴過我們，關於工作方面，在那上面學校當局會有詳細的批註，我不敢有什麼別的希望，我只希望縣長能按照學校的意見給我委派工作。因為，我相信經過了一年時間的考察，學校的批註是不會錯的。」

縣長又接連點了幾次頭，表示同意，於是她帶了公鑒別，站起身來，就要辭退了，縣長直把她的送進會客室，就說：

「你安心的在家里弄住幾天，等到你們畢業里的成績報告書來了，我就按照那上面的意見，給你委派工作。」

「謝謝縣長。」

不次，她重在街上出現。現在她該回家去了，因此她就離開這個可憐的城市，朝野外走去。在路上，她所看見的許多情形，和她在一年前所看見的，似乎沒有多大不同，但是她對於這些景物所生的感情和思想，已經完全不同了，再是仍舊栽植積穀物，但是，她却覺得它們像負荷極瘦得多了，看見了一些空地，她就覺得它可惜，這些荒廢行政幹事實在是太不負責，太敷衍，馬虎了，爲什麼讓它荒蕪呢？爲什麼不好好的利用它來種雜糧，桐樹，進行公共造產呢？當她看見二兩個廢墟，她更覺得可惜，要是能利用它來養車魚，一定有很好的出息，但是現在却沒有人來理會它。她這樣一邊想起了許多瑣事，一邊慢慢的走着，也不曾會就挨近她的家了。她的心，想進了家，一年來不知道有什麼樣變動，好像俱爲激動。但是旋又平靜了下來，因爲她在沿途所看見的許多情形，並沒有多大改變，她相信她的家，也不會有什麼改變。她停了一下，想再回頭看看。現在，她已走進村莊中了，家就在前面不遠的地方，她以爲她已到家這種情形，家里的人，她還不知道的，那麼，她就可以給他們一個大大的吃驚，大夫的快樂。但是，她卻覺得絲不到。

着她過來不及跨過門限去，却先聽見一陣可怕的沙沙聲，這使她深為吃驚的，她尼步也住住了。到底是怎麼回事？靜像是爸爸和媽媽在吵嘴呢？」她想，打算再站一會聽清楚了再進去，但是她頓一聽，「要是我這樣突然的出現了，也許會使他們的爭執稍稍的和緩一下，因為他們也許都高興着這個別離了一年的女兒回來。」於是，她毫不猶豫的，就一直走了進去。在她面前，顯現的是一幕驚人的場景，差不多是全家族的人都在客廳上，而她的父親和母親又面忙著，不知道裏邊有什麼事在那兒爭吵。她的突然出現，並沒有如她所想的變到那種效果，反之，那裏對她露出冷淡，不覺歡迎的氣。只有她母親一人，在看見她後，遂撲上她身上來，……

「這是怎麼回事？母親？」她給這環境弄得不知所措，這是她所想像不來的。

「不要聽他們的話，」母親嗚咽着哀求道，她以為她的女兒早已領進那對對的爭執裏，……

「不要相信他們……」

「我不願爾你的意思，母親！」

「我要來你，孩子，不要去管這些閒話。」母親仍然固執地要求着。

「不！不！不！」她叫號起來了。「我要知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於是她擺脫了她母親的阻礙，直走到她父親面前，「爸爸，你告訴我，這到底怎麼回事？」

但是她的父親，却還着也不看她一眼，只冷冷地說道：「爲什麼還來問？你自己做的好事，難道還不知道！」

「爸爸你這話是怎麼說的？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不知道我做過什麼不對的事？」

「哼！你會不知道！」

她跳起來了。「我知道！我做過什麼來？你說！」

但是，母親却馬上就把她拉開了。她覺得十分傷心，眼淚隨着也滴下來了。母親在她身旁也陪了好些眼淚，又一面指着她身上那一套草綠軍服：

「都是它，都是它害人，孩子，趕快脫掉罷。」接着她就說，從她不做求家庭同意偷偷的出去受訓後，父親就非常生氣，但是他還容忍着，希望她有一天能回心轉意，那兒知道，鬧話說越來越多，甚至於有人說，會親眼看見她光着下身在馬路上大橫大擺的跑。他聽了這些話，非常生氣，便覺得再不認她做女兒了。她以爲他真是說謊，過一下氣過去了，便會忘記，那兒知道當鄉人來報告他，他們在什麼地方怎樣的看見她穿着一身大兵衣服，在街上大橫大擺的跑，惹的全縣城的人都跟在她後面跑，他們叫聲震天，叫她鬼怪，有些還拿石頭在她後面丟。這樣，他又生起氣來，並堅持着不給她進家門，但是老母親却反對着，於是便起了剛剛的那一場爭吵。

聽着，她反而沉靜了，面上露着冷笑。

「孩子？你果真……」母親胆怯的問。

「媽媽，你也相信那些謠言？」

「不，孩子，我相信你，但是你身上這身軍服……」

「你不要再擾了，我不會脫掉它，這是學校制服，政府規定要穿的。」

「我想你一定乏了，好好的坐下休息，我去替你弄點吃的來。爸爸的脾氣你是知道的，過兩天氣平也就忘記了。」說着，她就離開女兒走出去。

肖碧珍的確是感到疲乏了。像這樣的打擊，在她的確是做夢也未曾想到，但是她並不失望，只覺得事業還未開始，而她的處境已經一天比一天困難起來了。

從第二天起，她和她的父親，雖然是同住一個屋檐下，但是並未和解。兩方面彼此都有意迴避着不見面，老父親曾發誓過：要和解，除非她回心轉意，到他面前來認錯。而她却說：她沒有錯，要是弄到她非離開家庭不可，她也不願借。事實上，她已準備着等工作一委派，她就走，永遠的離開這一個惹人厭的家。其間却苦了老母親兩面為難。

肖家父女的這一段糾紛，很快就在全村傳開了，農民們在他們工作空閒的時候，總沒有忘記

拿這件事來做談話資料。久之諺言便起了，說她這次回家，竟公然穿了軍裝到處招搖，是負有特別使命來的，至於這個使命的內容，則是想拿女性的妖法來勾引年青男子去當兵。加以，在村公所最近召集的一次國民月會上，她以一個幹生資格，又當場發表了二十分鐘關於兵役問題的演說，竟使大家相信這個傳說的可靠。於是，父親便詰責他的兒子，妻子也勸禁她的丈夫，不要和她接近，同時有些好事的，就自任負責去偵查她，隨時把她的行動實論通知大家。

她獨家鄉來，已經有半個月了，但是她一點事情也不能做，反之她在他們心中逐漸的神奇化，可怖起來了，爲什麼呢？她看得很明白。在這時，她是多麼焦急，多麼希望能有個工作啊！這機關就可以離開這個可怕的地方，到一個可以發揮她的抱負，可以自由地呼吸，自由地做事的地方去，但是縣政府的工作却一直未曾委派下來，甚至於連一點信息也沒有。她在家裡住得厭倦了，便決定親身再到縣政府去走一遭，看看動靜。不久，她果然就實行起來，她動身進城了。但是，縣長却沒有找着，人家告訴她：他已經出巡去了，要一星期後才能回來。他心中有點失望，就在街上亂走起來，想不到無意中却碰到一個在縣政府人事科里當三等科員的舊同學，她就順便提到關於自己的工作問題。那一位老同學，用手在頭上抓了半天，才告訴她她的成績報告書，已經弄來了一個星期了，在附註欄中批的是請委派鄉鎮長工作，縣長想照批註給她下委，但是，人事科

長和秘書却出來反對，他們說女人只配做小學教員，怎麼可以做鄉鎮長，還簡直是一件荒唐事。於是乎，縣長只好把縣議取消。

「那麼，他們打算委我做什麼呢？」

「不大清楚，大概是中心校教員罷。」

回到家裏後，她的心境惡劣極了。「爲什麼一個女人就不能做鄉鎮長工作？」她憤慨的問着自己。「難道我的能力及不上別人？教員？又是教員，要做教員我早已經夠資格當了，爲什麼還要委訓？」隨着，她的眼淚也滴下了。

幾連有幾天，她都無法安靜下去！飯吃得很少，晚上也不能安眠。初來時的那種肚子勇氣，那一點勇氣，已慢慢的被消耗着，快精光了。她覺得自己從來沒有像這幾天這樣疲弱過，她已開始學會了沉默。一個人悄悄的流着淚。但是，就是到了這樣的一種地步，她也還有完全絕望過，她相信事情不會就這樣下去，還是可能找到補救辦法的。如果真的太不行了，人家非叫她委當小學教員不可，她就決心用自己的力量去爭取，說不定還得再親身去看一看縣裏。

果然在第四天，縣政府的委任狀就送下來了。她以驚喜的心情，用抖索的手指，把它從信封中取出，一看，委的却是本鄉中心校的生活部主任，她的眼睛呆呆的注視着這委任狀好幾分鐘不知

這是自己應該失望得快活好。末了，她把委任狀重新放好，決心暫時去幹一幹再說。當天晚上，她悄悄的一個人藏在房子里收拾東西，又提前三個鐘頭休息，到第二天，乘火車趕在臨濟停站，只略略的把意思通知了她母親，就請了隔鄰的一個佃農，把她的行李搬走了。

中心校離開她住的村子，還有二十多里路，因此她們趕走了幾里路便趕到。這是一處舊人烟，按照上是這樣規定的，她在沒有到中心校去時，就先到縣公所接攬後報到。這是一處舊人烟，按照了他們的思想習慣，是不大瞧得起幹訓生尤其是女人而受幹訓的，不過，他肚子里雖不高興，面上却仍舊是笑容可掬，格外的裝出了和氣的樣子。

據公所報到過後，她就再到中心校來，這是她所熟習的一個地方，從前她曾在這裏受過教育的，可是，跟着她就不安起來了。原來在這兒執教的教員，差不多總是她的同學，而且大半是他的長輩，從位分上說，中間就有兩個是她的堂伯，三個是她小學時作的老師。這樣大體此席一種情氣，不真實的善惡互相吸引着，影響着，凝結着。學生受人管教，慈愛擊了，他們也猜度不知這的樣子，課本從開書到放學也從沒寬齊過，因為這樣，他們便可以藉故不上課。陳碧珍對於這些腐敗的現象，深為不滿，她覺得她雖然是一個幹訓生，政府花了無數的代價才讓她們出來，她就應該不讓這些腐敗現象再繼續保存下去，應該好好的把它加以整飾一番才對。如果她再這樣

敷衍下去，實在是太對不起政府了。因此，在到校以後，她就以生活部主任資格，不斷的去找教員，教員作個別談話，又私自擬好了一個改革計劃，先拿去給校長批准了，回來時便召集校務會議，宣佈她的改革辦法。她的計劃主要的針對過去那些腐敗現象而發的。她說明了教育工作的意義，在抗戰建國中所負責任的重大，並譴責那些侮辱教育神聖的人，那些敷衍塞責的人，但是，她覺得太過火了，她話說得過於激烈了，因此，會還沒有開完，人却已一個一個的溜走，溜到最後，只剩了兩個剛從高年級學生中提拔出來當助教的少年人。這情形，實在太使她難堪，她氣憤極了，而上一陣紅一陣白的。但是，她却照樣把會開完，才離開那會議室。正當她離開會議室，要回到自己宿舍去的時候，忽然聽見一位從後街上說來，還是她的堂伯的老師，在一間房間里憤憤的拍着桌子叫罵着：

「什麼東西！不過受了一年什麼島訓練，就自以為是不得了了，連長輩都要管起來了，真是他媽的。還是一種什麼島計劃，老子幹了二十年教育工作，難道還不懂什麼叫做教育，要你還問我？真該咬死！」

另外的一些人也都在那兒，他們有的和那堂伯老師一樣的激昂叫罵，有的就冷冷地嘲笑，有一個甚至於還說她是：「什麼鳥學生，不過是個爛野妹。」

她在那兒站著偷聽，心里難過極了。本來打算還要打聽下去，看他們打算怎樣來對付她；她知道風暴的信號已經發出了，鬥爭跟着就會對來的，她害怕這個鬥爭嗎？不！但是，就在這時，那兩個勁敵出現了，「哈，他們兩個也要來參加他們的會議。」她想，但是已不好意思再站着偷聽下去了，於是，她就趕快的提起腳走。到了她的宿舍，到了她一個人孤獨起來以後，她又覺得慙慙起來了。「這是怎樣的一種生活啊！」她低低的對着自己訴苦，眼淚隨著便滴下。「到處都是一樣，多可怕的紛擾和攻襲，爲的只是錢是一個女人，是一個青年，一個不願閉着眼睛過日子

的青年……」她再也不敢想下去，她的淚珠開始湧着，把身子投在床上，用被頭蒙住面孔，就大聲的哭了起來。她哭了足足有半個鐘頭，又想起了許多傷心事，覺得她的周圍是很空虛，是很渺茫的，沒有人同情，也沒有人依靠，沒存親人，也沒有家，有得只是討厭，糾爭，只是誇耀和攻擊，只是……於是，又大聲大聲的哭起來了。等到她哭得疲乏了，她就想起了在受訓時的幾件事，想起了她長會一再誥戒她們的許多話……「……不要忘記我們是一個革命工作者，革命者是不怕困難和打擊的，爲了一種意志，爲了一個信念，他們可以犧牲一切，甚至於生命。各位同學，將來困難越多，也是做革命工作，在工作中，我們敢預料到，一定有許多困難和打擊會來，因此，你們都不應放棄革命者的堅強意志，來度過這許多難關。……」

，他們偉大犧牲者僅僅只憑一時的感情衝動，不顧周圍的現實環境，不了解客觀上的困難，以爲自己的犧牲是絕對正確的，甚至於操之過急，以致把事情弄壞了。須知我們的工作是長期的，苦痛的，要度過無數的難關和鬥爭……不要看不起那些落後的人，不要去排擠他們，只要領導得法，把他們爭取過來，也是一種力量……。」

她想着，覺得這些聲音好生親切，好像就正附在她的耳朵旁似的。慢慢的，她就和它起了共鳴，把自己的思想，感情都溶解到里面去了。末了，她甚至於把剛剛的一切情形都忘記了，她繼續耐着性子，覺得這一次回鄉來，自己在行動上也實在有若干可非議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她沒看清路，或操之過急，以致弄得罪了人。不過，現在如果能趕快改變過來，也還來得及。因此，她就想大家雖然給了她這極難堪，她也應該去和他們和解一下才好，最主要的還是把剛剛情形好好的解釋解釋，並在選一個改革運動上，爭取他們的好情。於是，她就以新聽起來，略略的把衣服整理一下，就丟下我那幾盤新圖章去。但是，當她剛剛走到，那房子却已空了，到別處去找也不見一個人，後來遇見那個助教，一問，才知道他們已全體到鄉長那兒去了。

「爲什麼？」她差不多又要發起怒來了。

「他們要辭職，他們不幹了。」

那兩個少年，對她似乎也有了敵意，他們一把話說完，就大搖大擺的走開了。

「好，」她愕然的站住，「你們都走。」在她心平氣和又起了一股憤怒情緒，「這還給我滾，我一個人也幹得的！」眼着，又生了要毀滅世界上一切東西的勇氣和決心，她是那樣的興奮，差不多要大聲的叫喊起來了。那兩個助教已走得遠遠了，當他們無意中回過頭來，還看見她眼眶水發亮，嘴巴掛着微笑，但是這種微笑，在他們看來是非常之可怖的，於是他們兩個都裝不住打個冷顫來了。

第二天，學生雖然照常來上課，但是老師們，甚至玉蓮那兩個助教，却都關起房門來遠遠去上課。而她也不願屏隱去，同他們要求和解，大家既然已翻了兩，就得翻到底，還有什麼話可不上。

因此，她就一個人兼住了全校的課，一面要維持學生的秩序，一面要給他們上課，另一面還要打聽那些人的動靜。這樣過着，第一天過去了，第二天過去了，第三天又過去了，到了第四天的晚上，就有一個巡警來敲她的房門，他說鄉長派他來請她。這是她早就想聽的，因此她也不覺得驚奇。她很快的就把衣服穿好，並且隨那鄉警去見鄉長。鄉長很客氣的接待了她，等到她動口問了，他把她所講的話都聽了，在這公案中，一道是那些教師的聯合辭呈，以及高頭的批覆，另一

「你自個看，看便知道了。」他說。

她看着，腳上露着苦笑：「還有什麼？」

「就是這個，我覺得很糟……」

但是，她沒等他說完就站起身來，跨出門。正當要出門的時候，她就聽見鄉長在後面大聲說道：

「曹小姐，明天清早要不要我派一個人去幫你挑行李？」

她心裏憤然的想道：「他竟膽敢叫我來了！」但卻客氣的答道：「不用費神，謝謝你。」

她離開了鄉公所後覺得頭顱像是要爆炸一樣的難過，氣息非常急促，她悶極了，覺得像有團火在她心中燃燒。她想呼吸點清冷的空氣，她多麼渴望有一點安靜時間啊！因此，她就跨着步疾走，也沒有想到應該到什麼地方去，只是隨着濛濛的霧氣把她帶到什麼地方就算什麼地方。她這樣惘然的走着，也不知道走了多久，經過多少路，她只知道自己應該這樣走，走到遠遠的，無人的地方去。慢慢的，在她面前就展開了一片草地，一片非常之廣闊而又柔靜的草地，在平常時，白天的時候，鄉下人總是把他們的牲畜成羣的趕到這兒來放草，可是在這時，已經是黑夜了，牧羊人走了，牲畜羣也各自回家去歇息了，只有夜風輕輕的吹拂着，帶來了春天的暖意和野草的

氣息，而草蟲就悄然的躲在草叢中，用一種訴苦的軟弱的聲調，在悲惻的哀鳴着。這鳴聲，悲憫而又低弱的鳴聲，在她心中抖索着，使她多麼的感動啊！於是，她就慢慢的把脚步放緩，放緩，而終於站住了。

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月亮已經出來了，一片澄清的然而略帶點冷意的銀光，像一面廣然的巨網，從它上面發散出來，傾瀉在這草地上。她抬起頭，呆然的凝望着它，覺得這顆月亮是平靜的，然而，多麼會使人起了渺茫和空虛的感覺啊！她長久的凝望着它，覺得有點疲乏了，於是就屈身坐在地上，兩眼還是緊緊的捕捉住那月亮，好像她想從那上面發現一些什麼似的。忽然，她在月光下，發現着兩隻互相飛撲的夜鳥，它們不像是在那兒戲月，而是撲鬥，鬥得那麼地兇狠而劇烈，以致于她時時還可以聽見它們的拍翼聲和尖銳的長鳴，這悽厲的嗚聲遠遠的抓住她，使她哆嗦起來了，並且就迅速的把面孔埋在手掌中，似乎害怕看見兩方面有一方面被鬥敗或墜落下來似的。

等到她重新睜開眼抬起頭來時，月亮已經不見，它躲到烏雲里去了，四周陰森森的，風聲已經刺刺而且颯颯的響着，那兩個在戰鬥着的夜鳥，已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她相信它們還會照舊在那裏鬥着，鬥得那樣的兇狠的鬥鬥，但是她已經看不見它們彼此張着嘴舞爪對撲的樣

文 學 創 作 叢 刊

中 國 前 代 文 學 概 論

桂 林 文 化 出 版 社 印 行

<p>發行所</p>	<p>貨 盜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p>			
<p>總發行所 桂林冠君路 重慶分銷處 民權路新生市場</p> <p>文化供應</p>	<p>印刷者 中新印務公司</p>	<p>發行人 陳 劭 先</p>	<p>著作人 司 馬 文 森</p>	<p>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出版 【桂】實價國幣 (外埠酌加郵費)</p>

文 861(82)甲圖P 801 (F)



194